

國立臺東大學華語文學系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王萬象 博士

《水滸傳》、《貝武夫》與《羅賓漢故事》
中的英雄原型

The Heroic Archetype in *The Water Margin*,
Beowulf, and *A Gest of Robyn Hode*

研究生：蒲俊凱 撰

中華民國一一一年一月



國立臺東大學華語文學系

碩士論文

《水滸傳》、《貝武夫》與《羅賓漢故事》
中的英雄原型

The Heroic Archetype in *The Water Margin*,
Beowulf, and *A Gest of Robyn Hode*

研究生：蒲俊凱 撰

指導教授：王萬象 博士

中華民國一一一年一月

國立臺東大學 學位論文考試委員審定書

系所班：華語文學系

本班 蒲俊凱 君

所提之論文 《水滸傳》、《貝武夫》與《羅賓漢故事》中的英雄原型

業經本委員會通過合於 碩士學位論文 條件
 博士學位論文

論文學位考試委員會：

周慶華

(學位考試委員會召集人)

蕭振志

王為弘
(指導教授)

論文類別 (請勾選)：

- 學位論文
- 代替學位論文：
 - 藝術類 應用科技類
 - 體育運動類
 - 1. 專業實務報告
 - 2. 技術報告
 - 3. 作品(連同「書面報告」)
 - 4. 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

論文學位考試日期： 111 年 01 月 10 日

國立臺東大學

誌謝辭

2018 年臺灣政府給我獎學金讓我在台東大學學習一年中文。傅濟功主任歡迎我鼓勵我參加許多華語系活動。我在河上划槳，爬山，探索臺東，之後我和臺東有了更緊密的聯繫。當我完成語言課程後，學校給我一個就讀碩士班的機會，我隨即欣然接受，開始了我的論文寫作生活。

全部東大老師周到和敏銳地指導我的學習。我想特別感謝舒兆民教授與王萬象教授。舒老師慷慨地允許我翻譯他的教科書，為我提供了真正獨特的體驗。王老師幫助我開發了一個調查主題，並不厭其煩地審閱我的論文。作為一名顧問，王老師是一位學者的縮影，他對自己的工作具有感染力的熱情，以及他龐大的個人圖書館所反映的永不滿足的好奇心。感謝口試委員蔡振念教授、周慶華教授。謝謝蔡老師仔細的糾正我的英中翻譯。謝謝周老師找出論文邏輯的矛盾點。

感謝同學們幫助我很多。連崇佑，我忘不了你與你的家庭的衷心款待。宛汧、念譽和蘊辰仔細地糾正了我的緩慢進步的中文。謝謝婉嘉與我的其他學伴勤快指導我的華語。最後，父親與哥哥，感謝你們一直支持我。

蒲俊凱 謹誌 2022/01/19 於臺東

《水滸傳》、《貝武夫》與《羅賓漢故事》 中的英雄原型

蒲俊凱

國立臺東大學華語文學系碩士班

摘要

本文要闡釋《水滸傳》、《貝武夫》與《羅賓漢故事》如何顯現英雄原型。此一分析將通過對文本中有關英雄的先前批判進行歷史回顧，聚焦於文本中因情節所需而產生的敘事比喻，以及對榮格精神分析的推測性應用而進行。本文認為詩學和闡釋學是推測的。因此，文本的方法有一個對批判主義粗略的討論。

英雄原型是一個角色資源或悲劇地遇到未知的過程，怪物或危機經常代表未知。英雄的成功標準是英雄如何面臨混沌。如果他成功了，英雄再度崛起，擁有一個新動機目標。這新目標關於英雄，形成他的實際。鑒於全部的風險僅僅從文明外來了，這英雄亦面對社會內的風險，其通常預示英雄的衰落或社會虧掉。而且，文本省思英雄的任務，推斷他們的英雄行為如何保持或恢復社會。

關鍵詞：《水滸傳》，《貝武夫》，《羅賓漢故事》，比較文學，分析心理學，英雄原型

The Heroic Archetype in *The Water Margin*, *Beowulf*, and *A Gest of Robyn Hode*

Daniel S. Parilla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essay will explain how the heroic archetype in *The Water Margin*, *Beowulf*, and *A Gest of Robyn Hode* manifests. This analysis will be made via a historical review of previous criticism regarding the hero in the three texts, a study of the narrative tropes used by the text in order to generate the plot, and a speculative application of Jungian archetypes. This paper acknowledges the speculative nature of both poetics and hermeneutics; and thus, introduces the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with a reflection on critique in general.

The heroic archetype is a process through which a character voluntarily or tragically encounters the unknown, often in the guise of a monster or a calamity. The success of the hero is determined by how the hero manages in the face of chaos. If successful, the hero reemerges with a new motivational goal that structures the reality in relation to the hero. Given that all risk is not exclusively beyond the pale, these heroes also face intra-societal dangers which generally forebode their downfall or social collapse. Furthermore, this paper examines heroes on their missions and extrapolates how heroic behavior preserves or rejuvenates societies.

Keywords: *Water Margin*, *Beowulf*, *Robin Hoo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alytical psychology, heroic archetype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文獻範圍	3
一、《水滸傳》的版本	3
二、《貝武夫》版本	4
三、《羅賓漢的小故事》版本	5
第三節 研究方法	6
一、福柯與德里達	6
二、榮格的原型	10
三、反證福柯與德里達	12
四、感情神經科學到原型	14
五、英雄的本質	19
六、英雄原型的過程	20
七、主題學	24
第四節 文獻探討	26
一、宋江與李逵	26
二、魯智深	28
三、燕青	29
四、夢	30
五、《水滸傳》與榮格	31
六、金聖歎	31
七、三戰鬥演變	31
八、現實的本質	33
九、Yeoman 的用法	33
第二章 《水滸傳》	38
第一節 魔王與閻婆惜	38
一、魔王	38
二、閻婆惜	40
第二節 宋江與李逵	41
一、宋江的夢	41
二、李逵	42
三、宋江毒殺李逵	44
四、夏志清的雙角色型	44
五、宋江腐敗	44

第三節 魯智深	46
一、魯達	46
二、魯智深	47
三、魯智深淨化寺廟	49
四、魯智深預言應驗	50
第四節 燕青	52
一、燕青的能力	52
二、燕青與李逵	54
三、燕青與李師師	57
四、燕青的克制	58
第五節 四個英雄的原型	59
一、宋江	59
二、李逵	59
三、燕青	60
四、魯智深	60
第三章 《貝武夫》	62
第一節 《貝武夫》的四個情節	62
一、哥倫多與貝武夫	62
二、赫羅斯加的警告	64
三、基特蘭的新王	65
四、維格拉夫的輕蔑	67
第二節 《貝武夫》的英雄原型	68
第三節 《水滸傳》與《貝武夫》的原型比較	68
一、英雄的起源	68
二、貝武夫與宋江的無意識	69
三、貝武夫與魯智深	71
四、維格拉夫與燕青	72
五、社會與未來	73
第四章 《羅賓漢故事》	74
第一節 《羅賓漢故事》的原型	74
一、聖母瑪利亞	74
二、舍伍德森林的闖限性	75
三、小約翰	78
四、國王進入森林	79
第二節 《水滸傳》與《羅賓漢故事》的比較	80
第五章 結論	84

一、《水滸傳》	84
二、《貝武夫》	85
三、《羅賓漢》	85
四、社會與未來	86
第五節 未來展望.....	87
參考文獻.....	89



表次

表 1.1 魯智深的階段分歧.....	28
---------------------	----



圖次

圖 1.1 插圖二：後設神話中的道循環.....	20
圖 1.2 插圖五：新奇的矛盾本質.....	21
圖 1.3 插圖三十二：新奇，大母親.....	21
圖 1.4 插圖四十一：秩序，大父親，銜尾蛇的兒子.....	22
圖 1.5 插圖三十八：道的後設的神話，重提.....	23
圖 1.6 舍伍德森林與巴恩斯代爾.....	76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正如雷內·韋勒克 (René Wellek, 1903-1995) 所言, 比較文學的基礎問題在於內容和方法皆含糊不清, 「它無法建立獨特的主題和特定的方法。」¹ 其主要有兩個問題: 內容是什麼? 文學又是什麼? 以及如何研究這些內容? 喬納森·卡勒 (Jonathan Culler, 1944-) 在《文學理論: 簡易介紹》(1997年) 中指出, 文學的問題被批判方法決定。因此, 卡勒強調結構主義者的意見是: 「文學引起的閱讀實踐: 不要求當下的理解, 反思表達方式的含義, 關注意義和愉悅是如何產生的。」² 儘管這個答案讓人對文學無法獲得直接的定義, 但卡勒認為能藉由方法概述文學批判的現況。

關於「解釋」, 卡勒提供了深入的觀察, 他指出: 「從闡釋學的角度來看, 通常被視為文學批判的『流派』或文學的理論『方法』, 是對某種作品最終的『意義』的問題給出特殊答案的傾向。」³ 因此, 卡勒得出結論—「如何到那裡」是解釋的顯著特徵。故此, 解釋可能更多是修辭與接受聽眾的功能, 而不是一種客觀學科的辦法。

這兩種批評家的批判視域應該如何融合? 韋勒克斷言: 「文學將不是中立的科學主義、冷漠的相對主義和歷史主義, 而是與對象在本質上的衝撞: 是一種冷漠而強烈的沉思, 這將導致分析, 最終導致價值的判斷。」⁴ 韋勒克對本質主義的呼籲, 與卡勒採用闡釋學解釋、指責、判斷內在的傾向是否一致? 與卡勒一樣, 韋勒克呼籲文學成為「一種想像力的行為」。⁵ 這在創造性方面與卡勒否定絕對答案非常相似, 但需依賴於方法和論據。不過韋勒克和卡勒都傾向唯心主義, 他們從前提開始, 才達到結論。

為了建立方法, 本文遵循兩個不同的角度: 「詩學」和「闡釋學」。卡勒指出:

¹ René Wellek, "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d. Werner P Friedrich.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vol. I.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59, 163. "...it has not been able to establish a distinct subject matter and a specific methodology."

² Jonathan Culler, *Literary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41. "...reading practices elicited by literature: the suspension of the demand for immediate intelligibility, reflection on the implications of means of expression, and attention to how meaning is made and pleasure produced."

³ Jonathan Culler, *Literary Theory*, 64. "What are commonly seen as 'schools' of literary criticism or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ar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hermeneutics, dispositions to give particular kinds of answers to the question of what a work is ultimately 'about': 'the class struggle' (Marxism), 'the possibility of unifying experience' (the New Criticism), 'Oedipal conflict' (psychoanalysis), 'the containment of subversive energies' (new historicism), 'the asymmetry of gender relations' (feminism), 'the self- deconstructive nature of the text' (deconstruction), 'the occlusion of imperialism' (post-colonial theory), 'the heterosexual matrix' (gay and lesbian studies)."

⁴ René Wellek, "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171 "...[literature] will not be a neutral scientism, an indifferent relativism and historicism but a confrontation with the objects in their essence: a dispassionate but intense contemplation which will lead to analysis and finally to judgments of value."

⁵ René Wellek, "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171 "...an act of the imagination."

「詩學從經過證明的意義或者效果開始，並探尋其如何達至意義與效果」，而「闡釋學從文本開始，並探尋其意義，以尋求發現更好的新解釋。」⁶因此，詩學提供機會從內部分析這兩種文本，並尋找作者如何建立意義。闡釋學將用於定性理論來解釋文本。

筆者的個人動機依據自身過去的經驗：筆者在美國求學時，美國的學校經常以解構主義作為標準。這樣的批判理論使意義降級為任意立場，同時課程確認關於個人自由與平等的名義要求。筆者對此情況深信不疑，自由的選擇當然是主觀的，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正抱持著這種意見，他說：「我所有的分析都反對人類生存的普遍需要。它們展示了製度的隨意性，展示了我們亦能享受哪些自由領域與作出多少改動。」⁷在我生活中，這樣的態度帶來了許多痛苦。法蘭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 1920-1986）說：「尋求自由（freedom），成為慾望的俘虜。尋求紀律並找到你的自由（liberty）。」⁸赫伯特將 freedom 與 liberty 區分開來。Freedom 較寬、沒有任何範圍，但 liberty 隱含也有責任；Liberty 需要考慮其他人的自由，亦保護自己未來的自由。因此，福柯的自由不算自由，只是沈溺慾望藉口而已。

本文將在大學中司空見慣的解構主義策略與原型批判對比，並更清楚地承認個人經歷。榮格的集體無意識原型斷言社會的故事收集智慧，並用敘述的方法世代相傳。故事如此提煉無數個人的經驗成為教訓。解構主義使故事稱謂意識形態的徵兆，故事就成為保持權力的手段或形容現實的無效試圖。這並不是說全部的人對每個故事同樣反應或文化不影響故事的架構。故事反而必須從個人原來出現，更重要的是那些故事有超文化的意義。在讀故事時，讀者也有負責，以魏飴（1958）來說：

古人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看來，要鑑賞小說，首先還得要樂，否則，也就無所謂趣味。有了趣味，還得有一個不斷吐故納新、不斷純潔提高的問題，這些我們都只有在實踐中去慢慢磨了。⁹

筆者自己將故事的教訓、例如自願面對困難、付諸實踐，就有積極影響。因此，筆者認為原型批判能引伸出故事的意義，這意義就對人的生活有益。明確的說，筆者的目的是提煉這三故事的英雄原型達到教義。

文學與故事蘊含著真正的智慧。通過敘述，我們能模擬不同行為與各種可能

⁶ Jonathan Culler, *Literary Theory*, 61, "Poetics starts with attested meanings or effects and asks how they are achieved... hermeneutics, on the other hand, starts with texts and asks what they mean, seeking to discover new and better interpretations."

⁷ Michel Foucault.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A Seminar with Michel Foucault*. Edited by Luther H. Martin et al.,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8, 11. "All my analyses are against the idea of universal necessities in human existence. They show the arbitrariness of institutions and show which space of freedom we can still enjoy and how many changes can still be made."

⁸ Frank Herbert. *Chapterhouse: Dune*. New York: Penguin Putnam Inc., 1985, 471. "Seek freedom and become captive of your desires. Seek discipline and find your liberty."

⁹ 魏飴，《小說鑑賞入門》（臺北市：萬卷樓，1999年），頁130。

性。面對困難時，這使我們能預見危險，並選擇更安全的路。人類的故事已有數千年的歷史，第一個故事是口述相傳，無法得知故事出現的準確日期。而後來通過文字技術，能夠流傳幾個世紀以來的智慧。《水滸傳》、《羅賓漢故事》、《貝武夫》均存留幾百年，為什麼？人們明顯地認為這些故事有價值。原型批判支持它們的存留取決於意義而不是傷感。不管文化，筆者認為這三故事觸動各種人的心弦，所以它們有價值。原型批判使心弦當原型，並代表人類的心理。

本文探討的主要議題如下：《水滸傳》、《貝武夫》和《羅賓漢故事》中的英雄原型如何顯現？正文討論《水滸傳》、《貝武夫》和《羅賓漢故事》的英雄及他們的決定與目標。筆者將原型批評應用於《水滸傳》，由於這類型的研究很少，筆者認為本論文有益於《水滸傳》的文本深討。筆者將分析原型應用於《貝武夫》與《羅賓漢故事》的原因在於，現今學界已有原型的相關研究，但對於深究原型分析的之比較文學則較為稀少。本文的研究方法使用原型批評分析英雄角色，探究他們如何行動。這種原型分析以心理學為依據，適合用於個人的角色。《水滸傳》中有許多英雄以及英雄行為，筆者挑選了六位人物：魯智深、林沖、武松、燕青、宋江、李逵。《貝武夫》與《羅賓漢故事》的角色相較《水滸傳》少，所以筆者認為專注於此兩本書較為適合。本論文假設宋江與李逵代表《水滸傳》的一種英雄原型，並把此原型和《貝武夫》與《羅賓漢故事》的英雄原型相互比較。

第二節 文獻範圍

一、《水滸傳》的版本

為了確立《水滸傳》的批判準測，本文採用精選的研究者的說法。關於《水滸傳》如何起源，浦安迪（Andrew H. Plaks, 1945-）說明：「小說是敘事資料從各種先前文獻中逐漸演變而來的。」¹⁰所以小說存在著許多版本，詳細有別，作者亦不一。我們可從寬解釋，就內容而言，本文主要使用《水滸傳》的一百二十回的版本。浦安迪提出繁本：「確立了一百回的基本長度，直到擴展的 1614 年版出現為止，隨後便是金聖歎的七十回節本出版。」¹¹浦安迪也把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加以比較，指出一百回本的內容是最基本的，一百二十回本的結構增加了田虎和王慶的戰役。劉世德（1932-）說：「最接近於《水滸傳》原本面貌的是一百回本」，¹²他的看法與浦安迪一致。浦安迪建議擴大的結構的原因可能是：「對來自包含這些附加部分的『簡本』，可能圖書銷售競爭造成的壓力的實際回應，也可能是出於更具技術性的敘事目的。」¹³七十回本的結構則

¹⁰ Andrew H. Plaks, *The 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Nove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302. "...the novel as a gradual evolution of narrative materials out of a variety of prior sources."

¹¹ Andrew H. Plaks, *The 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Novel*, 305. "establishes a basic length of one hundred chapters, up until the appearance of the expanded 1614 edition, followed by Chin Sheng-t'an's seventy-chapter truncation."

¹² 劉世德、施耐庵，《水滸傳》（上）（香港：中華書局，1995），頁 11。

¹³ Andrew H. Plaks, *The 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Novel*, 305. "...either as a practical response to pressure from the bookselling competition of *chien-pen* editions that included these additional sections, or perhaps for more technical storytelling purposes."

「具有自己的某種結構邏輯」，¹⁴代表編輯了不完整的敘述，因此，本文將使用一百回的版本。

因為金聖嘆（1608-1661）對《水滸傳》有著劇烈的影響，他值得一提。傅正玲解釋金聖嘆的編輯原因：「正是將水滸反官府的勇悍之氣，與鞏固體制的忠義之心區分開來，而也正因為這樣的刪除區分，又使水滸精神呈現出更純粹的風貌。」¹⁵他認為政治狀況決定編輯的選擇，明朝與清朝均有各自的適合當時代的版本，傅正玲說：「明朝之前的元，之後的清皆為異族，民族始終處於危機感中。」¹⁶他解釋明朝人肯定水滸精神的原因：「明朝人對水滸精神的肯定，遂在其忠義之心的呈露」，但是清朝不需要承認當時實際上不存在的忠義。¹⁷金聖嘆說：「且水滸有忠義，國家無忠義也。」¹⁸金聖嘆認為《水滸傳》中的忠義不算國家中最根本、最必需的道德，傅正玲說：「是衰落的社會裡渴望的投射，但畢竟無根無實，只是剎那的光影。」¹⁹金聖嘆解釋忠與義的差別：「忠以與乎人，義以處乎己。」²⁰如果人際關係惡化，就只有修養。傅正玲闡明金聖嘆認為招安：「勢將反教之合，而令猖狂愈甚，」²¹須證明英雄的修養也有錯誤，所以他用：「七十回本以一夢收束了這股野氣。」²²金聖嘆的編輯洞察明朝的沒落，但他刪改是為了使《水滸傳》用於政治目的。綜上所述，傅正玲認為：「一百二十回本是重回人間，從體制逃出也當再回到體制，因而呈顯出儒家情調的悲劇意識；七十回本則是回歸天地，一股野氣剎時幻化成空，流露出道家意味的生命觀照。」²³因為在一百回版本中英雄的結尾不同，也有機會深談魯智深成空。

二、《貝武夫》版本

為了確立《貝武夫》的批判準測，本文使用豪威爾·齊克林（Howell D. Chickering Jr., ?-）的分析。《貝武夫》的起源並不詳，「學者不知道《貝武夫》由誰、如何、何時或何處組成。」²⁴因此，《貝武夫》跟其他的民間故事一樣，作者不只一個人，「《貝武夫》可能通過一連串的副本，而經歷了相對較長的演變，也許已有兩百多年的歷史了。」²⁵為了批評《貝武夫》的內容，直接用文本

¹⁴ Andrew H. Plaks, *The 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Novel*, 306. "...carry a certain structural logic of its own."

¹⁵ 傅正玲，〈從水滸傳七十回本及一百二十回本 探究兩種悲劇類型〉，《漢學研究》，第18卷，第1期，2000年，頁245。

¹⁶ 傅正玲，〈從水滸傳七十回本及一百二十回本 探究兩種悲劇類型〉，頁243。

¹⁷ 傅正玲，〈從水滸傳七十回本及一百二十回本 探究兩種悲劇類型〉，頁243。

¹⁸ 施耐庵著，金聖嘆批，《水滸傳》（臺北：三民書局，1970年），頁24。

¹⁹ 傅正玲，〈從水滸傳七十回本及一百二十回本 探究兩種悲劇類型〉，頁245。

²⁰ 施耐庵著，金聖嘆批，《水滸傳》，頁24。

²¹ 金聖嘆批評《宋史目》，引自《水滸傳的政治與謀略觀》（臺北：老古文化公司，1987年），頁18。

²² 傅正玲，〈從水滸傳七十回本及一百二十回本 探究兩種悲劇類型〉，頁245。

²³ 傅正玲，〈從水滸傳七十回本及一百二十回本 探究兩種悲劇類型〉，頁237。

²⁴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77. 247. "...scholars do not know by whom, how, when, or where *Beowulf* was composed."

²⁵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247. "*Beowulf* itself is likely to have had a relatively long descent through a chain of copies, perhaps over two hundred years."

分析是最有成效的方法。《貝武夫》原來並非以英文書寫，「手稿是由兩位抄寫員於公元 1000 年左右用晚期西薩克森語撰寫的。」²⁶由於筆者非西撒克遜語的專家，此文本是靠齊克林的英語翻譯，以便筆者理解。《貝武夫》的故事內容包含幻想的象徵，例如龍。至於人物，齊克林下了結論：「貝武夫的角色可能是詩人自己的創造。他在詩外似乎不為人所知，而幾乎所有其他角色都在早期傳說中被發現。」²⁷因為貝武夫是被創造出的虛構角色，貝武夫更代表了社會或詩人的思想。

三、《羅賓漢的小故事》版本

《羅賓漢故事》的創造起源並無明確的說法。本文將引用理查德·巴里·多布森 (Richard Barrie Dobson, 1931-2013) 與約翰·泰勒 (John Taylor, ?-) 的歷史分析。關於羅賓漢的傳奇故事根源，他們表示：「由於真正的中世紀羅賓漢的歌謠極為罕見，因此幾乎無法解決起源和理解問題。」²⁸然而，遺存的文本均來自更早的口述傳統，多布森與泰勒提出：

關於羅賓漢傳奇的所有早期評論都留下一個不可避免的結論，即對故事與『押韻詩』的背誦或唱歌是傳奇在中世紀後期傳播的主要手段。中世紀的傳奇人物羅賓漢多半為口頭流傳的產物，因此對我們來說是無法滲透的文化，有時可以領略卻從無法完全理解。²⁹

雖然我們沒辦法聽到五百年前的吟誦，多布森與泰勒例舉兩個《羅賓漢故事》原始資料，第一：「它很可能是在歐洲大陸印刷的，幾乎可以肯定是在十六世紀的第二個十年由荷蘭印刷公司為英國與蘇格蘭市場印刷的」，以及「1492 年至 1534 年間，由溫金·德·沃特在倫敦印刷」。³⁰本文採用多布森與泰勒由這兩個文本所綜合出的故事。《羅賓漢故事》合併了幾個小故事，多布森與泰勒道：

²⁶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245. "The manuscript was written by two scribes around A.D. 1000 in late West Saxon, the literary dialect of the period."

²⁷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252. "The character of Beowulf was probably the poet's own creation. He appears unknown outside the poem, while virtually every other character is found in early legends."

²⁸ Dobson, Richard Barrie and John Taylor. *Rymes of Robyn Hood*.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6, 7. "...problems of origin and interpretation are rendered almost impossible to resolve because of the extreme rarity of authentically medieval Robin Hood ballads."

²⁹ Dobson, R. B., et al. *Rymes of Robyn Hood*, 5. "All the early comments on the Robin Hood legend leave one with the inescapable conclusion that the reciting or singing of tales and 'rymes' had been the primary means of that legend's dissemination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The product of a largely oral and therefore to us impenetrable culture, the medieval legend of Robin Hood can be sometimes glimpsed but never fully comprehended."

³⁰ Dobson, R. B., et al. *Rymes of Robyn Hood*, 8. "...it was probably printed on the continent, almost certainly by Dutch printers for the English as well as Scottish market, during the second decade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 [this copy of the *Gest* was] printed at London by Wynkyn de Worde at some time between 1492 and 1534."

其中最長、最複雜和最有影響力的是著名的《羅賓漢故事》(*Gest of Robyn Hode*)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任何傳統意義的民謠，而是一項雄心勃勃的嘗試，通過將如今消失的各種民謠或故事的材料編織在一起來構建如史詩般的故事。³¹

這種不確定的判斷跟弗朗西斯·詹姆斯·柴爾德 (Francis James Child, 1825-1896) 的想法不謀而合，他說：「整首詩可能早在 1400 年或更早之前就已經被整理好了，但我們無從得知。」³²儘管具有如此不確定性，最重要的因素依舊十分清楚，到 1520 年代羅賓漢的傳奇故事的中心主題：「可以實施暴力卻保持同情的綠林好漢的業績，已永久存在。」³³這主題跟《水滸傳》極其相似，因而《羅賓漢故事》是一個再適合不過的比較文本。

第三節 研究方法

詩學僅僅依靠文本來解釋，而詮釋學並不超越語言的意義。研究方法從哪裡獲得判斷文本的價值能力？本文將回顧福柯和德里達的立場，並通過進化研究的認知修辭與情感神經科學來補充榮格的立場。

一、福柯與德里達

福柯認為語言可發現意義，而意義是從語言來的。「身體是事件的刻印表面（由語言描摹、由思想溶解），是分離自我的位置（採用實質統一的幻覺），以及無休止地散烈的團塊。」³⁴上一句包含了幾個福柯的基礎看法。身體不是一個本質的中心，就是一個被動的空白石板。生活經驗、社會標準和法律融合在一起，但這三方面無法完全總結福柯的看法。自我不是控制點，但是一個環境的結果。福柯也提出對經典的本質自我來說，一旦企圖描述，已經扭曲現在，所以描述是有缺陷的。福柯明顯地打算反駁人文主義者的能動性，因為個人是副產物，如果不是完全短暫的，自我至少在默認情況下是分離的。

如果回到「基礎」，這特定語言譬喻對福柯的概念我們需要一種諷刺地接近。更清楚地說，福柯提出：「『真相』應理解是為聲明的產生、管理、分配、傳播、實施的有序程序系統。」³⁵隨著此定義，真相不是發生的，不是人找到它，而是

³¹ Dobson, R. B., et al. *Rymes of Robyn Hood*, 8. "Of these, much the longest, most complex and influential is the famous *Gest of Robyn Hode*, not strictly speaking a ballad in any conventional sense, but an ambitious attempt to construct a lengthy narrative of almost epic proportions by weaving together material from various now vanished smaller ballads or tales."

³² Child, Francis James. *The English and Scottish Popular Ballads*, vol. 3. Dover Publications, Inc., New York: 1965, 231. "...the whole poem may have been put together as early as 1400, or before. There are no firm grounds on which to base an opinion."

³³ Dobson, R. B., et al. *Rymes of Robyn Hood*, 5. "... central theme--the exploits of an outlaw who could do violence yet retain sympathy--had come into permanent existence."

³⁴ Foucault, Michel.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Edited by Donald F. Bouchar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148. "The body is the inscribed surface of events (traced by language and dissolved by ideas), the locus of a dissociated Self (adopting the Illusion of a substantial unity), and a volume in perpetual disintegration."

³⁵ Michel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edited by Colin Gordon*,

社會結構的。此外，如果採用這項預設，習俗一定沒有本質的真相，只是隨機選擇的傳統殘餘。福柯重申這樣的看法，詳細地說：

代替話語之前『事物』的神秘寶藏，只在話語中出現的事物的規則形成。要在不參考實物下定義這些事物、事物的基礎，但通過將它們與規則體聯繫起來，使它們能夠形成話語的事物，從而構成它們歷史出現的條件。寫一段話語事物的歷史，不要讓它們陷入客觀現實的共同深度，而是控制它們分散的規律性紐帶。³⁶

福柯把話語放在最重要的地位，而非斷言真相的本質，歷史就變成某個真相聲稱的發展過程。這過程不是必然發生的結果，但一個取決於社會政治上下文與特指時間的圖案。福柯給這圖案貼標籤「episteme 知識型」。福柯強調知識型的關係本質：

知識型不是跨越了最多樣化的科學界限，體現了一個主題、一個精神或一個時期的至高無上的統一性的一種知識形式（*connaissance*）或理性類型；如果在論述規律的層次上分析，它是在某時期內發現的科學關係總和。³⁷

福柯認為社會的基礎、社會結構的真相，只能發揮政治目標。他的知識型因此是被關係定義，不是本質定義，便推理福柯也認為語言是結果。福柯的認識論起因於總結全部社會關係，因此除了關係的存在，導致沒有本質真相或客觀性。

福柯討論第三人稱知識分子的角色，他也形容自己：

知識分子的角色不再是為了表達集體被扼殺的真相，而是將自己置於「有點領先並站在一邊」；相反，它是在「知識」、「真理」、「意識」和「論述」領域中，與將他轉變為它的事物和工具的權力形式作鬥爭。³⁸

Harlow: Longman, 1980, 133. "'Truth' is to be understood as a system of ordered procedures for the production, regulation, distribution, circulation and operation of statements."

³⁶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bingdon: Routledge, 2002, 52-53. "...to substitute for the enigmatic treasure of 'things' anterior to discourse, the regular formation of objects that emerge only in discourse. To define these objects without reference to the ground, the foundation of things, but by relating them to the body of rules that enable them to form as objects of a discourse and thus constitute the conditions of their historical appearance. To write a history of discursive objects that does not plunge them into the common depth of a primal soil, but deploys the nexus of regularities that govern their dispersion."

³⁷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2002. 211. "The episteme is not a form of knowledge (*connaissance*) or type of rationality which, crossing the boundaries of the most varied sciences, manifests the sovereign unity of a subject, a spirit, or a period; it is the totality of relations that can be discovered, for a given period, between the sciences when one analyses them at the level of discursive regularities."

³⁸ Michel Foucault.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1977, 207-208. "The intellectual's role is no longer to place himself 'somewhat ahead and to the side' in order to express the stifled truth of the collectivity; rather, it is to struggle against the forms of power that transform him into its object and instrument in the sphere of 'knowledge,' 'truth,' 'consciousness,' and

福柯沒有中立的動機，對他來說，這是為自由而戰。為定義福柯的敵人，他清晰地提出：「對差異最頑強的屈從，無疑是範疇所維持的。」³⁹接續之前的聲明，福柯詳述了範疇的用法：

範疇組織肯定和否定的戲劇，在表象中建立相似的合法性，保證概念的客觀性和操作性。它壓制差異的無政府狀態，將差異劃分為區域，劃定權利，並規定它們對個體存在的規範任務。一方面，它可以被理解為知識的先天形式，但另一方面，它表現為一種古老的道德，即相同強加於差異的古老十誡。只有通過無範疇思想的發明才能解放差異。⁴⁰

福柯以無範疇思想解決他相信是認識論的中央問題，如果這個公理運用於社會上，必定會引發革命。福柯認為社會沒有本質的道德，因此語言為武斷的道德用具，延續道德本身的存在。福柯的關鍵目的是廢除習俗和社會基本的範疇，舉例來說：「相反，我們的行動並不關心靈魂或囚犯的人道，而是試圖抹去清白與有罪之間的深刻分歧」。⁴¹法律也只是社會的脅迫，沒有內在的用法或道德。因此文化的產物，不論媒體類型是否相同，均是社會控制或戰鬥的工具。如果一個產品代表無範疇的思想，就算是真誠藝術，因此其他缺乏獨創性的藝術只提供批判的機會。

福柯的策略代表對西方認識論強烈批判，但德里達可能超過福柯的範疇因此不予考慮。德里達亦抨擊西方認識論、形而上學等等，但他專注於語言本身，而非僅限福柯的社會生產意義。為此，德里達對海德格爾的印象是「西方形而上學把存在的意義限於在場領域，它成了語言學形式的霸權」。⁴²德里達表明語言的確定是全部採用語言描寫的結果，能避免認真思考西方形而上學。德里達認為語言本身無法完全描寫個人的存在，他說：

在邏各斯中，文字掩蓋着意義向心靈的呈現，這種呈現具有自然性、原始性和

'discourse.'"

³⁹ Michel Foucault.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1977, 186.

"The most tenacious subjection of difference is undoubtedly that maintained by categories."

⁴⁰ Michel Foucault.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1977, 186.

"Categories organize the play of affirmations and negations, establish the legitimacy of resemblances within representation, and guarantee the objectivity and operation of concepts. They suppress the anarchy of difference, divide differences into zones, delimit their rights, and prescribe their task of specification with respect to individual beings. On one side, they can be understood as the a priori forms of knowledge, but, on the other, they appear as an archaic morality, the ancient decalogue that the identical imposed upon difference. Difference can only be liberated through the invention of an acategorical thought."

⁴¹ Michel Foucault.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1977, 227.

"Our action, on the contrary, isn't concerned with the soul or the man behind the convict, but it seeks to obliterate the deep division that lies between innocence and guilt."

⁴² 德里達·雅克，《論文字學》（上海：上海譯文，1999年），頁30。"Western metaphysics, as the limitation of the sense of being within the field of presence, is produced as the domination of a linguistic form."

直接性。作為無意識的心靈會突然面對文字的暴力。因此，解構這一傳統並不在於顛倒它，也不在於宣告文字無罪，而在於表明文字的暴力為什麼沒有降臨到無辜語言的頭上。之所以存在文字的原始暴力，是因為語言首先就是文字，並且這一點日益明顯。「僭越」早已開始。正當性的意義出現在神話船的輪迴效果中。⁴³

德里達先提出語言之前的自然情況，一個完全統一的情況。德里達概述文字不是他的責備目標，而是語言本身。德里達認為語言和暴力是相同的。這戲劇性的口氣強調德里達的悲劇感，然後在強烈的悲劇裡斷言歷史的更新周期。基本上，德里達跟福柯都認為範疇的思考反對大自然的原始統一。

因此，德里達提出藝術的定義，只能用悖論支持自己的意見：

……模仿既是藝術的生命又是藝術的死亡。藝術與死亡，藝術與藝術的死亡，包含在原始重複的歪曲的空間中（*iterum*, 拉丁文，意為重新，難道不是源於梵文的 *itara* 而是源於其他文字？）；包含在重複、複製、描述的空間中；包含在作為重複的可能性的空間中，以及外在於自身的生命的死亡中。⁴⁴

德里達無法拋棄語言的暴力，所以每一個藝術例子有雙創屬性：創造性與死亡。如果受到限制藝術產品才能變成藝術產品，但這樣做，也離開不易察覺的大自然統一。至於觀眾對意義的感知，他們的判斷已經被最初的限制決定。例如，語言批判語言只可以有一種語言的判斷。德里達可能最著名的聲明，「不存在外在文本」⁴⁵簡要和隱晦地總結這樣的方法。

一些其他問題也被語言本身重複循環的原則提出，語言在多大程度上被完全孤立？何謂真理、愛情、美麗、仁義？他說：

除了文字之外別無他物；除了替補、除了替代的意義之外別無他物。這些替補的意義只能出現在一系列不同的指稱中，出現在「實在」中。只有當這種實在從痕跡中、從替補的訴求中獲得意義時它才會突然出現並得到補充，如此等等，以致無窮。因為我們已在原文中看到，絕對的現在、自然，「真正的母親」這類

⁴³ 德里達·雅克，《論文字學》，頁 50。"Writing is the dissimulation of the natural, primary, and immediate presence of sense to the soul within the logos. Its violence befalls the soul as unconsciousness. Deconstructing this tradition will therefore not consist of reversing it, of making writing innocent. Rather of showing why the violence of writing does not *befall* an innocent language. There is an originary violence of writing because language is first, in a sense I shall gradually reveal, writing. 'Usurpation' has always already begun. The sense of the right side appears in a mythological effect of return."

⁴⁴ 德里達·雅克，《論文字學》，頁 303。"Imitation is therefore at the same time the life and the death of art. Art and death, art and its death are comprised in the space of the *alteration* of the originary iteration (*iterum*, anew, does it not come from Sanskrit *itara*, other?); of repetition, reproduction, representation; or also in space as the possibility of iteration and the exit from life placed outside of itself."

⁴⁵ 德里達·雅克，《論文字學》，頁 230; 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1997, 158. *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of the text* [there is no outside-text; il n'y a pas de hors-texte]."

語詞所標示的對象早被遺忘，它們從來就不存在。文字，作為消失的自然在場，展開了意義和語言。⁴⁶

德里達堅決的駁斥語言會證明或精確地描寫任何概念，除了語言本身。即便如此，語言自己的描繪沒有結束、沒有穩定的判斷。任何其他判斷，使用範圍擴大，也只是自我指涉，只能找到重新演繹式的意義。

二、榮格的原型

福柯與德里達提出兩項特別懷疑理論，本文將提供榮格的原型分析，並且加強此理論的科學基礎。之前的辯論提出了一個基本問題：意義是否存在？因為語言是依據社會的架構或不能討論非語言內容，他們認為人無法誠實辯論那個問題。但是榮格相信科學，因此納入人類敘述的傳統。

為了提供方法穩定的基礎，必須確定「原型」的定義，因此本文將使用榮格的原型定義。榮格在 *Man and His Symbols* 先提供類推：「以生物學家需要比較解剖學……心理學家離不開『心理學的比較解剖。』」⁴⁷由此可知，若以其解釋人的心理，必須使幾名人格例子並歸納出結論。榮格闡明那些例子是有價值的調查：「『原型』一詞常常被誤解為是指某些明確的神話形像或母體。但這些不過是有意識的表現而已。假設這樣的變量表現可以被繼承是荒謬的。」⁴⁸因此，表面上不同的故事其實分享普遍結構。原型的結構不是個體故事的代表依據，原來「本能趨勢 (instinctive trends)」可以在「不損失其基本模式的情況下進行很多詳細的變化。」⁴⁹然而給定的故事能相沿已久，而且跟其他故事的表象可能並無關係，但都源起於「心理衝動 (psychological urges)」。也就是說，一個故事的個體代表是社會建立的，但那個代表的依據是原型。

從這個原型定義來看榮格認為原型是普遍現象的。榮格強調本能與原型的差異：

我們本能的直覺是生理衝動，被感官感知。但是，與此同時，它們也以幻想來

⁴⁶ 德里達·雅克，《論文字學》，頁 230; 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1997, 159. "... there has never been anything but writing; there have never been anything but supplements, substitutive significations which could only come forth in a chain of differential references, the 'real' supervening, and being added only while taking on meaning from a trace and from an invocation of the supplement, etc. And thus to infinity, for we have read, *in the text*, that the absolute present, Nature, that which words like 'real mother' name, have always already escaped, have never existed; that what opens meaning and language is writing as the disappearance of natural presence."

⁴⁷ C.G. Jung, *Man and His Symbols*,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1964, 122, "...as the biologist needs the science of comparative anatomy... the psychologist cannot do without a 'comparative anatomy of the psyche.'"

⁴⁸ C.G. Jung, *Man and His Symbols*, 122, "The term 'archetype' is often misunderstood as meaning certain definite mythological images or motifs. But these are nothing more than conscious representations; it would be absurd to assume that such variable representations could be inherited."

⁴⁹ C.G. Jung, *Man and His Symbols*, 122, "The archetype is a tendency to form such representations of a motif—representations that can vary a great deal in detail without losing their basic pattern,"; "They are, indeed, an instinctive trend, as marked as the impulse of birds to build nests, or ants to form organized colonies."

表現自己，並且常常僅通過象徵性圖像來揭示它們的存在。這些表現就是我所說的原型。他們沒有來歷，而且它們在任何時間或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繁殖，即使在必須排除通過直接血統或通過移居進行『文化滲透（cross-fertilization）』的情況下也是如此。⁵⁰

原型跟本能的聯繫是不同的強烈關係，但為同樣的等級。榮格把原型跟電磁頻譜相提並論：

正如「精神紅外線」一樣，生物本能心理逐漸進入生物體的生理學，並因此與其化學和物理條件融合，因此原型「精神紫外線」描述了一個領域。它沒有表現出生理上的特殊性，但在最後的分析中，儘管它在心理上表現出來，但再也不能被認為是心理上的。⁵¹

這簡潔定義確立榮格的原型理論，他是以生物根本為依據，所以是人類心理情況的普遍特徵。

關於使用榮格的原型，應該先注意原型從他跟蹤研究發展的起源。每個故事的原型有一樣的表現形式，同時每個人對故事有細微差別的反應。榮格說：

但是既然有這麼多人選擇將原型當作是死記硬背的機械系統的一部分，所以必須堅持認為它們不僅僅是名稱，甚至不是哲學概念。它們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這些圖像通過情感的橋樑與生活中的個體緊密相連。這就是為什麼不可能對任何原型進行任意（或通用）解釋的原因。必須以與之有關的特定個體的整個生活狀況所表明的方式來加以解釋。⁵²

作為讀者，能看待角色的全部生活，有戲劇的諷刺意識。儘管不會跟角色對話，但會知道故事中的生活。此外，每個角色都可被分析，一個單方面的對話。榮格

⁵⁰ C.G. Jung, *Man and His Symbols*, 123, “What we properly call instincts are physiological urges, and are perceived by the senses.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manifest themselves in fantasies and often reveal their presence only by symbolic images. These manifestations are what I call the archetypes. They are without known origin; and they reproduce themselves in any time or in any part of the world—even where transmission by direct descent or ‘cross fertilization’ through migration must be ruled out.”

⁵¹ C.G. Jung, *Collected Works of C.G. Jung, Volume 8: Structure & Dynamics of the Psych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280. “Just as the ‘psychic infra-red,’ the biological instinctual psyche, gradually passes over into the physiology of the organism and thus merges with its chemical and physical conditions, so the ‘psychic ultra-violet,’ the archetype, describes a field which exhibits none of 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physiological and yet, in the last analysis, can no longer be regarded as psychic, although it manifests itself psychically.”

⁵² C.G. Jung, *Man and His Symbols*, 96. “But since so many people have chosen to treat archetypes as if they were part of a mechanical system that can be learned by rote, it is essential to insist that they are not mere names, or even philosophical concepts. They are pieces of life itself—images that are integrally connected to the living individual by the bridge of the emotions. That is why it is impossible to give an arbitrary (or universal) interpretation of any archetype. It must be explained in the manner indicated by the whole life-situation of the particular individual to whom it relates.”

也警告：

那些沒有意識到原型特有的感覺基調的人，最終只不過是一堆神話概念而已，這些神話概念可以被串在一起，以表明一切都意味著什麼-或根本沒有任何意義。世界上所有的屍體在化學上都是相同的，但活著的人卻並非如此。只有當人們耐心地嘗試發現原型對於活著的個體有意義的方式以及方式時，原型才有生命。⁵³

這種解釋方法的結果不能保證具有普遍性，因為解釋取決於讀者。因此，為了縮小合理結果的範圍，使用文本來說明為什麼一個原型的境況在場是必須的。但是，使用這方法依靠個人的判斷，如何聲稱這理論有普遍的意義？

三、反證福柯與德里達

如果讀者認同德里達或福柯的意見，之後的科學證明只代表語言或社會的本身偏見。事到如今，需要先修復語言的描寫能力。儘管福柯與德里達戰鬥範疇思想或語言的本身的描繪暴力，他們皆把語言跟其他經驗或自然印象分開，約翰·希爾勒（John Searle，1932）說：

尤其是言語行為，不能完全由句子的顯性語義內容甚至說話人在句子話語中的有意內容來決定，因為所有的意義和理解都在一個意向性網絡中進行，並且在能力的背景下進行，這些能力本身並不是所指或理解的內容的一部分。⁵⁴

至於德里達的理論，希爾勒強調：

……經驗證據的缺乏與原則上的不確定性或不可判定性問題沒有任何關係。原則上，不確定性和不可判定性是在完美知識的情況下出現的問題，因為所有認知問題都已解決。⁵⁵

圖靈機（Turing machine）與停機問題（halting problem）是一個例子。初始的情

⁵³ C.G. Jung, *Man and His Symbols*, 96. "Those who do not realize the special feeling tone of the archetype end with nothing more than a jumble of mythological concepts, which can be strung together to show that everything means anything—or nothing at all. All the corpses in the world are chemically identical, but living individuals are not. Archetypes come to life only when one patiently tries to discover why and in what fashion they are meaningful to a living individual."

⁵⁴ John R. Searle. "Literary Theory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25, no. 3, 1994, 640. "Speech acts in particular cannot be fully determined by the explicit semantic content of a sentence or even by the speaker's intentional content in the utterance of the sentence, because all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goes on within a network of intentionality and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capacities that are not themselves part of the content that is meant or understood."

⁵⁵ John R. Searle. "Literary Theory and Its Discontents." 1994, 662. "...the lack of empirical evidence has no bearing whatever on the issue of indeterminacy or undecidability in principle. Indeterminacy and undecidability in principle are problems that arise given perfect knowledge, given that all of the epistemic questions have been solved."

況有完美的經驗知識，但圖靈證明結果是不可能決定的。⁵⁶因此，德里達聲稱語言是不完美的代表工具，其需要一種純淨的概念，希爾勒說：「德里達本人是一位非常傳統的哲學家，從某種意義上講，可以簡短但準確地說，他的工作是從維特根斯坦主義之前的假設出發的。」⁵⁷即使沒有得到完美的規則支配的知識，並不意味著這一切都是胡言亂語。

如果不接受德里達的解構主義，也不接受希爾勒的反駁，可能仍然會支持福柯的結構主義。福柯始於結構主義，說社會能組織意義，終於後結構主義，社會結構的意義可以改變，顛覆已經出示的架構。尚·皮亞傑(Jean Piaget, 1896-1980)討論福柯好處的可能性：

懷疑認識論有一個真正的功能，即通過破壞簡單的解決方案來引發新問題。因此，我們希望福柯為第二個康德鋪平道路，將我們和他一起從教條的沉睡中喚醒。特別是，我們期望具有這種革命意圖作品的作者對人文科學提出建設性的批判、對新奇知識型概念進行可理解的解釋，並提出一個論證來證明他對結構主義的限制性概念的合理性。⁵⁸

皮亞傑樂觀地看待福柯，因為福柯明顯想要找到新自由的機會。皮亞傑表示：

然而，福柯更雄心勃勃的計劃需要一種方法，而這正是他的不足之處，因為與其探究在什麼條件下人們可以談論新知識型以及判斷替代解釋的有沒有效性的標準是什麼在科學史上，他依靠直覺並用推測性的即興創作代替了有條不紊的程序。⁵⁹

福柯偉大的批判看似有系統，他用自己的生詞，博學地引用歷史家、哲學家的理

⁵⁶ Alan Turing. "On Computable Number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the Entscheidungsproblem." *Proceedings of the London Mathematical Society*, vol. 42, no. 1, 1936, 230-265. 圖靈機是圖靈發明的抽象電腦，鑒於資訊都是數字的。停機問題是：理想電腦會不會預測一個程序是否結束還是永遠繼續。馬文·李·明斯基(Marvin L. Minsky, 1927-2016)道：「圖靈機是一種有限狀態機，它也跟一種特殊的環境—符號帶(tape)—有相關，它可以在其中存儲與取回符號序列。」停機問題是：理想電腦會不會預測一個程序是否結束還是永遠繼續。

⁵⁷ John R. Searle. "Literary Theory and Its Discontents." 1994, 663. "Derrida is himself a very traditional philosopher in a sense that one can state briefly but precisely by saying that his work proceeds from assumptions that are pre-Wittgensteinian."

⁵⁸ Jean Piaget. *Structuralism*. Translated by Chaninah Maschler,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70, 129-130. "Skeptical epistemologies have a real function, that of raising new problems by undermining easy solutions. What we would want of Foucault is, accordingly, that he prepare the way for a second Kant to reawaken us, along with himself, from dogmatic slumber. In particular, we would expect the author of a work with such revolutionary intentions to offer a constructive critique of the human sciences, an intelligible account of the new-fangled notion of *episteme*, and an argument that would justify his restrictive conception of structuralism."

⁵⁹ Jean Piaget. *Structuralism*. 1970, 132. "Yet Foucault's more ambitious program requires a method, and this is where he falls short, for instead of inquiring under what conditions one may speak of the reign of a new *episteme* and what are the criteria by which to judge the validity or invalidity of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he relies on intuition and substitutes speculative improvisation for methodical procedure."

論等等，但皮亞傑發現福柯沒有穩定的批判系統。他最後結論道：

將福柯的結構主義說成是沒有結構的結構主義，據此以論毫不誇張。靜態結構主義的所有消極方面都得以保留：歷史和起源的貶值，對功能性考慮的蔑視；而且，由於人將要消失，福柯對該主題的拒絕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激進。確實，他的結構最終只是圖表，而不是轉換系統。在這種非理性主義中只有一件事是固定的，語言本身，因為超越了個人，所以認為是統治人。然而，語言的存在是故意保持神秘的。只是它的「神秘的堅持」天真的腔調。

60

福柯將語言視為中心，是批判其他結構的結果，但語言不會承受一切的存在。

希爾勒直接討論德里達對語言的錯誤，皮亞傑拆除福柯認識論，但這樣的理由不可替代經典的觀察結果。之後的辯論會證明意義不只是福柯的社會結果主義或後結構主義，也不是德里達的解構主義。皮亞傑說：「福柯忘了整個認知生活都與弗洛伊德的本我一樣無意識的結構聯繫在一起，但這結構將知識與生活重新聯繫起來。」⁶¹德里達與福柯強調回到非範疇或無限現在的意識，但他們一直試圖逃離自然。為什麼？福柯說：「但是，如果某人對具有政治的意義、使用、有效的感興趣，那麼只有對相關地區發生的鬥爭有某種程度的參與，才有可能做到這一點。」⁶²福柯的目標不是真相、不是科學的，而是政治的。福柯承認科學跟他的研究有關，「如果我列出應該提及和不提及的所有科學、知識和領域，我以一種或另一種方式與它們接壤，那麼這個列表實際上是無窮無盡的。」⁶³福柯忽視與研究矛盾的證明，他更傾向政治思想的烏托邦承諾。

四、感情神經科學到原型

現代的情感神經科學給人類一個新的認識自己的方法。由進化啟發，情感神經科學融合三個知識的來源。潘克謝普（Jaak Panksepp, 1943-2017）介紹：

⁶⁰ Jean Piaget. *Structuralism*. 1970, 134-135. "To call Foucault's structuralism a structuralism without structures is, accordingly, no exaggeration. All the negative aspects of static structuralism are retained--the devaluation of history and genesis, the contempt for functional considerations; and, since man is about to disappear, Foucault's ouster of the subject is more radical than any hitherto. Indeed, his structures are in the end mere diagrams, not transformational systems. In this irrationalism only one thing is fixed, language itself, conceived as dominating man because beyond individuals. Yet the being of language is deliberately kept mysterious; only its 'enigmatic insistency' is fondly stressed."

⁶¹ Jean Piaget. *Structuralism*. 1970, 131. "What Foucault forgets is that the whole of cognitive life is linked to structures which are just as unconscious as the Freudian Id, but which reconnect knowledge with life in general."

⁶² Michel Foucault.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1977, 64. "But if one is interested in doing historical work that has political meaning, utility and effectiveness, then this is possible only if one has some kind of involvement with the struggles taking place in the area in question."

⁶³ Michel Foucault.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1977, 64. "If I made a list of all the sciences, knowledges and domains which I should mention and don't, which I border on in one way or another, the list would be practically endless."

情感神經科學試圖將情感心理與動物大腦聯繫起來，對 (i) 主觀心理狀態 (最容易在人類身上研究)、(ii) 大腦功能 (在動物身上更容易研究)、(iii) 自然 (本能的) 情緒行為所有年輕的哺乳動物在生命早期都必須表現出為了生存作三角測量。這種三角測量使我們能夠設想人類精神生活的古老基本計劃和我們價值觀的深層神經來源，我們的原始情感。⁶⁴

文學批判經常把人類放在最高的位置，但我們也是從生命來的。這不是一個悲劇，我們必須學習其他物種的行為，才能更加了解我們自己。潘克謝普擴大第三的部分：

……原始情緒系統由神經結構與神經化學結構組成，它們在所有哺乳動物物種中都非常相似。這表明這些系統在很久之前就已經進化了，並且在基本的情感與動機水平上所有哺乳動物的相似之處多於不同之處。⁶⁵

這部分不可太過強調，是因為考慮人類的歷史不只是我們自己寫的，也是我們的進化歷史。關於進化過程選擇使用的特色，潘克謝普說：「原始感覺固有上並不聰明的和智慧的，但因為它們對於立即處理世界和了解其潛力非常有用，它們被建立在我們的大腦中。」⁶⁶福柯或德里達不會拒絕感情的存在，但這樣的意義跟語言沒關係，而是起源於語言存在之前。

榮格生活在情感神經科學出現之前，但他認為原型是從他無法具體識別的生物學基礎中出現的。情感神經心理學提供了七種情緒的基礎：尋找 seeking (期望 expectancy)；害怕 fear (憂慮 anxiety)；暴怒 rage (生氣 anger)；情慾 lust (性慾衝動 sexual excitement)；關懷 care (撫育 nurturance)；恐慌 panic／哀痛 grief (悲傷 sadness)；玩耍 play (社會的樂趣 social joy)。⁶⁷其中七個情緒，「尋找系統」最重要。尋找系統是我們基本的好奇心。情感神經心理學系統不止息，

⁶⁴ Jaak Panksepp, and Lucy Biven. *The Archaeology of Mind: Neuroevolutionary Origins of Human Emotions*. New York: W.W. Norton, 2012, 53. "Affective neuroscience seeks to link the affective mind to animal brains--to triangulate among (i) subjective mental states (most easily studied in humans), (ii) brain functions (more easily studied in animals), and (iii) the natural (instinctual) emotional behaviors that all young mammals must exhibit early in life in order to survive. This triangulation allows us to envision the ancient ground plan for human mental life and the deep neural sources of our values--our primal emotional feelings."

⁶⁵ Jaak Panksepp, et al. *The Archaeology of Mind: Neuroevolutionary Origins of Human Emotions*, 2012, 51. "...primal emotional systems are made up of neuroanatomies and neurochemistries that are remarkably similar across all mammalian species. This suggests that these systems evolved a very long time ago and that at a *basic* emotional and motivational level, all mammals are more similar than they are different."

⁶⁶ Jaak Panksepp, et al. *The Archaeology of Mind: Neuroevolutionary Origins of Human Emotion*, 2012, 67. "Primal feelings are not intrinsically bright and intelligent, but they were built into our brains because they are remarkably useful for immediately dealing with the world and learning about its potential"

⁶⁷ Jaak Panksepp, et al. *The Archaeology of Mind: Neuroevolutionary Origins of Human Emo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12, 9. "...seven basic affective systems: seeking (expectancy), fear (anxiety), rage (anger), lust (sexual excitement), care (nurturance), panic/grief (sadness), and play (social joy)."

我們有意識地醒來時，「……尋求系統使我們處於與世界接觸的總體狀態。」⁶⁸我們人睡時，尋找系統也受到刺激，尤其快速眼動睡眠。⁶⁹潘克謝普認為尋找系統在大腦邊緣系統核心，「新皮質，我們人類智力的來源，是我們情感系統的佣人。尋找系統促使新皮層找到滿足我們需要和願望的方法：耕種農場、飼養動物、建造舒適的庇護所和編織防護服。」⁷⁰潘克謝普又說：

正是你的皮層下搜索系統幫助激發你的新皮質，你的智力，並提示你做一些事情，比如買這本書，也可以從書中學習，如果它們很吸引人的話。同樣，建築師、作家、藝術家、政治家和科學家的尋找系統敦促他們發現新的更好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和表達自己。這個系統激發了所有人類的創造力，它一直是所有文明的精神引擎。⁷¹

如果我們需要解釋為什麼自己對愛人或工作有興趣，我們要用什麼理由？是不是抽象社會決定的場合還是內在感覺？

這樣的情感系統提供事實上的先天系統。感情的意義比語言更早發展，潘克謝普提出一個例子：

失語症中風受害者甚至無法用語言思考（通常是由於左側新皮質損傷）也保留情感能力，這表明情感意識獨立於語言。因此，臨床觀察表明，無論是認知能力還是語言思維能力都不是情感意識的必要條件。⁷²

這樣的即時反應反對認知論是一種主控制器。潘克謝普強調這樣的反應是無意識的：

⁶⁸ Jaak Panksepp, et al. *The Archaeology of Mind: Neuroevolutionary Origins of Human Emotion*, 2012, 221. "Our SEEKING systems keep us in a general state of engagement with the world."

⁶⁹ Jaak Panksepp, et al. *The Archaeology of Mind: Neuroevolutionary Origins of Human Emotion*, 2012, 234. "...recent work has confirmed that dopamine neurons in the SEEKING system are firing at very high rates during REM sleep (Dahan et al., 2007). Therefore, it is reasonable to conclude that abundant dopamine activity in the brain occurs both during dreams and in schizophrenia (Léna et al., 2005; Panksepp, 1998a; Solms, 2000)."

⁷⁰ Jaak Panksepp, et al. *The Archaeology of Mind: Neuroevolutionary Origins of Human Emotion*, 2012, 223. "the neocortex—the source of our human intellect—is the servant of our emotional systems. The SEEKING system impels the neocortex to find ways of meeting our needs and desires: to cultivate farms, breed animals, build comfortable shelters, and weave protective garments."

⁷¹ Jaak Panksepp, et al. *The Archaeology of Mind: Neuroevolutionary Origins of Human Emotion*, 2012, 222-223. "It is your subcortical SEEKING system that helps energize your neocortex—your intellect—and prompts you to do things like buy this book and also to learn from books, if they are engaging. Similarly, the SEEKING systems of architects, writers, artists, politicians, and scientists urge them to discover new and better ways to solve problems and to express themselves. This system energizes all human creativity—it has been a mental engine for all civilizations."

⁷² Jaak Panksepp, et al. *The Archaeology of Mind: Neuroevolutionary Origins of Human Emotion*, 2012, 69. "...aphasic stroke victims who have lost the ability to speak or even to think in words (usually due to left neocortical damage) will also retain their affective capacity, which indicates that affective consciousness is independent of language. Thus, clinical observation suggests that neither cognitive ability nor the ability to think in words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affective consciousness."

當我們感受到情感狀態時，我們不需要知道我們的感受。換句話說，初級過程的情緒感受是原始的影響，它自動做出重要的決定，有時是不明智的決定，至少是基於我們上層認知思維的觀點。⁷³

一個實驗讓盲人在無意識的狀態下睜開眼睛，並觀察他的表情。結果是實驗對象還有身體反應。⁷⁴再說，人的有意識包含不可控制的神經系統，尤其基本的社會互動的系統。我們不需要學習便能知曉一個人是否生氣，這是我們的基本能力。

為了從根本的情感到上腦皮層的功能，例如外顯記憶記起，需要提出兩個公理。一個是實際上是否二元論的實在，潘克謝普形容精神頭腦或頭腦精神是「一個統一的器官，沒有二元論的殘餘、將思想和大腦視為獨立的實體，這種知識傳統只會阻礙我們的理解。」⁷⁵第二個公理是故事的直覺知識不需與科學衝突。喬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 1962-）說：

為行動的舞台與實物的場所都是能理解世界的正論。我們使用形式科學方法將世界描述為事物的場所。但是，敘事技法：神話、文學、戲劇，將世界描繪成行動的舞台。由於我們尚未清楚地了解它們各自的領域，因此這兩種表示形式已被不必要地設定反對。前者的領域是「客觀世界」，即從主體間感知的角度來看。後者的領域是「價值世界」，從情感和行動的角度來看什麼是、應該是什麼。⁷⁶

此外，文學達爾文主義的約瑟夫·卡羅爾（Joseph Carroll, 1949-）也附和彼得森的意見：

源自適應性進化過程的動機和激情構成了我們所說的「人性」。對這些動機

⁷³ Jaak Panksepp, et al. *The Archaeology of Mind: Neuroevolutionary Origins of Human Emotion*, 2012, 69. "As we feel our affective states, we do not need to know what we are feeling. In other words, the primary-process emotional feelings are raw affects that automatically make important decisions for us, at times unwise decisions, at least based on the views of our upper cognitive minds."

⁷⁴ Marco Tamietto, et al. "Unseen facial and bodily expressions trigger fast emotional reactio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 106,42 (2009): 17661-6. doi:10.1073/pnas.0908994106.

⁷⁵ Jaak Panksepp, et al. *The Archaeology of Mind: Neuroevolutionary Origins of Human Emotion*, 2012, 56. The BrainMind or MindBrain: "a unified organ with no residue of the dualistic perspective that envisions mind and brain as separate entities, an intellectual tradition that has only hindered our understanding"

⁷⁶ Jordan Peterson, *Maps of Meaning*, 1999, New York: Routledge, 13. "The world can be validly construed as a forum for action, as well as a place of things. We describe the world as a place of things, using the formal methods of science. The techniques of narrative, however – myth, literature, and drama – portray the world as a forum for action. The two forms of representation have been unnecessarily set at odds, because we have not yet formed a clear picture of their respective domains. The domain of the former is the 'objective world' – what 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subjective perception. The domain of the latter is 'the world of value' – what is and what should b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otion and action."

和激情的直覺感知是「民間心理學」(folk psychology)的產物，這是理解其他人的意向意義的共同基礎。民間心理學是社會生活和文學的通用語言。⁷⁷

彼得森用皮亞傑的發展理論使感覺的經驗跟上腦皮層連結：

第一個是在遊戲和模仿領域，可以追溯從感覺運動同化和適應到表徵開始的心理同化與適應的轉變……（第二個是）各種表徵互動。當沒有模型被模仿時，就有代表性。在象徵遊戲、想像甚至夢境中都有表徵，概念和邏輯關係的系統，無論是直觀的還是操作的形式，都暗示著表徵。⁷⁸

皮亞傑不用先天或歸納的解釋，他用動態互動行為解釋人如何使其融入個性。

彼得森詳細說明皮亞傑的想法：

正如父母之於孩子，文化之於成人：我們不知道我們的行為模式（或我們使用的概念）是如何起源的，或者它們目前服務的確切「用途」（什麼長期「目標」），這些模式實際上是長期社會互動的「湧現屬性」(emergent properties)。

⁷⁹

彼得森承認皮亞傑的互通方法，但絕對的起源還不清楚。雖然我們沒有完美的知識，彼得森回到神話的用法，他說：

神話是我們講述自己行為模式的故事的精髓，以及這些模式在社會和非個人經驗世界中發揮作用時不可避免的後果。我們通過觀看來了解我們不理解（也就是說，無法明確表達）的故事。我們代表我們在行動中遇到的行動模式，即在儀式中，以及在圖像和文字中：我們行動，然後更抽象地（更明

⁷⁷ Joseph Carroll. *Reading Human Nature: Literary Darwin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1, 86. "The motives and passions that have derived from an adaptive evolutionary process constitute what we call 'human nature.' Intuitive perceptions of these motives and passions are products of 'folk psychology'—the common, shared basis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intentional meaning in other human beings. Folk psychology is the *lingua franca* of social life and of literature."

⁷⁸ Jordan Peterson, *Maps of Meaning*, 68; Jean Piaget. *Play, Dreams and Imitation in Childhoo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3. "The first is that in the field of play and imitation it is possible to trace the transition from sensory-motor assimilation and accommodation to the mental assimilation and accommodation which characterize the beginnings of representation.... [The second is that] the various forms of representation interact. There is representation when an absent model is imitated. There is representation in symbolic play, in imagination and even in dreams, the systems of concepts and logical relations, both in their intuitive and operational forms, implies representation."

⁷⁹ Jordan Peterson, *Maps of Meaning*, 69. "As parents are to children, cultures are to adults: we do not know how the patterns we act out (or the concepts we utilize) originated, or what precise "purposes" (what long term "goals") they currently serve – these patterns are in fact "emergent properties" of long-term social interactions."

確地，「有意識地」) 表達我們的行為。⁸⁰

從這裡可以回到榮格的原型分析。為重申榮格的原型模式，原型不是符號，原型是動態的。原型也是代表具體的神經系統，雖然榮格同時代的科學是不夠精密的，但是潘克謝普的研究能從理論上說明情感神經科學的基本情感已經存在。

五、英雄的本質

英雄原型在文本中如何顯現的問題是調查研究英雄的本質。湯瑪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 1795-1881)的《英雄與英雄崇拜》論述英雄在歷史的顯現以及英雄的本質。他認為英雄崇拜對社會基本，他道：「信仰是對啟發的老師、精神英雄忠誠。因此，社會的命氣是真正的忠誠，也就是說忠誠是英雄崇拜流，順從地敬佩偉人。社會以英雄崇拜基礎上了。」⁸¹英雄的描述就是無限了。這故事傳遞英雄的楷模。卡萊爾問了：「如果英雄的意思是誠實的人(sincere man)，何不每個人當英雄？」⁸²英雄的價值是普遍的，採取英雄的態度對每一個人有益。如此，社會變得秩序，秩序從真理來了。⁸³這樣的秩序是固有性質、自然力，從「難以言喻的深處起源」。⁸⁴因此，預言家的英雄譴責崇拜死的神像，是因為這樣的崇拜取代真誠的英雄衝動。⁸⁵卡萊爾認為：「人的精神本質、在人內的活力，是不可分割的一體。」⁸⁶為這目的來講，卡萊爾提出人生的意義是：「展開你自己，對你能做的事盡全力爭取。」⁸⁷英雄經由面對困難，找到他的潛力，並得到進步。

⁸⁰ Jordan Peterson, *Maps of Meaning*, 69. "Myth is the distilled essence of the stories we tell ourselves about the patterns of our own behavior – and about the inevitable consequences of those patterns, as they play themselves out in the social and impersonal worlds of experience. We learn the story, which we do not understand (which is to say, cannot make explicit), by watching. We represent the action patterns we encounter in action – that is, in ritual – and in image, and word: we act, then represent our behavior, ever more abstractly (ever more explicitly, 'consciously')."

⁸¹ Carlyle, Thomas. *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 Edited by David R. Sorensen and Brent E. Kins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18. "Faith is loyalty to some inspired Teacher, some spiritual Hero. And what therefore is loyalty proper, the life-breath of all society, but an effluence of Hero-worship, submissive admiration for the truly great? Society is founded on Hero-worship."

⁸² Carlyle, Thomas. *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 2013, 200. "If Hero mean sincere man, why may not everyone of us be a Hero?"

⁸³ Carlyle, Thomas. *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 2013, 238. "Order is Truth."

⁸⁴ Carlyle, Thomas. *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 2013, 176. "The Great Man here too, as always, is a Force of Nature; whatsoever is truly great in him springs up from the inarticulate deeps."

⁸⁵ Carlyle, Thomas. *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 2013, 190. "It is the grand theme of Prophets: Idolatry, the worshipping of dead Idols as the Divinity, is a thing they cannot away with, but must denounce continually, and brand with inexpiable reprobation; it is the chief of all the sins they see done under the sun."

⁸⁶ Carlyle, Thomas. *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 2013, 166. "...that man's spiritual nature, the vital Force which dwells in him, is essentially one and indivisible."

⁸⁷ Carlyle, Thomas. *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 2013, 353. "The meaning of life here on earth might be defined as consisting in this: To unfold your self, to work what thing you have the faculty for."

這態度跟王守仁（1472-1529）的「知行合一」很像，王守仁道：「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己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己自有知在。」⁸⁸王守仁將知與行並提，它們是不可分割的。英雄的行為是最誠懇的、在有意識與無意識的界線中。這樣的情況要求勇氣，在那裡英雄不只是面對外面的風險，他還必須 面對自己的本質。英雄了解或取得能力，這是從混沌來的，即全部的可能性與危險。

六、英雄原型的過程



此圖表源自於彼得森，以此來解釋英雄的過程（Figure 2）。⁸⁹英雄開始在左上邊，有一個目前情況（What Is），我們應該行動（How We Should Act），終於到理想的未來（What We Should Be）。這樣的情況是一般的，但發現新資訊的時候（Anomalous Information）就瓦解、下去（Disintegration, Descent）到混沌（Chaos: The Unknown）。英雄的特色是會把危機變機會，所以從混沌重新整合上去（Reintegration, Ascent）才到新的一般的情況，再等新資訊，以此反覆。

88

⁸⁹ Jordan Peterson, *Maps of Meaning*,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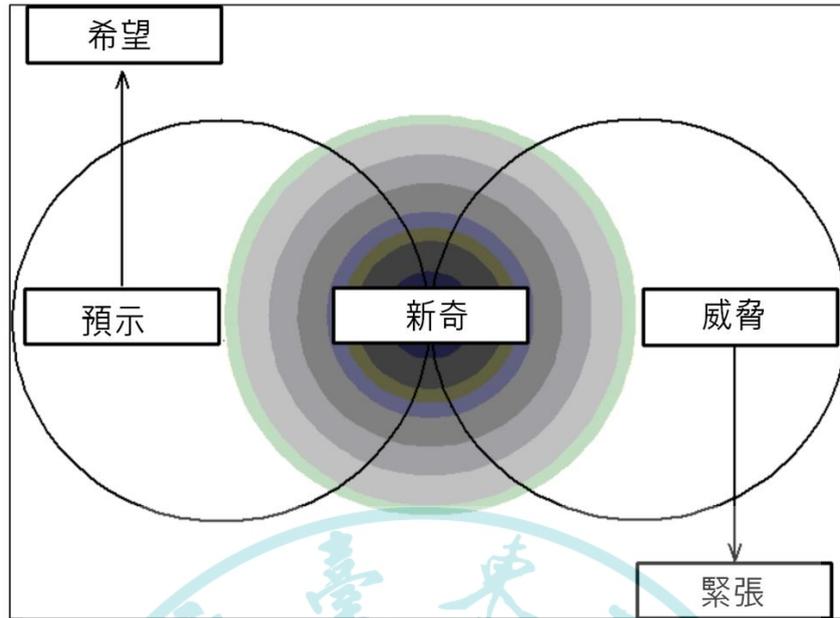


Figure 5: The Ambivalent Nature of Novelty

圖 1.2 插圖五：新奇的矛盾本質

上面的圖表 (Figure 5) 代表新資訊。⁹⁰新奇 (Novelty) 代表新資訊。有時新奇是威脅變緊張的感覺，有時是預示變希望。角色分析中，新資訊不斷接收故事，如果讀者知道新資訊，但角色並沒有意識到，這便是戲劇的諷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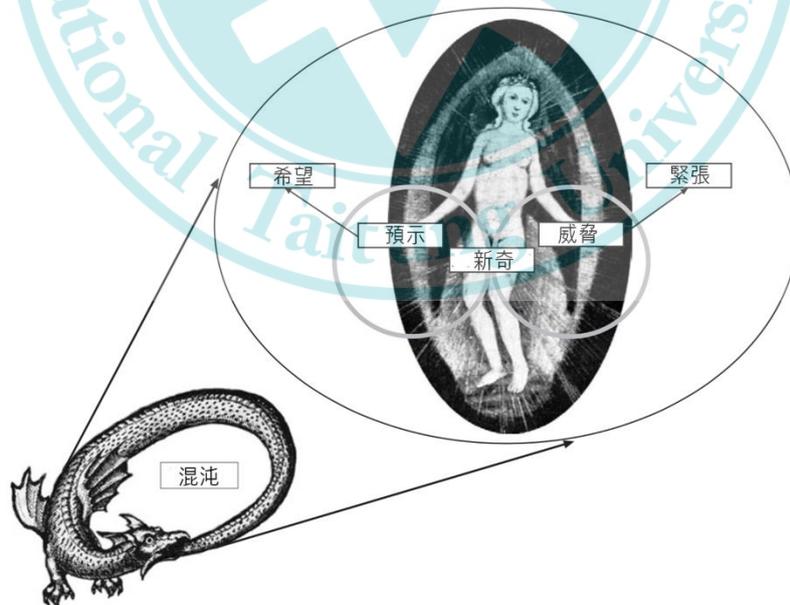


Figure 32: Novelty, the Great Mother

圖 1.3 插圖三十二：新奇，大母親

⁹⁰ Jordan Peterson, *Maps of Meaning*, 44.

混合原型跟新奇的圖表變偉大母親 (Figure 32)。⁹¹偉大母親是一種中間原型，英雄跟混沌的中間。偉大母親的希望有創造性，但她的威脅是穩定的破壞。葉舒憲介紹紐曼 (Erich Neumann, 1905-1960) 的大神母，他道：「說明人類和個人都要經歷的一個心理過程，即從母系無意識 (maternal unconscious) 中分化出來，直至獲得真實的自我意識。」⁹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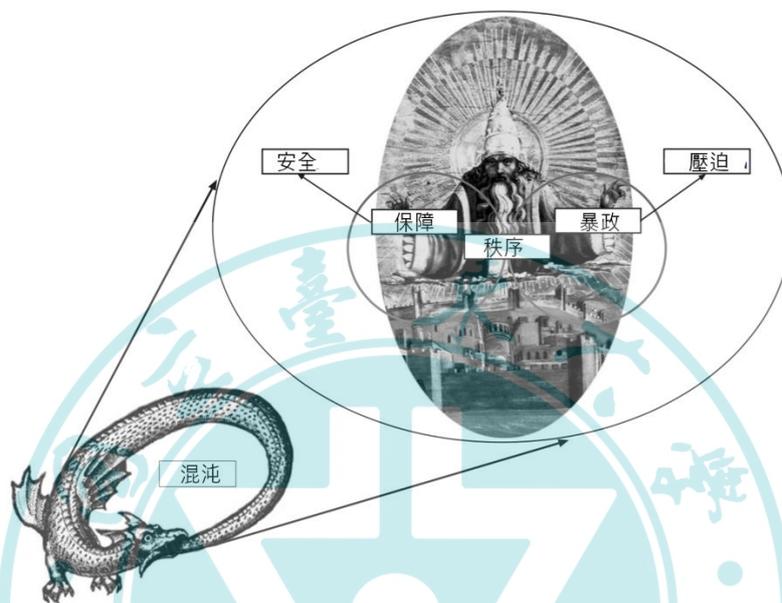


Figure 41: Order, the Great Father, as Son of the Uroboros

圖 1.4 插圖四十一：秩序，大父親，銜尾蛇的兒子

混合原型跟秩序變偉大父親 (Figure 41)。⁹³偉大父親代表已經意識到的事與社會。他提供安全，但也會帶來暴政、阻礙成長繼續。

⁹¹ Jordan Peterson, *Maps of Meaning*, 155.

⁹² 葉舒憲，《原型批評的理論與方法》（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有限公司，2018年），頁104; Erich Neumann. *The Great Mother: An Analysis of the Archetype*. Translated by Ralph Manhei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⁹³ Jordan Peterson, *Maps of Meaning*, 2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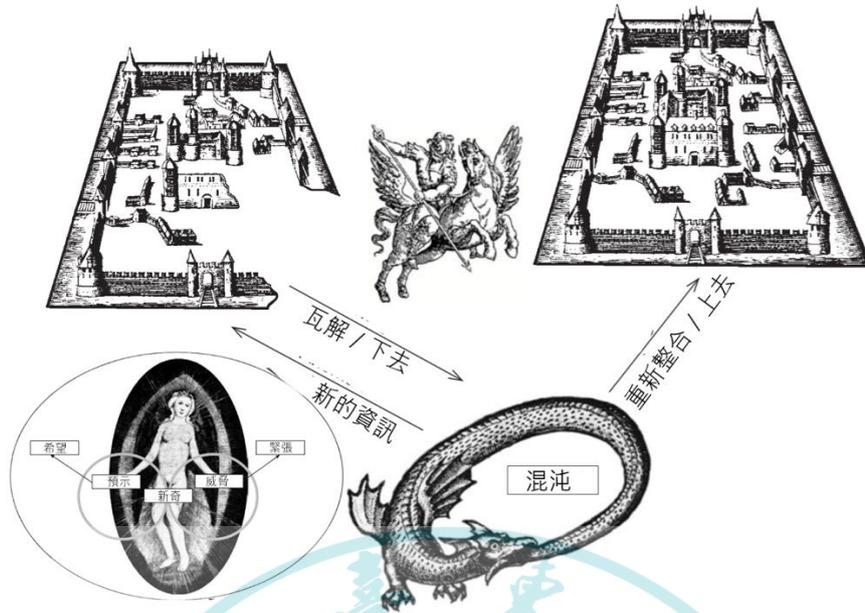


Figure 38: The Metamythology of the Way, Revisited

圖 1.5 插圖三十八：道的後設的神話，重提

之前的圖表考慮個人的英雄過程，但這圖表代表社會跟英雄的關係與後設神話道 (Figure 38)。⁹⁴社會與英雄受到新的資訊，掉入混沌。這樣的新的資訊被偉大母親代表，因此英雄也與偉大母親有所關聯。然後英雄需要擊敗混沌的龍，藉此解救社會（即偉大父親），並再次建立秩序。這秩序包含昔日英雄的遺產跟新英雄成績融合起來。

榮格稱謂這累積智慧「集體無意識原型」(archetypes of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其定義是「無意識的神話，其原始形像是人類的共同遺產」，並其在藝術中像徵性地表現出來。⁹⁵喬治·萊考夫 (George Lakoff, 1941-) 有類似地表達，他稱謂集體無意識算「背景」(background)，其定義是：「充分理解任何特定情況所必需的結構。因為其是我們日常活動和經歷中的預設，大多數背景結構幾乎從不注意。」⁹⁶彼得森提出了：「語言結構底部有額外的語言事情，並它傾向表現為譬喻、敘述與戲劇的形式。」⁹⁷因此，集體無意識在文化與自然交叉處形成，王立 (1964-) 認為：「不同主題發端的同原性又是人的天性、文化心理等共同決定的，主題間的交叉碰撞隨歷史的前進而複雜化，形成了各自的系統

⁹⁴ Jordan Peterson, *Maps of Meaning*, 184.

⁹⁵ Jung, C. G. *Collected Works of C.G. Jung, Volume 15: Spirit in Man, Art, and Literature*. Edited by Herbert Read et al., vol. 15,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105, "...unconscious mythology whose primordial images are the common heritage of mankind."

⁹⁶ George Lakoff.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279, "...structure necessary for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any given situation. Most of this background structure will never be noticed, since it is presupposed in so many of our daily activities and experience."

⁹⁷ "Jordan Peterson vs Matt Dillahunty," Youtube, uploaded by Pangburn, 2018/05/0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mH7JUeVQb8>, 39:30, "...at the bottom of a linguistic structure there's something extra linguistic and it tends to take form in metaphor, narrative, and drama."

『聯想物』。」⁹⁸最關鍵因素是萊考夫強調：「譬喻是根本概念的；譬喻語言是次於譬喻概念」，並結論我們有「普遍譬喻與文化變體」。⁹⁹

中國古典歷史也有類似的方法。李金松提出：「意象乃為認識現實世界的一種思維方式，意象批評即由這一思維方式發展而來。」¹⁰⁰李金松也引用《易經》中有啟發性的一行：因為「言不盡意」所以「聖人立象以盡意」。¹⁰¹彼得森分開「價值世界」與「客觀世界」，他認為價值世界詰問：「如果我們希望查明如何正確行事，就應該如何最好解釋世界？」¹⁰²這問題被原型的戲劇與聖人用的意象回答。但是，如果聖人已經回答這些問題，為什麼必須再深入思考？約瑟夫·坎貝爾（Joseph Campbell, 1904-1987）說：「這位英雄重新詮釋了傳統，使其成為當今的一種生活體驗，而不是許多過時的陳詞濫調。對所有傳統都必須做到這過程。」¹⁰³彼得森也有類似的看法：

追求個人興趣意味著傾聽這種精神的呼喚，走出兒童期依賴與青少年群體認同的保護牆，然後重返社會。這意味著追求個人興趣—發展真正的個性—等同於認同英雄。儘管遭受了悲劇，這種認同使世界可以忍受，並且將破壞信仰的神經痛苦減少到最低限度。¹⁰⁴

因此，人們能提問：英雄角色什麼時候離開社會？走到哪裡？是他的選擇還是環境的必須？英雄跟誰有困難？這困難是不是使英雄改變其的目的？可不可以回到之前的生活還是新的生活是基本的不同？最後可以反思英雄能不能代表社會的傳統：代表哪個傳統？這傳統有什麼實用，什麼價值？

七、主題學

主題學似乎跟原型分析一樣，但主題學比較武斷。王立如此定義主題：

主題就是個人對世界獨特的態度。一個詩人心目中主題的範圍就是一份目錄

⁹⁸ 王立，《中國古代文學十大主題》（臺北：文史哲，1994年），頁16。

⁹⁹ George Lakoff.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352, "Metaphors are fundamentally conceptual in nature; metaphorical language is secondary." ; 353 "...universal metaphors and cultural variation."

¹⁰⁰ 李金松，〈金批《水滸傳》的批評方法研究〉，頁232。

¹⁰¹ 《易經》，《繫辭上》，段12。

¹⁰² "Jordan Peterson vs Matt Dillahunty," 1:23:23, "How should we best construe the world if we wish to determine how to act properly within it?"

¹⁰³ Joseph Campbell, *The Power of Myth*. Doubleday, 1988. 411. "This hero reinterprets the tradition and makes it valid as a living experience today instead of a lot of outdated clichés. This has to be done with all traditions."

¹⁰⁴ Jordan Peterson, *Maps of Meaning*, 459. "Interest is a spirit beckoning from the unknown, a spirit calling from outside the 'walls' of society. Pursuit of individual interest means hearkening to this spirit's call, journeying outside the protective walls of childhood dependence and adolescent group identification, and returning to rejuvenate society. This means that pursuit of individual interest—development of true individuality—is equivalent to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hero. Such identification renders the world bearable, despite its tragedies, and reduces neurotic suffering, which destroys faith, to an absolute minimum."

表，這份目錄表說明了他對自己生活的特定環境的典型反應。主題屬於主觀的範圍，是一個心理學的常量，是詩人天生就有的。¹⁰⁵

從這定義來看，有兩個界限，一個是環境，另外是個人的性格，主題就是那人的反應。王立重申這看法，他說：「而不同主題發端的同源性又是人的天性、文化心理等共同決定的，主題間的交叉碰撞隨歷史的前進而複雜化，形成了各自得系統『聯想物』。」¹⁰⁶王立將第一個定義的「反應」與「聯想物」同起來。這兩項的差異忽視了，反應是動作，聯想物是抽象的靜止的概念。

這傾向也印象一個從榮格來的引述。王立用的是：

從科學的，因果的角度，原始意象（按：原型）可以被設想為一種記憶蘊藏，一種印痕或者記憶痕跡，它來源於同一經驗的無數過程的凝縮。在這方面它是某些不斷發生的心理體驗的沈澱因而是它們的典型的的基本形式。¹⁰⁷

這個翻譯比較大地改變了榮格的意思。筆者的翻譯是：

原始形象，即原型，是一名人物—無論是超自然的生物（daemon）、人或過程。藉由自由地抒發出創造的幻想，這人物在歷史中總是再現。本質上，它是神話的人物。我們仔細地審查這形象，我們發現它們是以我們祖先的經驗形式出現。

¹⁰⁸

榮格繼續討論他的目標是：「目前這那樣語言的初始階段，但一旦必須的概念創造了之後，這概念使我們有抽象與科學對無意識原始形象根源的過程的瞭解。」¹⁰⁹值得強調王立用的原型定義的中心比喻是「種記憶蘊藏」，然而榮格用的比喻是人或過程。記憶蘊藏是一個文件櫃，如果想看這種原型，必須看無法移動的殘留物。王立正確地懂原型的抒發方式是一個過程、一步心裡的戲劇，但他的榮格引文沒提出原型的過程本質，即原型本身是過程。

這原型的語言一部分是陳鵬翔（1942-）討論的母題。他引述湯姆森（Stith

¹⁰⁵ 王立，《中國古代文學十大主題：原型與流變》，頁6；烏爾利希·韋斯坦因，《比較文學與文學理論》劉象愚譯，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121-125。

¹⁰⁶ 王立，《中國古代文學十大主題：原型與流變》，1994年，頁16。

¹⁰⁷ 王立，《中國古代文學十大主題：原型與流變》，1994年，頁16；《榮格文集》第15卷，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頁443-444。

¹⁰⁸ C. G. Jung, *Collected Works of C.G. Jung, Volume 15: Spirit in Man, Art, and Literature*, 1971, 106. "The primordial image, or archetype, is a figure—be it a daemon, a human being, or a process—that constantly recurs in the course of history and appears wherever creative fantasy is freely expressed. Essentially, therefore, it is a mythological figure. When we examine these images more closely, we find that they give form to countless typical experiences of our ancestors."

¹⁰⁹ C. G. Jung, *Collected Works of C.G. Jung, Volume 15: Spirit in Man, Art, and Literature*, 1971, 106-107. "Only the beginnings of such a language exist, but once the necessary concepts are created they could give us an abstract,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unconscious processes that lie at the roots of the primordial images."

Thompson, 1885-1976) 的母題定義：「故事中最小的因素，此種因素在傳統中有延續下去的力量。」¹¹⁰這定義跟萊考夫的譬喻概念很像，但為了萊考夫來說：「譬喻是根本概念的；譬喻語言是次於譬喻概念。」¹¹¹母體從這原始形象來的，但他們已經變成語言。母題的分類很多，但根本的原型比較小。分類系統不一定代表原型的本質，地圖不等於疆域。

第四節 文獻探討

一、宋江與李逵

夏志清 (C.T. Hsia, 1921-2013) 認為前人對《水滸傳》的批評並不精確，他解釋宋江的行為是幾近完美的：「雄心勃勃的宋江比任何一位覬覦王位的人都更有資格接管這個帝國。」¹¹²若歷史中出現如宋江般的人物，他必定能夠登基。夏志清斷言：「一切都表明敘事者的同情使宋江贏得了天命的時候，反而去投降，在中國史誌中不可能有類似的情況。」¹¹³這樣的分析讓讀者認為英雄的行為是理想的、創造的。《水滸傳》裡面的英雄按照規定而行，但究竟是按照誰的規定呢？他們的情況使他們置身於規律範限外，難以按照一般規範行事。夏志清稱：

根據這個規範，英雄必須是光榮的，儘管榮譽的概念並沒有以傳統的儒家方式來定義。在幾個英雄，特別是宋江，李逵（…等人）的情況下，孝道確實得到了強調。而且即使有兩三個暴力的傢伙反對這個想法，忠於皇帝這點還是得到了肯定。¹¹⁴

可以推斷出的結論是這些英雄建立了平行的登基制度，對新的登基制度展現忠義，但除了夏志清提到的幾人外，其他英雄依然不同意宋江成為皇帝。

承上所言，夏志清也解釋了這群人的行為如何顯現，他說道：

他們的革命遠非是開明的革命力量，而是無意識的潛能，每個文明都必須控制這種潛能，以求生存。李逵是那股黑暗力量的主要象徵，就像他

¹¹⁰ 陳鵬翔，《主題學研究論文集》（臺北：東大，2004年），頁30；Stith Thompson, *The Folktal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46, 415.

¹¹¹ George Lakoff. *Metaphors We Live By*. 2003, 352.

¹¹² C.T. Hsia, *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8.

. 84. "...it is Sung Chiang, more than any aspirant to the Chinese throne, who is in an uncontested position to take over the empire."

¹¹³ C.T. Hsia, *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84. "To talk of surrender when, by all indications, the sympathy of the storytellers has earned for Sung Chiang the mandate of heaven—there could have been no parallel situation in the annals of Chinese history."

¹¹⁴ C.T. Hsia, *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86. "According to this code, a hero has to be honorable, though the concept of honor is not defined in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manner Filial piety is indeed stressed in the case of several heroes, particularly Sung Chiang, Li K'uei, and Kung-sun Sheng, and loyalty to the emperor is always affirmed even though two or three violent souls are against the idea. But the code departs from Confucian teaching in its observance of the other basic human ties. It pays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conjugal relationship so long as a wife is presumed faithful."

的主人和朋友宋江是儒家為王位服務的主要象徵一樣。在宋、李二人不可分割的對的微妙互動中，存在著小說的意識型態張力。¹¹⁵

夏志清用「無意識的潛能」解釋梁山諸人對社會代表的意義，這個詞組跟原型分析的混沌極為相似。原型的分析採用社會的潛意識，然而人格的重新整合的機會不在夏志清的分析之中。新社會一定跟之前的社會有衍生的關係，所以這可能是夏志清對李逵與宋江雙角色的後設論點。而本文後文的榮格原型分析，將會討論社會的潛意識暗示之相關部份。

浦安迪承認《水滸傳》已為無數人所討論分析他提出：

在評價宋江在《水滸傳》故事中的作用時，傳統和現代評論家都有類似傾向，即沉迷於梁山幫不斷崛起的力量所帶來的政治影響，要麼沉迷於對他們所代表的違法 and 強盜行為的全面譴責，或者斷然拒絕導致他們放棄反威權理想並投身政府軍的「失敗主義者」心態。¹¹⁶

其要在於政治分析。浦安迪建議其他的分析迴避一個問題：人類何時反抗？浦安迪提出兩個立場，一般支持民眾或政府。這個分析在於宋江對社會的影響。浦安迪亦解釋了宋江角色的行為基礎：

宋江和其他人性格中的虛跨和脆弱之間聯繫的背後，是他們對表面上否認一種滿足形式，但又抓住另一種滿足形式之間的隱含關係的理解。性別與權力的相互牽連。也就是說，我相信，與重新評估梁山傳說有關的政治和歷史問題之外，宋江形象中真正要解決的問題涉及人的野心和廣義上的權力意志。¹¹⁷

這樣的分析與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蒸氣壓力的批語相似，社

¹¹⁵ C.T. Hsia, *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107. "Theirs is not so much the enlightened force for revolution as the unleashed energy of the unconscious which every civilization must hold in check if it is to survive. Li K'uei is the prime symbol of that dark force, just as his master and friend Sung Chiang is the prime symbol of Confucian service to the throne. In the subtle interactions of this inseparable pair exist the ideological tensions of the novel."

¹¹⁶ Andrew H. Plaks, *The 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Novel*, 328. "In evaluating the role of Sung Chiang with the Shui-hu narrative, both traditional and modern critics have tended to dwell on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rising power of the Liang-shan band, either indulging in wholesale condemnation of the lawlessness and banditry they represent, or else flatly rejecting the 'defeatist' mentality that leads them to give up their anti-authoritarian ideals and throw in with the government forces"

¹¹⁷ Andrew H. Plaks, *The 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Novel*, 333. "...what is ultimately behind the link between bravado and vulnerability in the character of Sung Chiang and others i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licit connection between the ostensible denial of one form of gratification and the simultaneous grasping for another, in this case the mutual implication of sex and power. That is, I believe, alongside the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issues involved in the reevaluation of the Liang-shan legends, what is really being addressed in the figure of Sung Chiang involves questions of human ambition and the will to power in the broadest sense."

會限制造成心理的壓力。如果想使用心理分析，可能概括是理性簡化論主義是不可避免的，性慾就是人性的基礎。但相反的情況也應該思考，如果轉變浦安迪提出的滿足形式，限制權力是否必定會產生過度性慾呢？皇帝有沒有幾位妻妾，窮人也有呢？

二、魯智深

白金銑（?-）認為：

《水滸傳》在呈現人民「當下做主」之自由意識上確實是極強烈的。《水滸傳》第三到第六回間所塑造中的花和尚「魯智深」，即最能夠裸露露呈現這種「當下做主」的踐「義」代表。¹¹⁸

白金銑如此組織魯智深的角色：

	魯智深形象	禪行實踐
一	活用緣起法除暴安良	因果不爽
二	不忌葷酒的破戒任行	不執戒律
三	急人苦難而直捋虎鬚	菩薩精神
四	超越倫常而不執倫常	脫落身心

表 1.1 魯智深的階段分歧¹¹⁹

他把魯智深的行為與佛教的格言連結，就能更瞭解魯智深的行為為何是悖論。白金銑明確指出佛教的核心：「佛陀基本上是一種肯定『自作自受』的『宿世因果』業力說。」¹²⁰如果打算判斷魯智深，就先觀察他的舉動與作為。白金銑提出魯智深保護金氏父女刺激原型出現：

魯智深緣依於宿有的正義骨氣，當下替天行道，替金氏父女打抱了不平，確立了儒家強調的千秋大義精神，原型便得到緣變的創化，樹立了獨特的風格；但相對的，亦由於犯下殺人大罪，又造作了另一個罪惡因緣，成為政府緝拿歸案的要犯。¹²¹

白金銑以佛教的因果性解釋魯智深的目的：「魯智深是個了身達命之人，只是俗

¹¹⁸ 白金銑，〈《水滸傳》魯智深形象的禪行實踐〉，《「佛教思想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2008年，頁317；李泉、張永鑫校注《水滸全傳校注》（臺北：里仁書局，2001年），頁11。

¹¹⁹ 白金銑，〈《水滸傳》魯智深形象的禪行實踐〉，頁341。

¹²⁰ 白金銑，〈《水滸傳》魯智深形象的禪行實踐〉，頁320。詳見〔東晉〕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卷二十四·善聚品第三十二》，《大正》2，第125卷，頁673-675。

¹²¹ 白金銑，〈《水滸傳》魯智深形象的禪行實踐〉，頁321；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泉、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62-62。

緣未盡，要還殺生之債，因此教他來塵世中走這一遭。」¹²²魯智深有不可避免命運。

魯智深的行為不算典型的和尚，白金銑說魯智深的行為：「表現了禪者不執戒律以對應現實環境的一種修行實踐。」¹²³苛嚴僵化的實踐或許使魯智深不能因緣滿足。白金銑認為，魯智深的行為代表施耐庵為了使讀者產生興趣，質疑讀者的預期，以及他證明施耐庵的選擇是因為：「禪宗對大乘菩薩戒的實踐是活潑、權宜而多元的。」¹²⁴魯智深離開五臺山也強調他的自由，白金銑說：「依於過去世本有的性格，活靈活現、無拘無束、自在無礙的踐履著特殊的違戒行為模式。」¹²⁵不管魯智深不是苦行的和尚，他仍然能發揮因緣與度脫。

白金銑認為魯智深代表菩薩精神。他說魯智深有：

『藝高』與『膽大』，『藝高』，故自信心十足；『膽大』，故無所畏懼；無所畏懼，故正義得以伸張；自信心十足，故可從容應對；從容應對，便非泛泛之輩；伸張正義，故劉太公女兒被逼婚的事可以獲得完善的處理。¹²⁶

魯智深的自信使他不懼怕面對任何困難，他從不猶豫，因此也避免再創造新的因緣。此外，「這『棒喝擊掌』與『捋虎鬚』都是激烈而帶危險性的行為，激烈到毫無頭緒，世人是看不出道理的；危險性的行為，世人是避之唯恐不及的。」¹²⁷如上述所說，魯智深的行為有其道理，但不是正常社會規範，白金銑亦稱這樣的態度為「沒有覆障」。¹²⁸

最後，白金銑將魯智深角色的發展過程完整化，他提出「宋代禪宗大師們」用的說法，例如：「越聖超凡」、「一時脫落」、「超見越聞」、「一切處透脫」、「全生全殺超言象」，「身心脫落」，其實「是不執於語言文字；有時看似戒律清規，實是超越世俗邏輯模式的實踐。」¹²⁹白金銑認為魯智深的意義觀念是：「人間正義才是生命價值與人格智慧的歸依處」。¹³⁰因此，白金銑將儒義與禪行融合，成為「心刀」，魯智深才能「對社會人心發揮實際的救助效益」。¹³¹對魯智深的英雄原型來說來說，白金銑認為他的目的是儒家正義，而方法是禪行實踐。

三、燕青

于學彬（?-）認為：「燕青的『優秀品德』是『智、信、義、勇。』」¹³²燕

¹²²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459。

¹²³ 白金銑，〈《水滸傳》魯智深形象的禪行實踐〉，頁 323-324。

¹²⁴ 白金銑，〈《水滸傳》魯智深形象的禪行實踐〉，頁 324。

¹²⁵ 白金銑，〈《水滸傳》魯智深形象的禪行實踐〉，頁 326。

¹²⁶ 白金銑，〈《水滸傳》魯智深形象的禪行實踐〉，頁 332。

¹²⁷ 白金銑，〈《水滸傳》魯智深形象的禪行實踐〉，頁 332。

¹²⁸ 白金銑，〈《水滸傳》魯智深形象的禪行實踐〉，頁 333。

¹²⁹ 白金銑〈《水滸傳》魯智深形象的禪行實踐〉，頁 336。

¹³⁰ 白金銑〈《水滸傳》魯智深形象的禪行實踐〉，頁 337。

¹³¹ 白金銑〈《水滸傳》魯智深形象的禪行實踐〉，頁 340。

¹³² 于學彬，《水滸傳講義》（臺北市：實學社，2003年），頁 115。

青的特點均是正面有益的。盧俊義的妻子與另一名男人不忠，燕青不斷試圖說服他的主人，于學彬說他：「關鍵的時候，寧可犧牲自己情誼，也要維護朋友的利益。」¹³³于學彬將燕青的「義」與孟子說法比較：「有同情心的人才是一個有義的人，正如孟子所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¹³⁴盧俊義罵燕青，他獨自忍耐；盧俊義被關押了，他帶獵物給主人。燕青沒有憤慨，而是「要想對人寬容和諒解，就要多念別人的好處，不記別人的小過。」¹³⁵于學彬定義燕青的「勇」為：「是指不避生死」、「敢於出手的膽識」。¹³⁶燕青願意救他的主人，為了主人殺人，「由於燕青時刻都在關注著主人的安危」。¹³⁷燕青也有智慧，詔安後，「燕青已經看透朝廷中那些貪官污吏們的本質，梁山泊的好漢們早晚都要被他們一個一個地謀害，不管你受了生麼樣的官爵，也不管你有沒有罪過。」¹³⁸燕青知道將會贏得一些、輸掉一些，因此他明白朝廷在背後操縱，不能誠實地面對敵人，他避免無望取勝的仗，「所以他必須離開主人。」¹³⁹如此，施耐庵稱讚燕青：「話說這燕青，他雖是三十六星之末，卻機巧心靈，多見廣識，了身達價，都強似那三十五個。」¹⁴⁰余大平（?-）覺得：「『了身達價』這恐怕是作者對燕青這個人物的最中肯的評價，而且作者是深加讚許。」¹⁴¹燕青全心全意行動，如果主人有困難，就幫助主人，但燕青也信任自己的判斷力。如果燕青隨著盧俊義到朝廷，這可能代表堅定忠心；但燕青不是膚淺的英雄，他跟隨主人，但亦有獨立的意志。

四、夢

《水滸傳》裡面出現許多夢，這些夢又是從何而來呢？梅春（Chun Mei，?-）指出：「小說家大量借用戲劇及其劇院的創造性，將戲劇和現實合而為一，玩弄戲劇的角色，人物和身份，並通過挑戰和占用權威地點來對抗正統觀念。」¹⁴²這個分析也被林凌瀚（Ling Hon Lam，?-）認同，他表示：「可以說，十六世紀的小說體現，擴散並反思著早已成為早期戲劇版本的劇院的基本結構。」¹⁴³特別著重在戲劇和真實的混合。吳燕娜（1953-）重新省思此一現象——「讀者在

¹³³ 于學彬，《水滸傳講義》，頁 116。

¹³⁴ 于學彬，《水滸傳講義》，頁 118；孟子，《公孫丑上》。

¹³⁵ 于學彬，《水滸傳講義》，頁 118。

¹³⁶ 于學彬，《水滸傳講義》，頁 118。

¹³⁷ 于學彬，《水滸傳講義》，頁 118。

¹³⁸ 于學彬，《水滸傳講義》，頁 120。

¹³⁹ 于學彬，《水滸傳講義》，頁 120。

¹⁴⁰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227。

¹⁴¹ 余大平，《解讀水滸傳》，臺北：雲龍出版社，2002 年。

¹⁴² Chun Mei. *The Novel and Theatrical Imagination in Early Modern China*. Brill, 2011, 4.

“Novelists borrowed heavily from the creative usage of theater and its premises for conflating the theatrical and the real, juggling theatrical roles, persons, and identities, and contesting orthodoxies by challenging and appropriating sites of control and authority.”

¹⁴³ Ling Hon Lam, "The Heart Beside Itself: A Genealogy of Morals." In *The Spatiality of Emotion in Early Modern China: From Dreamscapes to Theatrical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56. "...the sixteenth-century novels could be said to manifest, proliferate, and reflect upon the essential structure of theater already underlying early dramatic versions.”

敘事中沒有發現夢的清楚起點，但同時卻又經歷了事件的戲劇性展開」，¹⁴⁴這個結構的靈活性使角色表現極大的變化，這樣的變化提供必要角色的發展。

五、《水滸傳》與榮格

這論文探索施耐庵如何描述武松的角色。雖然本文不探討武松的角色，李秋嫻（?-）的研究方法採用榮格的分析心理學。對武松的行動看，李秋嫻強調施耐庵寫出了武松全部的心理性格。榮格的陰影（shadow）與自我（ego）跟有意識與無意識相符。因此，武松的行為能分類代表陰影的或自我的，隨殺人是無意識的，殺老虎是有意識的。如此來看，武松的角色發展是：「過程來自於正反兩面的心理交互作用。」¹⁴⁵ 李秋嫻認為施耐庵富有見底地描寫他的角色算六才子書之一。

六、金聖歎

對閻宇隆來說，《水滸傳》，特別是金聖歎的刪節本，代表腐敗的貴族一起爭吵，跟普通人完全疏遠。作者道：「忠奸鬥爭思想在諸種思想中處於駕馭和統帥的地位，是作品最主要的主題思想。」¹⁴⁶ 因為「忠奸鬥爭」當中心主題，作者認為社會的命運被領袖決定了。當時，只能朝代交替，所以任何稱職領導的希望都取決於貴族之間的較量。作者的結論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前途由國家的領袖決定，因此應該選賢淑的領袖。雖然他警告推選有能力的官員是值得的，但它也是自明之理。沒有人願意選擇自己認為是更糟糕候選人。筆者認為更深刻地觀察應該解決領袖如何發展他們的性格。

筆者認為金聖歎的《水滸傳》代表金聖歎的心理學，原來的《水滸傳》是一個更完整的版本，能代表口傳的集體無意識。因為七十回版本是金聖歎的個人心理，而不是集體無意識，因此不選擇七十回版本。

七、三戰鬥演變

貝武夫面對三個主要挑戰：哥倫多、哥倫多的母親、龍。研究者按序查看了這些戰鬥，並對衝突的進展所表示的含義強調、不同的方面得到相似意見。杰弗里·赫爾特曼（Jeffrey Helterman, 1942-2017）聚焦於一種分類，斷言貝武夫從理想的英雄變成為歷史的英雄，他提出貝武夫與哥倫多的戰鬥是最理想的：

貝武夫拒絕穿盔甲，使他脫離了歷史時代。他是英雄，沒有盔甲或武器來表明他的部落或時代：戰鬥成為兩種元素力量之間的衝突。貝武夫的勝利象徵使混

¹⁴⁴ Yenna Wu, "Outlaws' Dreams of Power and Position in Shuihu Zhuan."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LEAR), vol. 18, 1996. 47. "The reader finds no distinct point in the narrative where the dream begins, but experiences the dramatic unfolding of events simultaneously."

¹⁴⁵ 李秋嫻，〈英雄面具下的陰影——從榮格(Carl Gustav Jung) 解讀《水滸傳》武松形象的轉變〉，高雄師大國文學報，32期，2020年，頁141。

¹⁴⁶ 對閻宇，〈《水滸傳》人物與宋代社會階層之考察〉，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18年，頁7。

沌變成井然有序。¹⁴⁷

因為貝武夫拒絕用劍，堅持靠自己的能力，使戰鬥的本質理想化，體現於角色的意志。而赫爾特曼明確地表示：「第二次戰鬥比哥倫多的初戰更成為歷史人物。貝武夫與龍的最後的戰鬥中將變成歷史上的國王，而不是永恆的英雄。」¹⁴⁸為什麼貝武夫能夠成為歷史上的王？羅傑斯（H.L. Rogers，?-）提出一個英雄跟其用武器的關係。至於這三場戰鬥：「英雄成功的程度與他使用武器和盔甲的程度、他獲得寶藏以及他的同伴需要幫助的程度成反比。」¹⁴⁹羅傑斯認為貝武夫的失敗象徵了詩人的看法：「對武器，寶藏和社會等母體三場大戰的處理，意味著一種道德觀念，詩人相信一個人不應該相信這個世界的事物，因為這會使他走向失敗。」¹⁵⁰至於如何解決這問題？羅傑斯認為詩人表示：「人應該相信上帝和上帝賦予他的自然力量，因為這些於他皆是有益的。《貝武夫》的詩人了解實體武器和精神武器間的區別。」¹⁵¹但羅傑斯的結論跟赫爾特曼是否矛盾？赫爾特曼認為：「在他的象徵性角色中，貝武夫決定了自己的命運，但作為歷史人物，他的命運是由上帝決定的。」¹⁵²羅傑斯與赫爾特曼均認為哥倫多的戰鬥代表最理想的英雄行為——靠自己的能力。

彼得·費舍爾（Peter Fisher，?-）的觀念解釋了這個表面上的矛盾，費舍爾說：

畢竟宿命論是大自然孩子單純的觀點，認識自然環境力量至高無上的。然而，在第二次相遇中，貝武夫經歷了上帝的干涉，這使他成為了命運主的力量的參與者。在這場戰鬥之前，他只是一個自信的戰士，他希望在大多數時候他會很幸運。¹⁵³

¹⁴⁷ Jeffrey Helterman, "Beowulf: The Archetype Enters History." *ELH*, vol. 35, no. 1, 1968, 11-12. "Beowulf's refusal to wear armor removes him from the aspect of historical time. He is The Hero, with no armor or weapons to indicate his tribe or era: the battle becomes a clash between two elemental forces. Beowulf's success symbolically orders chaos."

¹⁴⁸ Jeffrey Helterman, "Beowulf: The Archetype Enters History." 17. "The hero, however, has become more of an historical figure in his second battle than in the initial encounter with Grendel. In the last fight with the dragon, Beowulf will become an historical king rather than a timeless hero."

¹⁴⁹ H. L. Rogers, "Beowulf's Three Great Fights." *Th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vol. 6, no. 24, 1955, 340-341. "...the measure of the hero's success is in inverse proportion to the extent of his use of weapons and armour, his acquisition of treasure, and his need of help from his companions."

¹⁵⁰ H. L. Rogers, "Beowulf's Three Great Fights." 342. "The treatment in the three great fights of the motives of weapons, treasure, and society implies a moral idea in which the poet believed: that a man should not trust in the things of this world, for they will fail him."

¹⁵¹ H. L. Rogers, "Beowulf's Three Great Fights," 342. "...that a man should trust rather in God and in the natural powers God gives him, for these will not fail him. The *Beowulf* poet understoo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hysical and spiritual weapons."

¹⁵² Jeffrey Helterman, "Beowulf: The Archetype Enters History," 5. "In his symbolic role, Beowulf determines his own fate, but as historical man, his fate is determined by God."

¹⁵³ Peter F. Fisher, "The Trials of the Epic Hero in Beowulf." *PMLA*, vol. 73, no. 3, 1958, 177. "Fatalism is, after all, the outlook of the mere child of nature who recognizes the supremacy of the powers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this second encounter, however, Beowulf experiences the intervention of divine grace which makes him a participant in the powers of the Lord of Fate. Before this battle, he is simply the confident warrior who hopes, most of the time, that he will be lucky."

哥倫多戰鬥時，貝武夫的命運是自己決定的，但貝武夫不會用自己的意志控制所有事情。因此，貝武夫需要上帝的信仰才能戰勝龍。這個信仰要求貝武夫的謙遜，給他承認失敗的機會。

八、現實的本質

為了分析英雄原型的顯現原因，首先需要參考盎格魯撒克遜英雄的論點。赫爾特曼說：「盎格魯撒克遜英雄將通過履行自己的諾言來試圖給他的混亂生活留下深刻印象」，¹⁵⁴因此貝武夫「和哦熱特（赫羅斯加的大殿，Heorot）的清洗是象徵撥亂反正，是鍍金大殿的修復。」¹⁵⁵雖然貝武夫用一劍殺了哥倫多的母親，貝武夫面對哥倫多的母親亦象徵秩序混沌。但是貝武夫面對龍時，他的意志不夠堅定，他需要盔甲、劍、領主。埃莉諾·法瑞爾（Eleanor Farrell，?-）說：「他征服哥倫多母親的困難更大，需要超自然的幫助，這反映了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悲觀情緒——人類的成功最終是不可能的，而人能希望的最好結果是永遠的名望。」¹⁵⁶儘管研究者同意貝武夫到龍的戰鬥更靠上帝的信仰，羅傑斯卻反對法瑞爾的悲觀歸類：「在他的詩歌中，英雄、物質和世俗的事物都失敗了：大殿裡的歡樂是災難的序幕。他不是悲觀主義者，而是相信一切世俗事物無價值的基督徒。」¹⁵⁷法瑞爾的批判不包含精神的回報。如果不接受精神的回報，赫爾特曼表示時間世界的秩序是無效的，但在詩的結尾，龍的「無用的寶藏象徵在面對物質失敗的時候，悲劇性英雄有不屈不撓的勇氣。」¹⁵⁸赫爾特曼與羅傑斯聲稱《貝武夫》雖然是悲劇卻仍懷希望，但法瑞爾的名氣似乎是世俗的回報，如果沒有人記得英雄，英雄還算成功嗎？

九、Yeoman 的用法

Yeoman（自耕農）的意義與用法介於《羅賓漢故事》的意義問題中。隨後介紹的研究人員有不同的定義，因此存有不同的結論。本文聚焦於自耕農的意義，因其為可供替代的，例如羅賓漢作為具體的歷史人物，他是「不可能追溯羅賓漢的傳說回到其原始形式，不僅使確定地辨認羅賓漢不可能現實，而且困擾著

¹⁵⁴ Jeffrey Helterman, "Beowulf: The Archetype Enters History," 7. "...the Anglo-Saxon hero will attempt to impress a pattern upon his chaotic existence through the fulfilment of his word."

¹⁵⁵ Jeffrey Helterman, "Beowulf: The Archetype Enters History," 8. "...the cleansing of Heorot is a symbolic ordering of chaos, a restoration of the plated hall."

¹⁵⁶ Eleanor Farrell, "The Epic Hero and Society: Cuchulainn, Beowulf and Roland." *Mythlore*, vol. 13, no. 1 (47), 1986, 26. "His greater difficulty and need for supernatural aid in conquering Grendel's mother reflects the Anglo-Saxon pessimism: human success is ultimately impossible, and the best man can hope for is everlasting fame."

¹⁵⁷ H. L. Rogers, "Beowulf's Three Great Fights." 339. "In his poem heroic, material, and worldly things all fail: joy in the hall is the prelude to disaster. He was no pessimist, but a Christian who believed in the vanity of all earthly things."

¹⁵⁸ Jeffrey Helterman, "Beowulf: The Archetype Enters History," 20. "Instead, it lies buried in the ground, a reminder of man's futility in attempting to order the world of time. The closing juxtaposition of the towering barrow and the useless treasure symbolizes undaunted courage of the tragic hero in the face of physical defeat."

所有將放他在確信歷史背景中的企圖。」¹⁵⁹因此，專注於自耕農的用法與定義範圍評論。表明這個詞的重要性，詩節的第三行是第一次看到自耕農，「我要告訴你一個自耕農，他的名字叫羅賓漢。」¹⁶⁰理查德·阿爾蒙德（Richard Almond，19?-）與安東尼·詹姆斯·波拉德（Anthony James Pollard，1941-）主張：「分歧在於這個問題，即在十五世紀的民謠中使用的『自耕農』一詞是代表具有中間社會地位的土地所有者，還是代表貴族家庭中的中間職位。」¹⁶¹因此必須先討論第一、第二的觀點。

第一個觀點由羅德尼·霍華德·希爾頓（Rodney Howard Hilton，1916-2002）提出，他是一名馬克思主義者，所以他主張把階級鬥爭當基礎。希爾頓將自耕農定義為：「歌謠中的這個詞幾乎肯定既不是佣人…也不是富裕農民，而僅僅是一個人身自由的農民。當然，故事的第一段是針對自由人的聽眾。」¹⁶²且希爾頓強調了同時代的歷史情況，他說：「農民和土地所有者互相對抗，雙方都懷疑市民，農民本身分歧。」¹⁶³因為發生了這個危機，所以羅賓漢與他的追隨者才會出現。希爾頓說：「在某種意義上，因為羅賓漢這幫人是匪徒，所以他們不屬於社會。」¹⁶⁴同時希爾頓堅持羅賓漢不是一個革命者，因為「這不是對既定秩序的批評。」¹⁶⁵希爾頓的關鍵是聲稱羅賓漢為民謠代表：「英國的農民誤認王代表他們的利益」，因此他們「反叛是對生活艱難的抗議」。¹⁶⁶希爾頓沒辦法找到階級鬥爭意識，因此他無法提出羅賓漢代表真誠階級鬥爭意識的結論。

第二個觀點直接指責希爾頓以馬克思主義分析羅賓漢，由詹姆斯·克拉克·霍爾特（James Clarke Holt，1922-2014）提出。霍爾特說明羅賓漢的聽眾更廣、包含各種等級制度層：

¹⁵⁹ Dobson, R. B., et al. *Rymes of Robyn Hood*, 17. "The impossibility of tracing the Robin Hood legend backwards to its original forms not only renders the certain identification of a 'real' Robin Hood impossible but also bedevils all attempts to place him within a firm historical context."

¹⁶⁰ Dobson, R. B., et al. *Rymes of Robyn Hood*, 79. "I shall you tel of a gode yeman, / His name was Robyn Hode."

¹⁶¹ Almond, Richard and A. J. Pollard. "The Yeomanry of Robin Hood and Social Terminology in Fifteenth-Century England." *Past & Present*, no. 170, 2001, 55. "The rift lies in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word 'yeoman' as used in the fifteenth-century ballads stood for a landholder of intermediary social status or for an intermediary office in an aristocratic household."

¹⁶² Hilton, R. H. "The Origins of Robin Hood." *Past & Present*, no. 14, 1958, 37. "The word as used in the ballads is almost certainly meant to imply neither a serving man... nor a rich peasant, but simply a peasant of free personal status. And of course the first stanza of the Gest is addressed to an audience of free men."

¹⁶³ Hilton, R. H. "The Origins of Robin Hood." 35. "...peasants and landowners faced each other with mutual antagonism, ...townspeople were regarded with suspicion by both, and... the peasantry itself was socially divided."

¹⁶⁴ Hilton, R. H. "The Origins of Robin Hood." 37. "The Robin Hood band in a sense stood outside society since they were outlaws."

¹⁶⁵ Hilton, R. H. "The Origins of Robin Hood." 43. "It was not critical of the established order."

¹⁶⁶ Hilton, R. H. "The Origins of Robin Hood." 43. "The illusions of the medieval English peasant that the king was really on their side, reflected in the Robin Hood ballads, shows that their rebellious outlook was one of protest against immediately felt hardship."

歌謠之所以具有廣泛的吸引力，不僅是因為他們包含某些主題的不同階級的共同利益所致，必定有傳播的中心點，這極可能是在紳士的家庭中，不是在偏殿，而是在大廳中，那裡的娛樂活動不僅針對主人，亦針對成員和職員。¹⁶⁷

關於讀者的興趣，他們對「款待與禮節，以及服務和地位引起的優先考慮」，而不是階級鬥爭。¹⁶⁸至於自耕農的定義，霍爾特表示：「羅賓漢本人是一名自耕農、是這樣一個家庭等級制的成員，排行從自耕農到扈從，從扈從到騎士。自耕農還處於正式地位，而不是社會地位。」¹⁶⁹根據霍爾特的想法，讀者覺得羅賓漢是「非法的林農，已經屬於貴族或紳士的家庭，並不是地位不高的成員。因此，他支持房東，而不是農民。」¹⁷⁰此外，霍爾特著重羅賓漢的民謠：「還表現出對違法行為的熱情，這勢必會吸引任何階級中愛爭吵的，無拘束的部分。」¹⁷¹霍爾特也支持羅賓漢的故事不相當於 1381 農民反抗，同希爾頓的結論一樣，但「故事的題目：皇家森林和教會高利貸本質上是十三世紀而非十四世紀的問題。」¹⁷²霍爾特置羅賓漢於不同的時代，因此他的意義又再次轉變。霍爾特與希爾頓都試圖「把羅賓漢的狀況跟自己的立場相互協調。馬克思主義者希爾頓將他視為 1381 年農民起義的激進標誌；保守派的霍爾特則更偏向於不滿的社會追求者。」¹⁷³為了超越這項辯論的界域，我們需要討論第三個看法。

為了討論第三個看法，不得不提阿爾蒙德與波拉德，他們的論文大約在四十年後出版，又解釋自耕農的定義。他們提到：

通常認為，這些自耕農並不是在農民（husbandman）與紳士之間地位的重要農民。在流傳下來的傳統術語中，他們與在土地上工作的人和溫和的人明顯區分

¹⁶⁷ Holt, J. C. "The Origins and Audience of the Ballads of Robin Hood." *Past & Present*, no. 18, 1960, 100. "... widespread appeal of the ballads is not to be explained solely by the parallel interests of different classes in some of the topics they contained. There must have been some central point of dissemination, and this most probably lay in the households of the gentry, not in the chamber but in the hall, where the entertainment was aimed not only at the master but also at the members and the staff."

¹⁶⁸ Holt, J. C. "The Origins and Audience of the Ballads of Robin Hood." 100. "...the original audience was not concerned with alleged or actual class conflicts, of which the ballads are remarkably free, but with hospitality and its formalities, and with the precedence which arose from service and status."

¹⁶⁹ Holt, J. C. "The Origins and Audience of the Ballads of Robin Hood." 100. "Robin himself is cast as a yeoman, as a member of such a household hierarchy, which ascended in order from yeoman to squire and from squire to knight. A yeoman was as yet in an official status not a social rank."

¹⁷⁰ Holt, J. C. "The Origins and Audience of the Ballads of Robin Hood." 101. "... an outlawed forester, who had been an established and in no way menial member of a lord's or gentleman's household. As such, he was on the landlord's side, not the peasant's."

¹⁷¹ Holt, J. C. "The Origins and Audience of the Ballads of Robin Hood." 101. "... also showed a zest for lawlessness which was bound to appeal to the truculent, unbuttoned element in any class."

¹⁷² Holt, J. C. "The Origins and Audience of the Ballads of Robin Hood." 103. "The topics of the Gest, the sheriffs, the royal forests and ecclesiastical usury, are essentially problems of the thirteenth rather tha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¹⁷³ Knight, Stephen. *Robin Hood in Greenwood Stood: Alterity and Context in the English Outlaw Tradition*. Turnhout: Brepols, 2011, xiii. "... to identify a Robin Hood whose positioning would mesh with their own. The Marxist Rodney Hilton saw him as an aggressive emblem of the 1381 Peasants' Revolt; the conservative J. C. Holt preferred a focus for discontented social aspirants."

開來。他們特殊的職業是在森林裡巡邏：林農。農民和自耕農的職業之間的區別很明顯：農民耕田；自耕農則在樹林裡。¹⁷⁴

阿爾蒙德與波拉德繼續闡明《羅賓漢故事》自耕農的定義：「自耕農林民是一個熟悉的人物，是鄉下人社會與貴族服務世界的成員。」因此呈現「社會性的模稜兩可。」¹⁷⁵《羅賓漢故事》是一個匯編民謠，所以由阿爾蒙德與波拉德所觀察的每個小故事，裡面的觀眾不一定相同。¹⁷⁶因為羅賓漢的社會的地位是閼限性的，所以：

羅賓漢不僅可以容易理解到各種類型的人，而且還橫跨士紳階層與市井小民的社會鴻溝的門檻上……森林的自耕農擔當參考的關鍵點，使社會各階層的觀眾可以跟這個英雄能認同自己，並把英雄身份的不同表明他們自己的身分。¹⁷⁷

羅賓漢的閼限性可作為原型批判的起點。本文獻回顧將著重於批判羅賓漢傳奇的作品。

十、羅賓漢的閼限性

這部分要討論其他學者對《羅賓漢故事》的原型研究。詳細闡述阿爾蒙德與波拉德形容羅賓漢有閼限性的地位，約瑟夫·法拉基·納吉（Joseph Falaky Nagy, 1954-）提出：「試圖證明羅賓漢不是社會外部的人物，而是存在於文化與自然之間的人物」，此外，他強調《羅賓漢故事》是一種「神話中的閼限性功能」的例子。¹⁷⁸納吉指出羅賓漢：「幾段時間會在文明世界維持生活，……習慣

¹⁷⁴ Almond, Richard and A. J. Pollard. "The Yeomanry of Robin Hood and Social Terminology in Fifteenth-Century England." 60. "These yeomen are not substantial farmers of an intermediary status between husbandmen and gentry, as has usually been supposed. They are clearly distinguished, in the conventional terminology of estates, from those who work the land on the one hand, and those of gentility on the other. They are men whose particular occupation is to patrol the forest: forester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occupation of a husbandman and a yeoman is explicit: the husbandman ploughs the field; the yeoman walks the woods."

¹⁷⁵ Almond, Richard and A. J. Pollard. "The Yeomanry of Robin Hood and Social Terminology in Fifteenth-Century England." 73. "... the yeoman forester was a familiar figure, a member of both the society of countrymen and the world of aristocratic service"; "social ambivalence."

¹⁷⁶ Almond, Richard and A. J. Pollard. "The Yeomanry of Robin Hood and Social Terminology in Fifteenth-Century England." 75.

¹⁷⁷ Almond, Richard and A. J. Pollard. "The Yeomanry of Robin Hood and Social Terminology in Fifteenth-Century England." 77. "The liminality of this status means that Robin Hood is not only accessible to different kinds of yeoman, but also stands on the threshold of the social divide between gentility and commonality ...audiences composed of all ranks of society can make contact with the hero, and identify themselves with different associations of the hero's status, the yeoman of the forest acts as a pivotal point of reference."

¹⁷⁸ Nagy, Joseph Falaky. "The Paradoxes of Robin Hood." *Folklore*, vol. 91, no. 2, 1980, 198. "... attempt to demonstrate that Robin Hood is not so much a figure outside society as one who exists between culture and nature, and several other pairs of opposed categories."; "... function of liminality in myth."

住在荒野、但他更喜歡住在遠離正常人類居住地的荒野中。」¹⁷⁹羅賓漢不只是一
個土匪，他對文明也有熟悉理解力。不管羅賓漢是否有社會忠心，他是一個非法
的人，他「拋棄社會」，社會因此「否認他」。¹⁸⁰為什麼羅賓漢變成非法的人？故
事並未回答這個問題。¹⁸¹



¹⁷⁹ Nagy, Joseph Falaky. "The Paradoxes of Robin Hood." 198-199. "... *can* survive for periods within the civilized world... but he prefers to live in the wilderness far from normal human habitations."

¹⁸⁰ Nagy, Joseph Falaky. "The Paradoxes of Robin Hood." 200. "The outlaw abandons society and the latter disavows him."

¹⁸¹ Nagy, Joseph Falaky. "The Paradoxes of Robin Hood." 200. "... the traditional ballads... never explained why he was outlawed."

第二章 《水滸傳》

第一節 魔王與閻婆惜

一、魔王

《水滸傳》的開頭即交代國家的情況，列舉宋朝如何建立，並闡述眼下的危機：「目今京師瘟疫盛行。」¹大宋仁宗天子欲解民於倒懸，派遣洪太尉到龍虎山見天師，這樣的情況讓作者感到急迫。作者如此回應：這個祖師「其實道行非常，能駕霧興雲蹤跡不定。」²此任務也按照英雄的原型，先提出一個危機，必須向知識的來源追溯，即在這情況下需要登山。天子選了洪太尉到龍虎山麓，洪太尉被弟子警告，如果想要攀登龍虎山，必須證「志誠心」，³才能見到天師。洪太尉做足準備後便啟程登山。

雖然洪太尉已經做了準備，但任務仍有風險。畢竟有意義的任務不可能如此輕鬆，否則什麼人都能夠達成，便不算英雄的行為了。因此，洪太尉遭遇了一隻老虎，「撲地跳出一個吊睛白額錦毛大蟲來」，⁴使他惶恐，但他依舊繼續前行。沒多久，他又遇到了一條大蛇，「搶出一條吊桶大小雪花也似蛇來。」⁵如先前一般，他心悸並倒在地上。他的香爐也滅了，火可能代表重申志誠心。因為洪太尉繼續追求他的目的，認為這兩隻猛獸並無攻擊性。

爬到山頂之前，洪太尉遇見一名道童，道童表示天師已經知道帝國的情況，且已動身前往目的地。洪太尉聽聞後鬆了口氣，但不明白天師是如何得知此事的。道童警告他：「山內毒蟲猛獸極多，恐傷害了你性命」，⁶洪太尉因此幸運地躲過龍虎山上的危險，回到山麓。因為他成功了，讀者可能預期他不久回到天子的宮殿。弟子請他看大院與各種宮殿，他看見了「三清殿上，富貴不可盡言。」⁷作者欲強調這個地方很重要，所以如果宮殿有規定，隱含的意義是應該遵循，而禁止誘惑。洪太尉遇到嚴格的禁令，然而這也是不可抗拒的情況，他看見一個紅色的宮殿，「門上使這胳膊大鎖鎖著」，「封皮上又是重重疊疊使著朱印」，⁸有「伏魔之殿」⁹的名字。這激起了洪太尉的好奇心，他渴望進去，但真人回道：「此是老祖大唐洞玄國師封鎖魔王在此。但是經傳一代天師，親手便添一道封皮，使其子子孫孫，不得妄開。」¹⁰這樣的警告強調每代需要保護自己，遵守一個可能不懂、也無法解釋的傳統。這樣的警告不能滿足洪太尉，他認為警告是一個迷信，

¹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1。

²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3。

³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3。

⁴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5。

⁵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6。

⁶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7。

⁷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8。

⁸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9。

⁹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9。

¹⁰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9。

真人的傳統沒有基礎。作者為了讓讀者記得神殿的奉獻典禮，因為「今經八九代祖師」保護著魔王殿。¹¹作者呈現了一個穩定的場景，天師的能力讓讀者相信神殿不會洩漏魔王的危險細節，但魔王依舊是真的，也有風險。

洪太尉並不將其當一回事，要求「我且試看魔王一看」，意圖測魔王之說是否為真，「我讀一鑑之書，何會見鎖魔之法」，他諷刺地說也是訴諸權威的邏輯，終於得出結論：「我不信有魔王在內。」¹²最終強迫真人打開封門，就發現洪太尉的名字寫在裡面，告誡「遇洪而開」，¹³而讀者可能不預期會出現這樣的情況。為什麼作者要那麼清楚地為讀者引路？讀者可能並不相信宿命論，認為其太過明確。另一方面，宿命論引發戲劇的諷刺，讀者會知道未來的情況也是命運，終將不可避免。

動了石頭之後，「一個萬丈深淺地穴」¹⁴出現了。這個地穴很深，不可理解的深，是成為不可知的未來世界。以原型分析來說，這個地穴也許代表混沌。因此，目前的情況需要改變，這個邂逅也引入新的、未融合的資訊，觀者也知道有身分不明的角色，性格可能是好或者壞。作者解釋這個宮殿不應該開啟，但殿裡寫了的「洪」也提出那個並非絕對、而是臨時的。突然「見一道黑氣」¹⁵離開了，「真冲到半天裡，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¹⁶奠定故事的基礎是這些新引入的混亂精神與目前情況之間的相互作用。

天師回來後，把「瘟疫盡消」，¹⁷救了帝國，「天師辭朝，乘鶴駕雲，且回龍虎山去了。」¹⁸作者強調天師有能力，且具有高效率的行事能力。他可能是一個「天降神兵」(*deus ex machina*)的角色。¹⁹如果他已經知道洪太尉的任務，他定然也知曉洪太尉進了魔王殿。雖然「若還放他出世，必惱下方生靈」，²⁰讀者也知道天師默許這樣的情況。梁山泊地英雄在七十一回亦由祈求發現他們的命運已經寫出來，「那地下掘不到三尺深淺，只見一個石碣，正面兩側，各有天書文字。」²¹因此，魔王之後的行為也是必然的，等候未知的目的，使社會的無意識釋放出來。這社會無意識不知是破壞性的混沌，宋江便道：「心情肝膽，忠誠信義並無差。」²²黃清泉(?-)、蔣松源(?-)和譚邦和(?-)認為：「這是一種社會規範，也是一種社會群體意識，更是一種道德準則。」²³因此，這些英雄代表一種自然恢復的威力。

¹¹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9。

¹²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9。

¹³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10。

¹⁴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10。

¹⁵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11。

¹⁶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11。

¹⁷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20。

¹⁸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20。

¹⁹ 天降神兵是作者用矯揉造作的辦法解決不可完成的問題。

²⁰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19。

²¹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1177。

²²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1189。

²³ 黃清泉、蔣松源、譚邦和，《明清小說的藝術世界》（臺北：洪葉文化，1995年），頁344。

有些問題也依然無解，例如為什麼洪太尉在山上遵守禮法，但在殿內卻很隨性？可能是因為他的任務已經結束，所以他沒了英雄的動機。可能警告閒散的不愛出風頭的風險。坎貝爾認為若是傳統需要恢復，傳統進入現在。因此，英雄必須進入混沌狀態。

二、閻婆惜

宋江離開一般的生活，是因為他殺了妻子，他之所以這麼做可能只是普通的報仇、氣憤，但假如把宋江的九天玄女的夢並列，便能發現宋江對新奇女性有不同的反應。

有一個老嫗王婆，她碰到宋江並告訴他一個小故事。有一名女性的家，「昨日他的家公因害時疫死了，這閻婆無錢津送。」²⁴須注意的是王婆的堅持不懈，為了使宋江離不開，王婆故意地「攔住」宋江。²⁵王婆令宋江陷入抉擇的困境。王婆代表偉大母親碰到之後，觀者不可避免面對這新情況。王婆知道宋江很大方，且沒有妻子，「極肯濟人貧苦，恐怕是未有娘子。」²⁶作者強調宋江是大方的，意指熱於幫助他人，「虧了宋押司救濟，無可報答他，與他作個親眷來往。」²⁷不幸的，因為宋江大方性格，所以無法拒絕她，他便跟閻婆惜結婚。

宋江是一個英雄，遵守嚴格的道德，是不與女性有太多相處時間。作者道：「原來宋江是個好漢，只愛學使槍棒，於女色上不十分要緊。」²⁸因此，閻婆惜的失望延伸出新的愛情，她找到張文遠，替代了宋江的愛情。讀者看到這樣的行為感到厭惡，馬幼垣（1940-）道：「閻婆惜食害人禍水，更是《水滸》書中最早出場的淫娃蕩婦。」²⁹

宋江離開閻婆惜之後，被婆惜的母親強迫與婆惜共處一室。宋江試著離開，但「出得房門去，門上卻有屈戌，便把房門拽上，將屈戌搭了。」³⁰宋江慌了，因此他離開時忘了取走金子。婆惜發現後對宋江提出三個要求。婆惜要與張文遠結婚、要收到全部的禮物、傢俱，也要一百兩金子。³¹先前閻婆惜對宋江祇新奇未定，但如今她已變成威脅。

暴怒之下，宋江發現婆惜還有自己的金子，也發現她有一把刀。婆惜叫「『黑三郎殺人也！』只這一聲，提起宋江這個念頭來。」³²這情況使宋江決定怎麼處理新的危機。他決定解除威脅，於是殺了婆惜。李慶西（1951-）認為宋江：「厄

²⁴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342。「津送」辦理喪事。

²⁵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342。

²⁶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342。

²⁷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343。

²⁸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343。

²⁹ 馬幼垣，《水滸人物之最》（臺北：聯經，2003 年），頁 53。

³⁰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353。「屈戌」為門上的搭扣。

³¹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360。

³²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363。

運是從殺惜開始……這是他的『原罪』。」³³這原罪的原則不將命運作為考慮因素。宋江的本性從洪太尉開的混沌深坑來的，所以他沒有一般人的靈魂，但這行為算不算英雄？英雄面對混亂有一個想法，宋江起初是忽視婆惜，但後來發現忽視她便會產生新問題。宋江發現婆惜有其他不軌之心，因此假意維持平和的現狀。從這個角度來看，宋江可能覺得殺掉婆惜是正確的決定。但是他知道這將不為輿情所容，所以他逃走，選擇進入混沌狀態。

第二節 宋江與李逵

一、宋江的夢

英雄原型中有偉大父親、偉大母親，代表秩序、混沌。偉大父親具有保證與安全，偉大母親具有破壞與創造。在宋江的夢裡，可以發現宋江的偉大母親的創造部份。

宋江想要回家看他父親。宋江之父可能也代表偉大父親，父親的健康象徵著社會的秩序。宋江道「不知老父在家……恐老父存亡不保」，³⁴宋江表明「若為父親，死而無怨。」³⁵可能也代表他樂意為社會秩序而死，保護偉大父親。回到家時，宋江發現自己的行蹤被衙役察覺，並開始一番追逐。宋江拼命地說：「我今番走了死路，望陰靈庇護則個！神明庇佑！」³⁶這樣的話代表缺乏控制，靠著命運。英雄的最大危機可能是他們的最好機會。宋江躲進廟內，「只見神廚裡捲起一陣惡風，將那火把都吹滅了。」³⁷作者用神的權力保護宋江，或許是為了要強調宋江的重要，或可能是代表靠古代傳統有意想不到的好處。

過了不久，宋江發現廟後面有條路，宋江心想：「我倒不想古廟後有這般好路徑。」³⁸這個短句顯示作者的建議，靠古代的傳統有意想不到的好處。這時宋江有了新的稱謂：星王，但宋江斷言「我自姓宋名江，不是甚麼星王。」³⁹這樣的稱呼聽起來十分誇張，不否含有諷刺意味。倘若理想以觀，宋江在這部分受到他的英雄的認同，受到他的英雄的任務。因為是源自九天玄女，原型的偉大母親應該是正面的，代表偉大母親的創造性部份，而閻婆惜卻恰好相反。

後半部是九天玄女賦予職責所代表的三卷天書。九天玄女道：「宋星王，傳汝三卷天書，汝可替天行道為主，全忠仗義為臣，輔國安民，去邪歸正。吾有四句天言，汝當記取，終身佩受，勿忘勿泄。」⁴⁰從原型分析來看，偉大母親代表均潛力。彼得森提出偉大母親的象徵是：「所有尚不能歸類的事變的類別」。⁴¹因

³³ 李慶西，《水滸十講》（上海：文匯，2020年），頁113。

³⁴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713。

³⁵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713。

³⁶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715。

³⁷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716。

³⁸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718。

³⁹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717。

⁴⁰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720。

⁴¹ Jordan Peterson, *Maps of Meaning*, 128. "The category of all events that cannot yet be

此，九天玄女便警告：

玉帝因為星王魔心未斷，道行未安，暫罰下方，不久重登紫府，切不可分毫懈怠！若是他日罪下酆都，吾亦不能救汝。此三卷之書，可以善觀熟視，只可與天機星同觀，其他皆不可見。功成之後，便可焚之，勿留在世。所囑之言，汝當記取。日今天凡相隔，難以久留，汝當速回。⁴²

像九天玄女這樣的偉大母親的警告有風險，如果宋江不道德，便不會進入紫府。有一個特別的規定，用書就焚之。為什麼他需要焚天書？可能是為了保護天機，以免落入他人手中造成不幸。從這個夢中宋江受到啟發，從而決定了他的命運。

二、李逵

李逵初識宋江時，宋江便給了他一些銀兩，因戴宗提防他，李逵得了前後便立刻去賭博，但宋江卻表示：「我看這人倒是個忠貞漢子。」⁴³可能是宋江的大方使自己個性較為寬容，但戴宗又警告宋江：「……專一路見不平，好打強漢，以此江州滿城人都怕他。」⁴⁴因為戴宗認為需要再次警告宋江，所以可推斷出宋江的態度不合理。故事到這裡宋江已轉變為土匪，所以道德的標準可能改變。李逵的暴力，對宋江來說，可能代表他的活力。

這樣的活力也被李逵敵對情緒所激起。需要從官府手中救土匪的時候，「又見十字路口茶坊樓上一個彪形黑大漢，脫得赤條條的，兩隻手握兩把板斧，大吼一聲，卻以半天起個霹靂，從半空中跳將下來。」⁴⁵李逵嗓門大，缺乏防禦的武器，強調他不可控的個性。敵對情緒壓垮了合理感覺，無意識替代有意識的溫和性情。李逵的方法成功了，「只見那人叢裡那個黑大漢，掄兩把板斧，一味地砍將來，晁蓋等卻不認得，只見他第一個出力，殺人最多。」⁴⁶李逵只穿束帶，但沒受傷，可能像露出的神經一樣，感覺最強而沒有調解閥，混沌極端的。這次他爭強好勝地攻擊成功，未來則有不同結果。

宋江之前忽視其他人對李逵的警告，這次李逵也忽視警告，「『小路走，多大蟲，又有乘勢奪包裹的剪徑賊人。』李逵應道…『我卻怕甚鳥！』」⁴⁷到這裡讀者沒有原因懷疑李逵的軍事能力，李逵自己也格外自信，他選了危險的路。像夢一樣，作者讓一隻兔子領李逵進入森林。過了一會兒，李逵見到了李鬼，李鬼冒充李逵，嚇路人並偷錢。⁴⁸李逵生氣是可以理解的，但李鬼乞求道：「爺爺殺我

categorized."

⁴²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720。

⁴³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645。

⁴⁴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645。

⁴⁵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688。

⁴⁶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688。

⁴⁷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731。

⁴⁸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732。

一個，便是殺我兩個！」⁴⁹令人意外的是，李逵並沒有馬上殺了李鬼，而不是給他銀兩。儘管如此，進旅店後才發現李鬼跟一個女人要打算殺他，所以他殺了他們倆。⁵⁰可能李逵認為他們辜負他的信任，李逵跟宋江的大方行為結果相反，宋江與人互相相信，但李逵相信時，其他人背叛他。

李逵也發展了他毫無節制的食慾，他感到很餓，但沒有肉可供他食用，所以他「拔出腰刀，便去李鬼腿上割下兩塊肉來。」⁵¹李逵絲毫沒有猶豫，一心只想著止飢。李逵「一面燒，一面吃」，⁵²也可能代表他無法滿足的慾望。離開小旅店之後，並沒有在意自己食人肉的行為或後悔雙重謀殺。他不猶豫進入每部場景，沒有反省。

李逵到達家鄉後，見了母親，「見娘雙眼都盲了」，⁵³母親問李逵為何回來。李逵解釋「鐵牛如今做了官，上路特來取娘。」⁵⁴李逵的哥哥，李逵，剛剛聽到了李逵的故事，生氣地指責，「李逵道…『娘呀！休信他放屁！當初他打殺了人，教我被枷帶鎖，受了萬千的苦。』」⁵⁵第一次見李逵，只知道他是個衝動的人、賭徒，但這是讀者第一次聽到李逵的背景故事。李逵解釋李逵殺了人，也逃走了，使他的哥哥受到懲罰。因為李逵不誠心的道歉，使得李逵十分生氣。不為他人著想的行動跟代表混沌有關，沒有標準，沒有不安。

衝動的行為也影響他的母親。李逵離開他的家庭之後，他的母親解釋「我時常思量你，眼淚流乾，因此瞎了雙目。」⁵⁶如果要把李逵的母親變成偉大母親，李逵使她更盲目，是因為他不會如實以告。剛剛回到家，李逵的第一個藉口是他是官員。可能的含意是李逵從小便是這樣的個性。

李逵終於將母親帶離家庭，目的是回到梁山，但他們在攀登時很渴，「口渴的當不得。」⁵⁷水代表甚了活力，李逵發現沒有辦法把水給母親，與李逵的謊言相符，使母親、偉大母親變盲目。李逵找到一家廟，廟裡有個「石香爐」，李逵就「一時性起來…把那香爐磕將下來。」⁵⁸李逵回到他母親那裡的時候，卻發現她不在「尋到一處大洞口，只見兩個小虎兒在那裡舐一條人腿。」⁵⁹李逵對著老虎咆哮，「我從梁山泊歸來，牠為老娘來取他，千辛萬苦，背到這裡，卻把來與你吃了。」⁶⁰李逵沒有預料會發生這個情況，但他已經忽視警告，也騙他的哥哥與母親，還覺得他自己的情況是顧影自憐。李逵殺了四隻老虎，這種力量壯舉的促進因素是李逵未能保護他的母親。李逵性格未能滋長，不增強骨氣。

⁴⁹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732。

⁵⁰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734。

⁵¹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734。

⁵²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734。

⁵³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734。

⁵⁴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735。

⁵⁵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735。

⁵⁶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735。

⁵⁷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737。

⁵⁸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737。

⁵⁹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738。

⁶⁰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738。

三、宋江毒殺李逵

《水滸傳》的最終，宋江用毒酒毒死了李逵。宋江已經被讒佞的毒酒毒死，亦認為李逵「……他若聞知朝廷行此奸弊，必然再去嘯聚山林，把我等一世清名忠義之事壞了。」⁶¹因此，宋江決定殺了李逵。從這個部份讀者會開始反省這兩個角色的關係。因為他們倆還活著之前，讀者還預期角色發展，但死掉之後，便知道故事完結了，其他只是說明與分析。

李逵過去前，他的效力越來越少。浦安迪提出李逵的「猛攻完全失敗」，⁶²李逵有一個不可改變的方法，不會適應新的情況。如果李逵代表混沌，相比之下宋江的秩序，李逵的不可適應可能諷刺或代表混沌的破壞部分而已。偉大母親的兩個部份，創造性與破壞性都有，但李逵只會破壞。宋江預見這個必然發生的結論，也知道自己將要死去，因此他必須毒殺李逵。

以此作結，李逵不是一個英雄，是因為他不會面對混沌、無法控制自己，只會陷入偉大母親的混沌、破壞所有的東西。李逵知道社會有問題，他尊敬宋江，但他的方法無法回答秩序、穩定的問題。

四、夏志清的雙角色型

夏志清已經道出宋江與李逵的關係，用這個邏輯來分析宋江與李逵對偉大母親與偉大父親的關係。⁶³宋江對偉大母親的兩個例子是破壞的：閻婆惜和創造的九天玄女。李逵對偉大父親跟他母親相符，李逵母親盲目、李逵的偉大母親也盲目，只有失衡的關係，沒有創造性的機會。因此，李逵越來越必須依據宋江的九天玄女任務。迴避觀點，宋江活著的時候，會補償李逵的混沌本性，甚至可能在故事的開始李逵使宋江成功。

因為李逵對偉大母親沒有創造性的機會，也沒有偉大父親的關係，不會重振社會。這樣的原型分析的邏輯也解釋為什麼宋江必須毒殺李逵。宋江如果無法重振社會，他肯定不會讓李逵的混沌蔓延，所以他重振的目的轉變為防止。

五、宋江腐敗

梁山泊軍隊齊步走到東京時，一個軍校殺了一個朝廷命官。命官不尊敬新來的士兵，對他來說，他們仍然是土匪而已，因此這軍校保護他們的尊嚴就殺了他。儘管如此有正當理由，宋江已經又進入社會，所以必須遵循社會的法律。宋江的感覺衝動，「宋江哭道：『我自從上梁山泊以來，大小兄弟不曾壞了一個，今日一身入官所管，寸步也由我不得。雖是你強氣未減，使不的舊時性格。』」⁶⁴宋江背叛自己嗎？在宋江的夢想中，一項九天玄女說的任務是輔國安民。如果是李逵

⁶¹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867。

⁶² Andrew H. Plaks, *The 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Novel*. 326. "...flailing attacks fail utterly."

⁶³ C.T. Hsia, *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107.

⁶⁴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365

的選擇，宋江會登基，但宋江拒絕廢黜天子，所以宋江追求招安，為了帝國而戰。宋江不背叛自己的預言，但他一定拋棄粗獷英雄精神。宋江從英雄變成偉大父親，從動態自由變穩定的有序。宋江發揮死刑之前，亦他的英雄角色達到了顛峰，死刑之後，他屈服社會的財富。

宋江亦受到其他的預言，但不是給他新地目標。羅真人方丈對宋江曰：「忠心者少，義氣者稀。幽燕功畢，明月虛輝。始逢冬暮，鴻雁分飛。吳頭楚尾，官祿同歸。」⁶⁵宋江又進入社會，他從土匪成為官員，因此「吳頭楚尾，官祿同歸。」宋江如何換位子？後來他受到其他的智慧，宋江對智真長老道：「某有一語，敢問吾師：浮世光陰有限，苦海無邊，人身至微，生死最大。」⁶⁶智真長老回答：「六根束縛多年，四大牽纏已久。堪嗟石火光中，翻了幾個筋斗。噫！閻浮世界諸眾生，泥沙堆裡頻哮吼。」⁶⁷這兩個預言預期宋江會先換位子就留在物質世界踩水。

其他英雄也換位子，但他們避免朝廷派駐。例如戴宗道：「小弟已蒙聖恩，除授兗州都統制。今情願納下官誥，要去泰安州嶽廟裡，陪堂求閑，過了此生，實為萬幸。」⁶⁸宋江就問：「賢弟何故行此念頭？」宋江不立刻接受戴宗的選擇，因此可以推理不滿一點，戴宗回答：「是弟夜夢崔府君勾喚，因此發了這片善心。」⁶⁹戴宗知道他必須跟著自己的命運，跟宋江一樣受到的目的。宋江終於願意。魯智深的出發也指示宋江的不滿，魯智深道：「『都不要。要多也無用。只得個囹圄屍首，便是強了。』宋江聽罷，默上心來，各不喜歡。」⁷⁰宋江還在物質世界，如果他不是，他是興奮他的朋友會找到內心的平靜。

宋江在為法亦有好處。他在楚州照好軍人與人民，「到任之後，惜軍愛民，百姓敬之如父母，軍校仰之若神明，訟庭肅然，六事俱備，人心既服，軍民欽敬。」⁷¹楚州裡，他恢復了社會但他離不開朝廷的影響，因此他的回覆是幻想的。宋江被賊臣殺毒，宋江悲嘆自己的不幸，他曰：

我自幼學儒，長而通吏，不幸失身於罪人，並不曾行半點異心之事。今日天子輕聽讒佞，賜我藥酒，得罪何辜。我死不爭，只有李逵現在潤州都統制，他若聞知朝廷行此奸弊，必然再去哨聚山林，把我等一世清名忠義之事壞了。只除是如此行方可。⁷²

⁶⁵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397，吳頭楚尾－指代江南古吳、越兩國交界地區。因江南地居長江的中游（楚）、下游（吳）。以下游向中游看，故稱「吳頭楚尾。」也作「楚尾吳頭。」

⁶⁶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460。

⁶⁷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461。

⁶⁸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861。

⁶⁹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861。

⁷⁰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842。

⁷¹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866，六事－指闢田野、增戶口、平賦役、息盜賊、和軍民、簡詞訟等六件職事。

⁷²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867。

不管宋江善意恢復社會，他受難受苦，他還在乎自己的忠義名聲比李逵的生活更重要，宋江此時奄奄一息，他的名聲卻死後猶存。

宋江回證實李逵的目的，就問了他：「『賢弟不知，我聽得朝廷差人齎藥酒來，賜與我吃。如死，卻是怎的好？』李逵大叫一聲：『哥哥，反了罷！』」李逵亦不喜歡他的情況，作者寫出：「且說李逵自到潤州為都統制，只是心中悶倦，與眾終日飲酒，只愛貪杯。」⁷³李逵受到官員的稱呼，但他的心還在梁山泊。李逵沒變得文明，代表最生的英雄無意識，所以宋江殺了李逵是背叛梁山泊的精神。因此，宋江成為偉大父親的負面、即暴政。宋江為自己辯解，道：「我為人世，只主張『忠義』二字，不肯半點欺心。」⁷⁴宋江的忠義由後來的句子抒發，「今日朝廷賜死無辜，寧可朝廷負我，我忠心不負朝廷。」⁷⁵宋江認為忠義價值觀念比生活更重要，但問題是名聲比實際上的作東更重要？宋江又對李逵提出他的擔憂：「恐怕你造反，壞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義之名。」⁷⁶宋江的道德判斷依據其他人的看法，不是他的行動有本質的道德。宋江成功了保護自己的名聲，「楚州百姓，感念宋江仁德，忠義兩全，建立祠堂，四時享祭，里人祈禱，無不感應。」⁷⁷宋江受到當地百姓的供奉，但李逵沒有，所以從社會的看法來判斷，宋江成為聖人，李逵變成警告。

第三節 魯智深

一、魯達

在讀者最初遇見魯達時，他還是一名軍官，尚未改名智深。他的地位影響了他的個性，他忽視其他人的需要。魯達遇到李忠，想跟他一起吃飯，但李忠忙著賣製品。儘管如此，魯達對旁觀者罵道：「這廝們夾著屁眼撒開，不去的，酒家便打。」⁷⁸猛一看，魯達代表一般的惡棍。吃飯的時候，魯達對服務員詈罵，他道：「問甚麼？但有，只顧賣來，一發算錢還你。這廝只顧來聒噪。」⁷⁹魯達不耐煩強調他沒禮貌，明確無禮。聽到了哭聲時，魯達要求安靜，而是發現一個家庭被一個腐敗的鄭姓肉鋪戶騙了，同一餐店也強制這家庭付清欠款。魯達先承諾殺了債權人，他說：「等酒家去打死了那廝便來。」⁸⁰離開餐店之前，所有者告訴魯達那家庭負債而離不開，便「魯達大怒，揸開五指，去那小二臉上只一掌，打的那店小二口中吐血；再復一拳，打下當門兩個牙齒。」⁸¹從開頭，魯達臨困難就反覆訴諸武力。

⁷³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867。

⁷⁴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867。

⁷⁵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867。

⁷⁶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868。

⁷⁷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870。

⁷⁸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57。

⁷⁹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58。

⁸⁰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60。

⁸¹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61。

不足為奇，魯達騷擾鄭屠戶，下越來越誇張的訂單，使他暴跳如雷，最後魯達打死了他。魯達抒發焦慮：「俺只指望痛打這廝一頓，不想三拳真個打死了他……你詐死！洒家和你慢慢理會。」⁸²魯達不想打死他，但也不怪自己，他怪鄭屠戶的缺陷。這不公正情況已經被政府忽視了，所以魯達試圖處理問題，因此訴諸暴力。魯達有意識知道自己行動非法，所以他逃走了。魯達進入混沌，他的未來不清楚，之前的目的溶。

這魯提轄急急忙忙行過了幾處州府，正是「逃生不避路，到處便為家」。自古有幾般：「饑不擇食，寒不擇衣，慌不擇路，貧不擇妻。」魯達心慌搶路，正不知投那裏去的是。⁸³

魯達離開舊生活才能開始新的旅程。

魯達遇到趙員外。魯達害怕不能還款，但趙員外援引「四海之內，皆兄弟也。」⁸⁴這是一個普遍原則，其也隱含不慷慨大方的人違反體統。趙員外亦提供贊助魯達在五臺山文殊寺出家。魯達在五臺山寺的行動也提出：什麼是體統？魯達到了五臺山時，其他和尚懷疑魯達堅決能出家。智真長老預言魯達命運，道：「只顧剃度他。此人上應天星，心地剛直。雖然時下凶頑，命中駁雜，久後卻得清淨，正果非凡，汝等皆不及他。可記吾言，勿得推阻。」⁸⁵儘管魯達外貌不是和尚典型的事例，長老指出魯達誠心誠意來了，目前的和尚比如他，所以他應該在五臺山出家。其他和尚懷疑長老，道：「長老只是護短，我等只得從他。不諫不是，諫他不從，便了。」⁸⁶這背景使魯達開始代表什麼是誠懇，因此什麼是體統。

二、魯智深

魯達剛成為和尚時，不知道佛禮，只說：「酒家記得。」⁸⁷同時，魯達收到新名字。長老說道：「而說偈曰：『靈光一點，價值千金，佛法廣大，賜名智深。』」⁸⁸魯智深無禮但有深智。他在寺後面解手，很吵打嗝，鼾聲如雷。和尚們再叫苦，他們對長老說：「智深好生無禮，全沒些個出家人體面，叢林中如何安著得此等之人？」，但長老又解疑，道：「胡說！且看檀越之面，後來必改。」⁸⁹這短對話再顯示魯智深的外貌與命運沒有明確的關係。魯智深也沒有意識到他能應驗預言，只能日漸臨近必然性。

一個名副其實的英雄，酒家屢次酒醉。剛剛來到文殊寺，他攻擊賣酒者，把就偷走了，但發現山腳有山村，他後悔偷了酒：「俺早知有這個去處，不奪他那

⁸²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63。

⁸³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65。

⁸⁴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74。

⁸⁵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76。

⁸⁶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76。

⁸⁷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77。

⁸⁸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77。

⁸⁹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78。

桶酒吃，也自下來買些吃。」⁹⁰魯智深不想傷害人，但由因緣思考，他的自私自利行動創造負面的情況。敘事者預示了魯智深醉態舉止，道：「但凡飲酒，不可盡歡，常言：『酒能成事，酒能敗事。』便是小膽的吃了，也胡亂做了大膽，何況性高的人。」⁹¹魯智深進入山村，買了武器，吃肉喝酒，而且回來的時候打破亭子。這使讀者知道魯智深還沒出家，也代表他的最初的權力。

魯智深回到文殊寺之後才發現門門上了，由於門子拒絕讓魯智深進入，所以他忍不住將位於門兩側的雕像破壞了。⁹²門子警告長老，但長老道：「休說壞了金剛，便是打壞了殿上三世佛，也沒奈何，只可迴避他。你們見前日的行兇麼？」⁹³長老不能阻止魯智深的橫衝直撞，亦認為雕像只是象徵而已，魯智深不能將佛教破壞。實則，魯智深把雕像破壞代表正式宗教實踐比如地道的宗教實踐。其他和尚擔心雕像破壞，但長老知道這是小事。長老引用諺語，道：「自古天子尚且避醉漢，何況老僧乎？」⁹⁴長老知道魯智深未來能出家，但目前使他惘然若失。

魯智深越發好鬥。他試圖使和尚吃肉，「約有一、二百人，都執杖叉棍棒」⁹⁵來了企圖鎮壓他。魯智深「別無器械，搶入僧堂裡，佛面前推翻供桌，搥兩條桌腳，從堂裡打將出來。」⁹⁶為何作者用這象徵？作者已經使和尚持懷疑態度，亦懷疑長老的信仰魯智深會到道涅槃。彼得森將犧牲定義：

神秘與彷彿不合理的『祭祀』儀式究竟戲劇化或表演了兩個極其重要與相關的觀念：(1) 人的本質—亦即神聖的方面—必須為未知不斷地「上供」，並其必須自願順從偉大母親的破壞性與創造性力量、不可預測的化身；(2) 「最愛的東西」必須被毀滅—亦即犧牲了—以便未知的良性方面表現出來。⁹⁷

魯智深將桌腳折斷，代表原來的犧牲不正確、敷衍而已，而且魯智深必須將自己的暴力精神犧牲才達到涅槃。他最愛的東西仍然是物質世界的，但他的動作也批判和尚還愛著迷。由於他的罪過，魯智深被驅逐了。離開之前，魯智深一反常態：「智深跪下道：『洒家願聽偈言。』長老道：『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水而興，遇江而止。』」⁹⁸魯智深謙遜地期待預言，而不是強迫長老說出來。這預言使魯

⁹⁰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79、83。

⁹¹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82。

⁹²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86。

⁹³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86。

⁹⁴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86。

⁹⁵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87。

⁹⁶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87。

⁹⁷ Jordan Peterson, *Maps of Meaning*, 142, "The mysterious and seemingly irrational 'sacrificial' ritual actually dramatizes or acts out two critically important and related ideas:(1) that the essence of man – that is, the divine aspect – must constantly be 'offered up' to the unknown, must present itself voluntarily to the destructive/creative power that constitutes the Great Mother, incarnation of the unpredictable (as we have seen); and (2) that the 'thing that is loved best' must be destroyed – that is, sacrificed – in order for the positive aspect of the unknown to manifest itself.

⁹⁸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97。

智深遇到宋江，但他先得行腳。

三、魯智深淨化寺廟

魯智深走著中忘了自己，「一日正行之間，貪看山明水秀，不覺天色已晚。」⁹⁹他能忘了自己，進入自然。他尋找住宿，在桃花莊遇到劉太公。劉太公請魯智深吃一頓，「魯智深道：『洒家不忌葷酒，遮莫甚麼渾清白酒，都不揀選；牛肉、狗肉，但有便吃。』」¹⁰⁰他又背離傳統，但劉太公解釋他的女兒的情況，魯智深回到諺語，道「男大須婚，女大必嫁。」¹⁰¹魯智深發現土匪想綁架他的女兒才義憤填膺。作者強調不是結婚的本質不公平，但不公平的結婚才是可鄙的。魯智深向劉太公保證他能救她。魯智深的辦法是冒充女兒，就用他在五臺山學的「因緣勸他便回心轉意。」¹⁰²不足為奇的，魯智深說服土匪放棄，而是用手威逼土匪。浮潛開玩笑，又諷刺社會的禮，但魯智深代表這土匪的果報。土匪創造因緣，所以魯智深當自然果報。因為他在路上看自然，忘了時間與自己，作者暗示魯智深亦在人的事件代表自然力量。魯智深消除劉太公對計畫的疑慮，道「洒家的不是性命？你只依著俺行。」¹⁰³魯智深一面說是自己的風險，一面說他是自然的意志。此外，他形容喝酒有關，他說：「洒家一分酒，只有一分本事，十分酒，便有十分的氣力。」¹⁰⁴一般來說，當人爛醉如泥，走路已經有困難，而不是增強戰鬥力。酒使魯智深酣暢戰鬥，阻止他自己思考太多，無為而無不為。

在他的旅途中，魯智深也遇到碎裂的大寺。他為介紹場景問：「這個大寺，如何敗落的恁地？」¹⁰⁵魯智深發現和尚還在，但他們被冒名者接管。作者將魯智深的活力跟寺的和尚比較，老和尚對魯智深道：「你是活佛去處來的僧。」¹⁰⁶魯智深收到預言、被五臺山流亡，但這些和尚們在自己的寺誘捕。兩個冒名頂替者有假的名字，「姓崔法號道成，綽號生鐵佛」與「姓丘排行小乙，綽號飛天夜叉」，跟行動沒相關；老和尚知道他們是不誠懇，「把這出家影佔身體」¹⁰⁷但不會恢復有序。

魯智深先跟兩個冒名頂替者談話，他們說服魯智深和尚其實說謊，他道：「叵耐幾個老僧戲弄洒家！」¹⁰⁸像跟劉太公討論就發現愛問個究竟一樣，魯智深調查情況。他試圖戰勝他們，但失敗了，跑走了。魯智深發現他的包還在寺裡，但幸運的碰到史進朋友。他們倆回去寺，打死兩個假和尚。和尚怕土匪來殺他們所以

⁹⁹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98。

¹⁰⁰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100。

¹⁰¹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100。

¹⁰²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100-101，說因緣—佛家所說的講述因果。

¹⁰³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101。

¹⁰⁴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104。

¹⁰⁵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113。

¹⁰⁶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114。

¹⁰⁷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114，「影佔」為掩護之意。

¹⁰⁸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116。

自殺。培養假和尚的「婦人投井而死。」¹⁰⁹推而廣之，「智深、史進把這丘小乙、崔道成兩個屍首都縛了，擱在澗裡。」¹¹⁰這三壞屍體都最終在水裡安息，是因為水代表混沌，所以水是祓濯的功能。魯智深亦用火實現同樣的效果，「竈前縛了兩個火把，撥開火爐，火上點著，焰騰騰的先燒著後面小屋，燒到門前，再縛幾個火把，直來佛殿下後檐，點著燒起來。」¹¹¹作者特殊描述佛殿燒掉，算一種犧牲。犧牲品的條件是人喜歡，他們兩道：「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俺二人只好撇開。」¹¹²那寺的安全不適合魯智深應驗預言，但寺的安全也阻礙魯智深燒掉自己的愛著迷。

大相國寺到了之後，魯智深跟清大師長老見。知客提醒魯智深「禮面」、尊敬長老，提出魯智深評論說：「你卻何不早說！」¹¹³魯智深不出所料，不知道如何弄。這場景批評禮是否有用，將刻骨文意跟魯智深的油然而生回答。和尚打量魯智深，亦觀察他沒有傳統和尚性格，所以他們建議使他可以管門外的菜園，跟「二十來個破落戶侵害」¹¹⁴較量。魯智承擔自然，道：「既然如此，也有出身時，洒家明日便去。」¹¹⁵魯智深認為對自己有好處才硬撐下來了，又代表他還沒出家。第一次他去了菜園，遇到潑皮們前，他們試圖把他在糞池推進去，反而魯智深將「兩個潑皮都踢在糞窖裏掙扎。」¹¹⁶魯智深還不憐，那些潑皮就尊敬了他。魯智深想安靜一下，將鳥窩的樹拔起來，潑皮就說：「師父非是凡人！正是真羅漢身體，無千萬斤氣力，如何拔得起？」¹¹⁷魯智深拔樹，他也拔除頹朽的體制。那鳥唱歌但沒有意義，只是聲音而已。魯智深來了，沒跟鳥吵架，沒除去鳥窩，直接將樹拔起來。他沒出家，但他還是拔低耶。

魯智深被土匪頭目打傷，他們俘獲了魯智深。魯智深到寶珠寺時，亦廢黜覬覦者。作者用象徵闡明：「押到佛殿看時，殿上都把佛來抬去了。中間放著一把虎皮交椅，眾多小嘍囉，拿著槍棒，立在兩邊。」¹¹⁸土匪將佛像替虎皮交椅子。他們的傲慢自大創造因緣，所以魯智深偶然發現他再是自然的果報。土匪的頭目鄧龍，他坐在椅子上，因此成為魯智深的靶子。當魯智深掙脫出來，便「鄧龍急待掙扎時，早被魯智深一禪杖，當頭打著，把腦蓋劈作兩半個，和交椅都打碎了。」¹¹⁹魯智深無法容忍冒名頂替者與他們占用象徵。

四、魯智深預言應驗

魯智深同樣地懷疑政府，他對招安來道：「只今滿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

¹⁰⁹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120。

¹¹⁰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120。

¹¹¹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119。

¹¹²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119。

¹¹³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121。

¹¹⁴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122。

¹¹⁵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123。

¹¹⁶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129。

¹¹⁷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131。

¹¹⁸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291。

¹¹⁹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一，頁 291。

聖聰，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殺怎得乾淨？招安不濟事，便拜辭了，明日一個個各去尋趁罷。」¹²⁰他悲觀地否認一幫梁山泊好漢們會受到公平待遇。這聲言與他對效顰一樣，他相信塵世沒有值得。因為魯智深已經應驗第一個預言，魯智深請求宋江允許離開，他道：「洒家常想師父說，俺雖是殺人放火的性，久後卻得正果真身。」¹²¹他想知道如何解決自己的悖論，他的性格與命運似乎無法相容。作者提出他回去五臺山的結果，「直教一語打開名利路，片言踢透死生關。」¹²²這是魯智深最後的角色發展。

智真長老看到魯智深之後，批評道：「『徒弟一去數年，殺人放火不易！』魯智深默然無言。」¹²³魯智深的舉止謙遜，一言不講。宋江為魯智深辯解，道：「智深兄弟，雖是殺人放火，忠心不害良善，今引宋江等眾兄弟來參大師。」¹²⁴智真長老說安慰的話，曰：「吾弟子智深跟著將軍，豈有差錯！」¹²⁵事後看來，全部的魯智深的英勇事蹟就合法化了。魯智深殺了人或其他五逆，對魯智深沒有印象，他的行為諷地代表因緣果報。長老預卜魯智深未來，給他第二個讖，他曰：「逢夏而擒，遇臘而執。聽潮而圓，見信而寂。」¹²⁶「遇臘而執」引用方臘、土匪頭目。魯智深抓了他，但更重要是抓了他之前的情況。魯智深道：

迷蹤失徑，迤邐隨路尋去，正到曠野琳琅山內，忽遇一個老僧，引領酒家到此處茅菴中，囑付道：「柴米菜蔬都有，只在此間等候，但見個長大漢從松林深處來，你便捉住。」¹²⁷

魯智深迷路了，因此隱含他的有意識減少。他碰到松林深——一個典型的闕限象徵。他在那裡跟不認識的和尚見面，就發現他的寺有滿食品存儲。這寺比之前遇到的寺相反的。這寺沒有名字，人跡罕至但穩定與給養充足。魯智深亦制伏方臘，像魯達性格一樣。魯智深沒殺了他，制伏給宋江，這表現出克制。

而目的有信，魯智深堅持不懈地按照預言前進。宋江引誘魯智深當某大寺的長老。魯智深道：「都不要。要多也無用。只得個團圓屍首，便是強了。」¹²⁸魯智深管菜園追求地位，但現在連當長老拒絕，而不是走到江岸了坐禪。魯智深終於出家過去。屍體上有一首詩：「平生不修善果，只愛殺人放火。忽地頓開金繩，這裡扯斷玉鎖。咦！錢塘江上湖信來，今日方知我是我。」¹²⁹第一預言和第二預言停在江，因此水、混沌的整體。他記得自己是因為他忘記了自己，他究竟恢復

¹²⁰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192。

¹²¹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455。

¹²²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455。

¹²³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459。

¹²⁴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460。

¹²⁵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460。

¹²⁶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462。

¹²⁷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842。

¹²⁸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842。

¹²⁹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846。

出生之前的混沌。如何解釋混沌，長老道：「魯智深，魯智深！起身自綠林。兩隻放火眼，一片殺人心。忽地隨潮歸去，果然無處跟尋。咄！解使滿空飛白玉，能令大地作黃金。」¹³⁰沒有還沒出家人能找到他，如果人會找到他，他們自己也不在，他回到混沌。火亦又代表了，「大惠禪師下了火已了，眾僧誦經懺悔，焚化龕子，在六和塔山後，收取骨殖，葬入塔院。」¹³¹火燒燬屍體，和尚「收取骨殖，葬入塔院」，尊崇能達到涅槃的人。

第四節 燕青

一、燕青的能力

燕青較晚在《水滸傳》出現，但他是故事的寶藏。第一次作者介紹燕青，他是獨一無二的人：「無有不能，無有不會」；「人都羨英雄領袖，浪子燕青」。¹³²後來，作者強調燕青是出類拔萃的英雄，他解說：「話說這燕青，他雖是三十六星之末，卻機巧心靈，多見廣識，了身達命，都強似那三十五個。」¹³³讀者可能疑心燕青有缺點，他面對挑戰的方式顯示他的性格。

燕青是天才，所以他的主人呢？盧俊義是燕青的主人，燕青故事開始於他試圖說服盧俊義。盧俊義的妻子不忠心，她認為他已經參與梁山泊，燕青警告他，建議他去梁山加入宋江。盧俊義拒絕接納建言，道：「我的娘子不是這般人！你這廝休來放屁！」¹³⁴雖然主人辱罵他，燕青不渝地回答：「主人腦後無眼，怎知就裡？」¹³⁵燕青的反應展示他如何解釋自己的職責。燕青是主人的得力助手，為了多加輔助主人，他準備了忍受社會排斥或主人的批評。燕青連解釋妻子不忠心的行為時，恭維主人，道「主人平昔只顧打熬氣力，不親女色，娘子舊日和李固原有私情，今日推門相就，做了夫妻。主人若去，必遭毒手！」¹³⁶盧俊義不理他的警告，他被關押了，但燕青堅持幫助他。燕青為了幫助主人，他自我羞辱：

燕青跪在地下，擎著兩行眼淚，告道：「節級哥哥，可憐見小人的主人盧員外吃屈官司，又無送飯的錢財！小人城外叫化得這半罐子飯，權與主人充飢。節級哥哥，怎地做個方便。」¹³⁷

儘管燕青竭盡全力，盧俊義仍然被流放了、成為暗殺目標。

事已如此，燕青掌握主動權，自己搶救主人。燕青推測「小乙疑猜這廝們要害主人」，所以他追蹤他們，殺了俘獲者，然後問主人：「被我兩弩箭結果了他兩

¹³⁰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846。

¹³¹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847。

¹³²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033。

¹³³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227。

¹³⁴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051。

¹³⁵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051。

¹³⁶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051。

¹³⁷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054。

個，主人見麼？」¹³⁸燕青徵求主人的贊同，熱切地想知道他的忠心証實了。燕青救了主人之後，他去打獵，但回來才發現主人又逮捕了。燕青請求大自然回答一個主人的命運問題，他道：「燕青只有這一隻箭了。若是救的主人性命，箭到處，靈雀墜空；若是主人命運合休，箭到，靈雀飛去。」¹³⁹燕青打了雀，但他飛走了，徵兆的表示是主人命運包含燕青說出的兩可能性。為證明他的忠心，他的請求牽涉主人，而不是他自己。燕青試圖追蹤雀，但意外的遇到梁山泊好漢。

盧俊義與燕青到梁山泊之後，宋江提出盧俊義當酋長，但盧俊義拒絕了。慷慨激昂地演說後，宋江還當酋長。¹⁴⁰燕青與盧俊義受到一樣的住所，指示燕青的地位還被盧俊義與他的關係定義了。隨著時間的推移，燕青開始受到自己的認為。因為燕青是無與倫比英雄，他會成功的面對混沌。李逵是最無法控制的英雄，但燕青會做，所以「就叫燕青也走一遭，專和李逵作伴」，¹⁴¹同時，柴進亦認出燕青的天賦，道：「小弟明日先和燕青入城中去深路一遭。」¹⁴²燕青順利調換地位與主人。柴進徵求消息時，燕青巧妙地扮演。關心佣人的外面後，燕青對柴進傳達信號，「燕青接了手中執色」。¹⁴³燕青有優雅理解力，亦能承受很大壓力。燕青與柴進試圖搜集如何進入城市的消息，燕青又提供柔和幫助，「酒保安排到餚饌、果品，燕青斟酒，殷勤相勸。」¹⁴⁴燕青知道人經不住誘惑，因此不斷為王班直提供酒。燕青知道任務比讚時尊敬更重要，柴進便叫燕青：「你自去與我旋一杯熱酒來吃。」¹⁴⁵王班直爛醉如泥之後，柴進告訴燕青如何回答服務員的問題，但燕青回答：「不必分付，自有道理支吾。」¹⁴⁶燕青完全覺悟情況，雖然他當佣人，但燕青絲毫不缺乏能力。

燕青的角色不是一成不變的。有一天，他對宋江道：「小乙自幼跟著盧員外學得這身相撲，江湖上不曾逢著對手。」¹⁴⁷到目前為止，燕青尚未展示自己，所以他認為參加相撲比賽。燕青知道自己不夠強，因此聽從格言的勸告，「相撲的有力使力，無力鬥智。」¹⁴⁸李逵自願配合他，「燕青尋思，怕壞了義氣。」¹⁴⁹燕青寧可其他英雄配合他，但亦不能拒絕李逵熱情的提議。燕青的對手是任原，形容了不可戰勝的人，「燕青閃入客店裡去，看見任原坐在亭心上，真乃有揭諦儀容，金剛貌相。坦開胸脯，顯存孝打虎之威；側坐胡床，有霸王拔山之勢。」¹⁵⁰燕青如何能勝利？燕青刺激任原，趾高氣揚，使任原心生怯意：「任原看了他這

¹³⁸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060。

¹³⁹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061。

¹⁴⁰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124。

¹⁴¹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197。

¹⁴²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198。

¹⁴³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199。

¹⁴⁴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199。

¹⁴⁵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199。

¹⁴⁶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199。

¹⁴⁷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227。

¹⁴⁸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227。

¹⁴⁹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228。

¹⁵⁰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231。

花繡，急健身材，心裏倒有五分怕他。」¹⁵¹燕青繼續奚落他，所以「任原此時有心，恨不得把燕青丟去九霄雲外，跌死了他。」¹⁵²燕青成功了攪亂任原的儀態，便燕青勝過他。李逵是個旁觀者，但「李逵看任原時，跌得昏暈，倒在獻臺邊，口內只有些游氣。李逵揭塊石板，把任原頭打得粉碎。」¹⁵³最後，他們倆逃走了。這次燕青鬧事，但因為是燕青，他跟著一個計畫、用心理戰術挑釁任原。可能燕青亦能預期李逵忍不住遠觀，所以混沌是想要的結果。

二、燕青與李逵

宋江與梁山一幫從鬥東京回去，「宋江便喚燕青分付道：『你和黑廝最好，你可略等他一等，隨後與他同來。我和軍馬眾將先回，星夜還寨，恐怕路上別有枝節。』」¹⁵⁴李逵獨自地橫衝直撞，宋江無法等李逵，所以燕青就受到這負責任。燕青找到李逵時，他迅速打敗了他。作者就解釋燕青的功能：

話說當下李逵從客店裡搶將出來，手拏雙斧，要奔城邊劈門，被燕青抱住腰膀，只一交，擲個腳捎天。燕青拖將起來，望小路便走，李逵只得隨他。為何李逵怕燕青？原來燕青小廝撲天下第一，因此宋公明著令燕青相守李逵。李逵若不隨他，燕青小廝撲，手到一交。李逵多曾著他手腳，以此怕他，只得隨順。¹⁵⁵

李逵，粗野的化身，被誰勝過？就是燕青，一個武士詩人。他們倆便開始回去梁山泊，但需要尋找住宿的地方。他們到了狄太公家，才發現他的女兒「著了一個邪祟。」¹⁵⁶李逵冒充長老，告訴狄太公他能救他的女兒。燕青適應了，沒阻礙李逵的遊戲。燕青顯得享受李逵的計畫，例如李逵解釋了他打算直接進入那他的女兒，「燕青忍笑不住。」¹⁵⁷燕青不著急李逵騙了狄太公，有一個冷漠態度。李逵狼吞虎嚥肉時，請燕青一起吃肉，但「燕青冷笑，那裡肯來吃。」¹⁵⁸燕青一口不吃，狄太公亦請燕青吃，但「燕青道：『吃得飽了』」¹⁵⁹為什麼燕青有拒絕了？燕青知道他的任務是監視李逵，不應該沈溺於李逵做的行動。燕青的拒絕亦使讀者記得他有自己的道德規範。

李逵發現女兒的邪祟才是秘密的戀人，李逵便開始暴力的道路：

李逵道：「這等腌臢婆娘，要你何用！」揪到床邊，一斧砍下頭來，把兩個人頭拴做一處，再提婆娘屍首和漢子身屍相併，李逵道：「吃得飽，正沒消食處。」

¹⁵¹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233。

¹⁵²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234。

¹⁵³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235。

¹⁵⁴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208。

¹⁵⁵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213。

¹⁵⁶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214。

¹⁵⁷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214。

¹⁵⁸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214。

¹⁵⁹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214。

就解下上半截衣裳，拿起雙斧，看著兩個死屍，一上一下，恰似發播的亂剝了一陣。李逵笑道：「眼見這兩個不得活了。」¹⁶⁰

李逵污辱女兒，殺了和她的愛人。李逵沈湎暴力，不只是殺了他們倆，但砍掉他們的頭，將頭綁在一起。李逵把他們的頭髮紮在一起、屍身肩並肩，可能代表李逵認為他們應該先結婚。李逵不是社會傳統的代表，是自然的代表，隱含婚前性行為不自然。李逵批評女兒的無用，提出女兒缺乏孝心，她追求自己的慾望，並忽視爸爸的需要。李逵陶醉於殺了他們，開始運動。他有無限活力，因為是他混沌的化身。他的可能性與風險性亦是無限的。李逵與燕青睡了一夜，李逵對狄太公道：「昨夜與你捉了鬼，你如何不謝？」¹⁶¹李逵不害羞貪食，燕青一詞不說。他們倆彼此心照不宣，不然燕青會阻止李逵殺人。燕青的冷笑、冷漠態度代表他認為李逵的方法適合。

李逵聽說宋江綁架人的女兒，他對宋江勃然大怒。李逵對燕青道：「小乙哥，你來聽這老兒說的話，俺哥哥原來口是心非，不是好人了也。」¹⁶²李逵的衝動態度出來，馬上相信這老人及懷疑宋江。燕青，永遠忠心的人否認道：「大哥莫要造次，定沒這事！」¹⁶³除這綁架的女兒此外，李逵亦提出宋江與李師師見面指示宋江的淫蕩行為，道：「他在東京兀自去李師師家去，到這裡怕不做出來！」¹⁶⁴李逵確信宋江綁架女兒，所以回到梁山泊時，「李逵那裏答應，睜圓怪眼，拔出大斧，先砍倒了杏黃旗，把『替天行道』四個字扯做粉碎，眾人都吃一驚。」¹⁶⁵李逵不能自制的自以為正直破壞理想、替天行道。他的感覺是這詞，如果宋江缺德，宋江與梁山泊好漢都是偽君子。欲疑又止，作者將詩插入：「梁山泊裏無奸佞，忠義堂前有諍臣。留得李逵雙斧在，世間直氣尚能伸。」¹⁶⁶作者使讀者安心，好漢鬪時吵架，但他們的道德趨勢仍然走正路。不像皇帝，宋江的臣亦誠實了。

宋江否認指責，對李逵道：「這般屈事，怎地得知？如何不說？」；李逵固執批評：「我閑常把你做好漢，你原來卻是畜生！你做得這等好事！」¹⁶⁷李逵罵宋江，叫他畜生。李逵不說野獸，李逵羨慕荒野的特徵，但畜生隱含一個不可控制自己的性慾。從不合架設開始，李逵合理化宋江的過去經驗：

哥哥你說甚麼鳥閑話！山寨裡都是你手下的人，護你的多，那裏不藏過了！我當初敬你是個不貪色慾的好漢，你原來是酒色之徒。殺了閻婆惜，便是小樣；去東京養李師師，便是大樣。你不要賴，早早把女兒送還老劉，倒有個商量。

¹⁶⁰ 此處註腳未標明。

¹⁶¹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217。

¹⁶²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217。

¹⁶³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217。

¹⁶⁴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217。

¹⁶⁵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217。

¹⁶⁶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217。

¹⁶⁷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218。

你若不把女兒還他時，我早做早殺了你，晚做晚殺了你。¹⁶⁸

李逵強調宋江貪色、酒色。如果一個人能判斷其他人喝酒行為合不合理，一定不是李逵。中央的理由是宋江還對女生有是虛弱的興趣。宋江殺了閻婆惜變一個短暫的行動，不代表有意義的例子。李逵完全確信使他威脅會殺了宋江。

李逵的自信使他道：「我若還拿你不著，便輸這顆頭與你！」¹⁶⁹對宋江有罪下賭注，李逵準備死了，宋江願意李逵的條款，「便叫鐵面孔目裴宣寫了賭賽軍令狀二紙，兩個各書了字。宋江的把與李逵收了，李逵的把與宋江收了。」¹⁷⁰—幫土匪，如何有很正式的寫出挑戰。判斷是誰？是實際上的實情。燕青批評李逵：「李大哥，怎地好？」¹⁷¹燕青無法控制李逵爆發指控。燕青只能控制李逵的身體，不能閉他的嘴，因此他將生活打賭。燕青批評李逵道：「李大哥，怎地好？」¹⁷²李逵的解決辦法是誠懇，道：「只是我性緊上，錯做了事。既然輸了這顆頭，我自一刀割將下來，你把去獻與哥哥便了。」¹⁷³李逵願意自殺，請燕青將頭給宋江，但最非典型是他供認自己性緊上。李逵反省自己，他認為可以更耐心，但他不預期原諒。燕青建議他「負荊請罪」，他道：「自把衣服脫了，將麻繩綁縛了，脊梁上背著一把荊杖，拜伏在忠義堂前，告道：『由哥哥打多少。』他自然不忍下手。」¹⁷⁴這方法有賴於李逵的謙遜，李逵猶豫不決，他道：「好卻好，只是有些惶恐，不如割了頭去乾淨。」¹⁷⁵李逵認為割頭比祈求更方便，也害怕丟臉。燕青安慰李逵，道：「山寨裏都是你兄弟，何人笑你？」燕青知道禮的使用，知道其他英雄亦尊敬禮，但李逵反禮，因此他懷疑其有幫助。

宋江原諒李逵，但有口頭約定，他道：「若要我饒他，只教他捉得那兩個假宋江，討得劉太公女兒來還他，這等方纔饒你。」¹⁷⁶李逵樂得願意，並宋江又令燕青配李逵。一如既往，燕青心甘情願，道哥「哥差遣，小弟願往。」¹⁷⁷燕青與李逵走到道院，找到了王江與董海，「這兩個都是綠林草賊。」¹⁷⁸這兩個人亦住在森林，但他們沒有仁德。不僅綁架女兒，而且佔領道院。作者又將淪陷寺提出風俗陵夷了，所以燕青與李逵必須救女兒而恢復文化。燕青建議必須保持耐心，道：「且等天明卻理會」，但「李逵那裡忍耐得，騰地跳將過去了。」¹⁷⁹李逵的貿然行事強迫燕青適應，燕青救配合李逵。燕青用道理勸阻李逵，卻失敗了，

¹⁶⁸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218。

¹⁶⁹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219。

¹⁷⁰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219。「軍令狀」為舊時將士在接受軍令後所立的文書，上注明如不完成任務，願受軍法處分。

¹⁷¹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220。

¹⁷²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220。

¹⁷³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220。

¹⁷⁴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220。

¹⁷⁵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220。

¹⁷⁶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220。

¹⁷⁷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221。

¹⁷⁸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222。

¹⁷⁹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222。

但第二次燕青建議有耐心，「你卻把著前門，不要胡亂入去」，¹⁸⁰李逵聽好了。李逵不在乎時間，但隨策略的合理。燕青的城府與李逵的感情衝動構成鮮明的對比。如果李逵沒有誠懇耐心感覺，他還必不必須等一下？李逵的按照本能，不計合不合理。

李逵的活力又出現。作者述說：「李逵性起，砍將入去，泥神也似都推倒了。」¹⁸¹李逵積極、主動，但兩個賊靜止、木石心腸。李逵的精神是他的英雄原型。如此，李逵不聽燕青的話，就是代表李逵的內在衝動。燕青的耐心亦是本質的，但是燕青誠懇抒發的。燕青不能鹵莽，李逵不能縝密，但均成心行動。最後，「李逵縛了個草把，將窗下殘燈，把草房四邊點著燒起。」¹⁸²假的組織不能繼續存在，因此焚燒寺廟是恢復的。

三、燕青與李師師

燕青又一次獨立提出計畫，這次李師師是他的目標。燕青提出找到李師師，再試圖傳遞信息：「如今小弟多把些金珠去那裡入肩，枕頭上關節最快。小弟可長可短，見機而作。」¹⁸³他到達東京之後，「燕青換領布衫穿了，將搭膊繫了腰，換頂頭巾，歪戴著，只妝做小閑模樣。」¹⁸⁴燕青知道野獸般的方法不夠，他需要拿去斯文的樣子。燕青到青樓，跟李師師解釋他們的困境。燕青先恭維李師師，並強調他們的誠心，道：「只是久聞娘子遭際今上，以此親自特來告訴衷曲。」¹⁸⁵李師師聽到這些話，作者講述：「原來這李師師是個風塵妓女，水性的人，見了燕青這表人物，能言快說，口舌利便，倒有心看上他。」¹⁸⁶作者形容李師師算水性的人，就是善變的人。如此，燕青直接面對偉大母親，天子的愛人、最美麗的妖精。

李師師請燕青吹笛、唱歌，「李師師再與燕青把盞，又把言語來調他。」¹⁸⁷燕青知道他必須想出辦法，所以他問了李師師幾歲。因為李師師比他年長兩歲，燕青道：「娘子既然錯愛，願拜為姊姊！」¹⁸⁸燕青轉變社會的位子，當弟弟不是梁山泊好漢。作者讚美燕青，道：「若是第二個，在酒色之中的，也把大事壞了。因此上單顯燕青心如鐵石，端的是好男子。」¹⁸⁹燕青抗拒李師師的魅力，如此他避免偉大父母的威脅。如果他退讓了，梁山泊的計畫失敗了。這不是暴力的威脅或缺乏權力的問題，是燕青能鐵石心腸才會克服自己的性慾。離開李師師之後，戴宗懷疑燕青能克制她的魅力，燕青回答：「大丈夫處世，若為酒色而忘其本，

¹⁸⁰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222。

¹⁸¹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222。

¹⁸²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223。

¹⁸³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329。

¹⁸⁴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331。

¹⁸⁵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332。

¹⁸⁶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333。

¹⁸⁷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334。

¹⁸⁸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334。

¹⁸⁹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334。

此與禽獸何異？燕青但有此心，死於萬劍之下！」燕青將獸比如人，但警告人能回到獸狀況。一旦聽到燕青的反應，「戴宗笑道：『你我都是好漢，何必說誓！』」¹⁹⁰可能戴宗開玩笑而已，但燕青耐不住俏皮話，道：「如何不說誓！兄長必然生疑！」¹⁹¹燕青在乎戴宗的看法，這反駁闡明燕青沒對社會冷淡。

燕青與天子介紹之後，燕青提出要求皇家特赦。天子對燕青道：「寡人忘卿姓氏。」¹⁹²英雄，特殊宋江，一直用天子證明他們的目的，可能社會腐敗、邪臣，但天子還純樸。天子只赦免燕青是因為他說謊自己跟李師師有親屬關係。燕青受到全面赦免，「神霄王府真主宣和羽士虛靖道君皇帝，特赦燕青本身一應無罪，諸司不許拿問。」¹⁹³天子不熱衷於調查細節，聽李師師的含情脈脈的目光是無可辯駁的。李師師安慰天子，道：「『階下雖然聖明，身居九重，卻被奸臣閉塞賢路，如之奈何？』」天子嗟嘆不已。」¹⁹⁴天子嘆氣並表示他對腐敗無能的臣聽之任之。

四、燕青的克制

英雄受到了招安之後，他們有一個選新生活機會。燕青對盧俊義道：「今既大事已畢，欲同主人納還原受官誥，私去隱跡埋名，尋個僻靜去處，以終天年。」¹⁹⁵盧俊義講述他的家均死掉了，只有自己與燕青，他回答：「正要衣錦還鄉，圖個封妻蔭子，你如何卻尋這等沒結果？」¹⁹⁶燕青認為他主人被表面現象迷惑了，道「小乙此去，正有結果，只恐主人此去無結果耳。」¹⁹⁷主人妻子通姦時，他亦不相信燕青的警告。作者強調燕青的聰明，「若燕青，可謂知進退存亡之機矣！」為何燕青的計畫有先見之明？燕青舉出歷史例子，道：「主人豈不聞韓信立下十大功勞；彭越醢為肉醬，英布弓弦藥酒，只落得未央宮裡斬首。」¹⁹⁸燕青列三名英雄被元首懲罰，但盧俊義以他們三名的罪認為理由。主人重申他的選擇，「我雖不曾受這般重爵，亦不曾有此等罪過。」¹⁹⁹燕青不得不承認主人太固執，道：「既然主公不聽小乙之言，只怕悔之晚矣！」²⁰⁰因為害怕宋江捨不得燕青離開，所以燕青不辭而別。燕青將一封信留下給宋江，在信的最後寫道：「雁序分飛自可驚，納還官誥不求榮。身邊自有君王赦，灑脫風塵過此生。」燕青使英雄過程完成了。他先伺候盧俊義，再伺候梁山泊於宋江，並行使他自己的身體與意志權力，最後回到隱姓埋名的生活。

¹⁹⁰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334。

¹⁹¹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334。

¹⁹²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338。

¹⁹³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338。

¹⁹⁴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338-1339。

¹⁹⁵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847。

¹⁹⁶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847-1848。

¹⁹⁷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848。

¹⁹⁸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848。

¹⁹⁹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848。

²⁰⁰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848。

第五節 四個英雄的原型

一、宋江

閻婆惜背叛宋江之後，宋江的英雄原型過程開始。宋江離開社會、有序，進入荒野、混沌。他受到政治迫害，情急之下接受九天玄女、偉大母親的任務：「汝可替天行道為主，全忠仗義為臣，輔國安民，去邪歸正。」²⁰¹宋江受到新的動機，因此他生活目的替代了。宋江想要回歸社會，但社會因為賊臣而變得腐敗。宋江的道德權力從他的內在的夢與他的敬重忠義而來。宋江的中央武器是忠義，這是最基礎的道德。如此，宋江的忠義亦是宋江的社會概念最根本的價值。他在梁山泊就試圖又建立理想的社會，一個忠義堂。宋江的英雄原型專心恢復社會，但他的結果不確定。一方面，他成功了擊敗了帝國的其他土匪，並他成為尊敬的官員；一方面，他沒處理賊臣的問題，所以天子未來可能繼續受賊臣矇騙。。

李逵死亡亦不正視宋江的目的。宋江說出來為了保護自己的名聲，他必須殺李逵。宋江就阻止李逵再反抗。宋江殺了李逵保護社會，但為什麼李逵會再反抗？李逵不可掩飾自己的真實意圖，所以李逵遇到不隨著自然法律行動，他就反應了。宋江暫時了保護社會，但宋江不是完美的聖人。宋江的為了保護自己的名聲殺了好朋友，代表了宋江願意犧牲很多，但他不能為了李逵的肯誠的精神犧牲自己的名聲。這名聲被人民敬重，他變成半神，但人民忽視李逵了。

宋江離開社會，進入混沌，接受天神的任務，發揮理想的社會，又進入社會。他的最後的行動指示他被社會腐敗或他保護社會的穩定。如果宋江被社會腐敗了，他的英雄精神僵化，成為大父親的暴政方面。如果宋江保護社會，他的英雄角色成功了面對悲劇的選擇，即犧牲被愛的東西、李逵。

二、李逵

李逵的英雄原型過程始於他與宋江見面。李逵沒收到清楚的天任務，他只能跟著宋江與其他能羨慕的英雄。李逵餓極了，什麼都吃、什麼都喝。李逵試圖向媽媽走去，但大自然殺了他的母親。李逵去了廢棄的寺廟，離開他的媽媽，媽媽才被老虎吃。李逵擔不起社會的風險。李逵想大自然的權力一樣，除了對自己羨慕的英雄或能擊敗自己的英雄以外，他沒有詳述的道德。

李逵像野獸一樣，他沒有自控的能力，所以他亦沒有自我意識。他的無意識不是成熟的，李逵跟孩子一樣，他要就要，但不考慮結果，沒有延遲享樂能力。宋江殺了李逵的時候算一個判斷一樣。李逵代表最生的無意識，所以如果他看到不公正的情況他就行動。李逵相信宋江是好人，所以不相信他想殺了他。宋江毒殺他後，李逵堅持這個意見。李逵的衰落是他的忠義。

李逵與宋江的原型很親密。如果宋江被社會腐敗了，李逵的死亡代表人想控制大自然，因此減少自然的本質、無意識完全自由。如果宋江的選擇有道德，李

²⁰¹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720。

達對宋江說明原意代表宋江使李逵開化了。因為李逵不選或按照覺醒的命運，他的原型亦天真。他殺了人或動物不是因為他有怨恨，只是他的反應能力。從社會的意見來看，李逵的行動是邪惡的。誰能隨便殺人、吃人？李逵代表英雄的原型必須的可能性，如果一個人離開社會，他回到自然的混沌。李逵的生活的法則是權力與暴力，李逵自己的活力結果。

三、燕青

燕青的英雄過程從盧俊義的監禁開始。燕青是理想的左膀右臂，所以他代表完美的忠義。雖然他的主人忽視他的建議，但燕青不放棄，一直反覆嘗試。燕青的能力是獨一無二的，他非常強，甚至能控制李逵，因為李逵尊敬燕青的能力。燕青能扮演任何角色，代表燕青憑直覺的知道社會的功能。燕青竭盡全力伺候他的主人。因此，起初燕青真實的作用是助手，但他的主人流亡之後，燕青的位子亦削弱了。

燕青參與梁山泊之後，他的角色又改變了；盧俊義還是他的主人，但宋江與梁山泊好漢亦變成他的新社會。燕青開始接到沒有盧俊義參與的個人任務。燕青與李逵一起長途跋涉，燕青面對李逵的無意識暴力。燕青的反應是克制自己，他不強迫李逵遵守法律。燕青試圖用道理說服李逵，但李逵不聽。李逵直到面對懲罰才開始聽燕青的建議，而每次都證明燕青的想法是對的。燕青繼續增強獨立，相撲比賽的時，自己提出計畫、自己取得勝利。燕青亦自己面對李師師，偉大母親的誘惑表現，成功了拒絕物質世界的印象。燕青避免陷阱、情勢棋高一著。

燕青拒絕社會的榮譽時，他的英雄原型過程結束了。燕青幫助宋江，但他知道帝國內心的臣還在，所以他不又進入社會。那麼有能力的燕青如何解除危機？燕青知道不應該觸發每個陷阱。這樣的選擇評定社會是糾纏不清的，沒有一個人會解決文化，所以最好的舉動是自流亡。燕青可以獲得一切，但他拒絕了，將物質世界換成了默默無聞。

四、魯智深

魯智深的英雄原型的開始在他意外的殺了一個人，他就流竄、進入混沌。他的胃口影響他的性格，一直吃肉喝酒。魯智深的開初性格像動物一樣，他不識禮節，所以在社會裡其他人不理會魯智深。除了長老，和尚不尊敬他、只害怕他。魯智深有一個自然法律感覺，所以當他遇到不公正的情況，他便自己行動。魯智深認為婚姻是自然，但因為女兒不尊敬爸爸的要求，她做錯了，所以魯智深打了他的愛人。魯智深不殺了她的愛人，所以比較克制的。

魯智深對神像不尊，亦淨化破舊的寺廟。魯智深的行動指示他認為這些具體的象徵沒有意義。和尚的抱怨，就被長老忽視了，因為長老也知道這象徵不代表最本質的真理。魯智深當一個大自然的淨化權力，但他的行動是無意識的。他的生氣變成因緣果報的果報，但他只知道自己生氣。魯智深參與宋江之後，他繼續跟著這淨化組織的路。事已如此，他恢復了組織。燒燬破舊的寺廟使人避開錯路，

時間過了可能天經地義的寺廟回來。魯智深最後碰到的寺廟是這樣，寺廟神秘而保養好了，在那裡完成他的預言。

魯智深的預言使自己免於暴力與無節制。如果一般人殺了人，或有馬虎喝酒的行為，他們開始不好的因緣；但魯智深是其他人的果報，所以他的行為沒有矛盾。最後，魯智深達到涅槃，終於出家。他的英雄原型像薩滿一樣。彼得森說薩滿的過程是：「歷史上構建的、目前視為道德上可以接受的動作模式的程序化體現與目前構成的內心表徵融解。」²⁰²因此，魯智深的角色大道涅槃就死亡了，是因為那體現超越。魯智深就回去混沌，當完全的聖人。

總而言之，所有的靈魂都是同時從坑中誕生的。因此，雖然結局不同，但英雄的來源是相同的。危急時，這英雄原型作為天罰或天賜靈魂恢復自然與因緣果報平衡了。但這英雄亦吃苦而奮鬥到底，劉紹銘（?-）對《水滸傳》英雄的情況說明：「身體四肢能做到的事，受自然規律的管制，是有限度的。」²⁰³他們受到一項神的任務，但由人執行。帝國的危機由不肯誠的行為、業障阻止道德生活。這樣來看，宋江、李逵、燕青、魯智深的故事都是一色一香無非中道。



²⁰² Jordan Peterson, *Maps of Meaning*, 219, "...dissolution of the presently constituted intrapsychic representation and procedural embodiment of action patterns historically constructed and currently deemed morally acceptable."

²⁰³ 劉紹銘、陳永明編，《武俠小說論卷》（香港：明河社，1998年），頁195；馬幼垣，《水滸論衡》（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

第三章 《貝武夫》

第一節 《貝武夫》的四個情節

一、哥倫多與貝武夫

《貝武夫》的開頭提到一個王逝世不久：「席爾德隨後在指定的時間離開了，／仍然非常堅強，離開了主的守衛。」¹赫羅斯加登基後建造了新大殿，慶祝自己的統治拉開序幕：「在他的腦海中／他將指揮一所王室建築／一個由工匠建造的山牆式蜂蜜酒大殿。」²這樣的故事背景提供給貝武夫一個機會，這機會是社會惡化的源頭，因為故事的架構形容一個正面的情況，所以讀者也知道角色要保護自己。相應的，一個邪惡勢力來到大殿，「這樣，這些勇敢的戰士生活在歡樂中，／幸福地發展興旺，直到某個人／開始做惡，這是地獄的敵人。／這種謀殺精神被命名為哥倫多。」³哥倫多從哪裡來的？哥倫多是「該隱的親戚」，他祖先是從《聖經》中的故事來的。⁴

該隱和亞伯的故事在《聖經》的《創世紀》出現。該隱和亞伯都為上帝獻祭勞動成果，但上帝比較贊賞亞伯的禮物。該隱因此變得很嫉妒，於是他就殺掉了亞伯。因此，上帝對該隱下咒：「你種地，地不再給你效力。你必流離飄蕩在地上。」⁵此外，上帝也說：「耶和華對他說，凡殺該隱的遭報七倍。」⁶如果有人殺掉該隱，殺人犯會受到懲罰。一種可能的觀點是該隱的後代會為了該隱繼續報復下去，不會寬恕兇手，因此暴力持續循環。從上帝之咒來看，能理解哥倫多的核心。該隱殺掉自己的弟弟之前，曾被上帝勸告：「你若行得好，豈不可以抬起頭來嗎？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門口了；它要纏住你，你卻要制伏它。」⁷該隱羨慕亞伯的時候，上帝提供一個解決辦法，警告如果不有意識的面對罪孽，就會被罪孽壓垮。此外，他們實施傳統的儀式：「時或他們在寺廟裡準備祭品，／戰偶人祭品，朗誦古老的話，使偉大的靈魂殺手會在國家的災難中或許拯救他們。」⁸詩人強調他們的請求無效，是因為他們缺乏基督教的信仰。⁹托爾金（J. R. R. Tolkien, 1892-1973）認為詩人是基督徒，內容被異教影響很深，對貝武夫來

¹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51, 26-27. "Scyld then departed at the appointed time, / still very strong, into the keeping of the Lord."

²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53, 66-69. "It came to his mind / that he would command a royal building, / a gabled mead-hall fashioned by craftsmen."

³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55, 99-102. "Thus the brave warriors lived in hall-joys, / blissfully prospering, until a certain one / began to do evil, an enemy from Hell. / That murderous spirit was named Grendel."

⁴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55, 104. "...kinsmen of Cain."

⁵ *The Bible, Chinese Union Version (CUV) (Traditional)*. Hong Kong Bible Society, 2010. Genesis 4:12.

⁶ *The Bible, Chinese Union Version (CUV) (Traditional)*. Genesis 4:15.

⁷ *The Bible, Chinese Union Version (CUV) (Traditional)*. Genesis 4:7.

⁸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59, 175-178. "At times they prepared sacrifice in temples, / war-idol offerings, said old words aloud, that the great soul-slayer might bring some comfort / in their country's disaster."

⁹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59, 178-188.

道：「雖然詩人思議貝武夫是異教徒，但他在基督徒想像的北歐英雄時代走著，因而他高尚與溫厚。」¹⁰因此，他們的祈禱與祭品是懷舊與受誤導的影響。

當時貝武夫在現代南瑞典，他是「所有活著的人中最強壯的。」¹¹貝武夫已有名聲，但他還想去展示自己的潛力。貝武夫便出場時與一群武士在丹麥登陸。他介紹自己時，先道：「我們是基特民族，／國王海吉拉克的壁爐盟兄弟。」¹²他便提起父親的名聲，增進他的動機有純。貝武夫的目標是跟哥倫多作對，聽說「在席爾德人中某種敵人。」¹³赫羅斯加的大殿被哥倫多突襲，讓席爾德人不能再住在新大殿中，貝武夫也觀察「旅客說，這棟偉大的建築，／最明亮的大殿，空無一人，無用。」¹⁴大殿的意象可能代表偉大父親。赫羅斯加登基開創了和平與繁榮的年代，但哥倫多來了之後，社會開始垮臺，需要一名英雄拯救社會的秩序。哥倫多代表「新奇」，因此擁有再進入混沌的可能性。如果他不直接面對混沌，社會便會繼續崩潰。但幸運的是，貝武夫來到丹麥混沌中，拯救赫羅斯加。

貝武夫跟他的武士晚上在大殿假裝熟睡，等待著哥倫多。貝武夫沒有使用劍，他赤手空拳地與哥倫多搏鬥，「今晚沒有武器，然後全能的上帝，／聖賢和聖潔的人，將榮耀歸於戰爭，／向他認為正確的任何一方。」¹⁵貝武夫在戰前尋求上帝的幫助，因為貝武夫認為自己可能戰敗，這次打鬥是一場角力，他勇於承認自己的不足，展現他謙遜的一面。哥倫多在大殿外，看到貝武夫這一幕，他腦中產生一個想法，「一群年輕的戰士。然後他的心大笑；／邪惡的怪物，他認為自己會／從每個身體中奪取生命，全部吃掉／在一天到來之前。」¹⁶哥倫多進入大殿的時候很驕傲，已經開始設想食肉的慶祝，他不預期貝武夫會對他做什麼。然而，貝武夫把哥倫多的胳膊撕裂，哥倫多被貝武夫擊敗時「他想逃跑，逃到沼澤。」¹⁷哥倫多往他的避難所逃跑，但他的胳膊成了這次輕敵的代價；成了貝武夫的戰利品，這個戰利品是混沌的一部分，「在高高的屋簷下，全部都是格林德爾的爪子。」¹⁸貝武夫按照上帝的計劃切下的混沌，將直接被制伏，轉變為秩序。從原型分析的意見來看，如果哥倫多代表混沌，分開混沌身體就產生套理性，一種活的混沌變成死物質的具體例子。在混沌中機會與威脅纏繞在一起，分

¹⁰ J. R. R. Tolkien, *The Monsters and the Critics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7, 45 "...he moves in a northern heroic age imagined by a Christian, and therefore has a noble and gentle quality, though conceived to be a pagan."

¹¹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61, 196. "...he was the strongest of all living men."

¹²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65, 260-266, "We are of the race of the Geatish nation, / sworn hearth-companions of Hygelac their king."

¹³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65, 274. "...that among the Scyldings some sort of enemy."

¹⁴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73, 411-412. "...travelers say that this great building, / Brightest hall, stands empty, useless."

¹⁵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89, 685-687. "...tonight no weapons, and then mighty God, / the Lord wise and holy, will give war-glory / to whichever side He thinks the right."

¹⁶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91, 730-734. "...a troop of young warriors. Then his heart laughed; / evil monster, he thought he would take / the life from each body, eat them all / before day came."

¹⁷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93, 755. In reference to Grendel: "He wanted escape, to flee to the fen" 755, 93.

¹⁸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97, 835-6. "...there all together was Grendel's claw—under the high roof."

開就成了秩序。

關於赫羅斯加的人民，他們被哥倫多的母親攻擊，施行該隱的咒「然後到貴族／運勢逆轉，一旦格林德爾的母親／走進大廳。」¹⁹貝武夫的任務還沒結束，所以他鼓勵報仇。²⁰這樣的反應按照上帝的建議，但也可能認為是草率或衝動。故事的意象稀奇古怪，貝武夫跟蹤哥倫多的母親到大湖並跳了進去，他游到一座宮殿，「然後看到他在某個大殿裏，／不好客，沒有水。」²¹彼得森的英雄過程很像故事的意象，哥倫多的母親代表混沌、即偉大母親，大湖媲美混沌的結構。大湖有一個表面，透過表面之後世界產生改變，在水裡不能呼吸、無法走路，統一的面其實無限的小水滴。

貝武夫與哥倫多的母親打鬥之時，他的劍壞了。²²他的第一個反應是採用對付哥倫多的辦法，「他信任自己的力量／他握力的力量。如果他想在戰鬥中贏得任何頭銜／長久的名聲，他必須不要命地爭取。」²³這個近乎自殺性的辦法，只為追求成名。貝武夫認為自己是完全有理由爭取名聲，但他也認為自己要注意他人的抨擊。簡而言之，貝武夫追求社會的承認。秉持著這樣的自信，他繼續進入水下大殿。

碰巧，貝武夫找到了一把劍。從英雄的過程來看，貝武夫已經離開秩序，進入水因此混沌，接著在混沌裡找到武器。因為混沌代表全部的威脅與希望，除了哥倫多母親的威脅，混沌也提供貝武夫的解決辦法。這把劍是誰鍛造的？「然後他在裝甲中看到了勝利光之刃／巨人製造的，無懈可擊的刃，／承載者的榮譽，最好的武器，／但比其他任何人都長和重／本來可以進行戰爭演習。」²⁴故事說這把劍由巨人鍛造，此外，哥倫多是該隱的後代，《聖經》初次提出鐵匠的故事時，便與該隱的後代有關，「洗拉又生了土八該隱，他是打造各樣銅鐵利器的。」²⁵可以推測那把劍為該隱後代的所有物。因為貝武夫用這把劍殺了哥倫多及其母親，所以能看出混沌有威脅與解決的辦法。²⁶

二、赫羅斯加的警告

貝武夫凱旋歸來後，赫羅斯加祝賀貝武夫。赫羅斯加雖然代表之前的、有病

¹⁹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123, 1280-1282. "...and then to the nobles / came reversal of fortune, once Grendel's mother / reached into the hall."

²⁰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129, 1384-1386. "Grieve not, wise king! Better it is / for every man to avenge his friend / than mourn overmuch."

²¹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137, 1513-1515. "...then saw he was [in] some sort of hall, / inhospitable, where no water reached" 1513-5, 137.

²²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137, 1524-1525. "...the edge failed its man at need."

²³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137, 1533-1536. "His own strength he trusted, / the strength of his hand-grip. So must a man, / if he thinks at battle to gain any name, / a long-living fame, care nothing for life."

²⁴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139, 1557-1561. "Then he saw among the armor a victory-bright blade / made by the giants, an uncracking edge, / an honor for its bearer, the best of weapons, / but longer and heavier than any other man / could ever have carried in the play of war-strokes."

²⁵ *The Bible, Chinese Union Version (CUV) (Traditional)*. Genesis 4:22.

²⁶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139, 1567-1569. "...she toppled to the ground: / the sword was blood-wet, the man rejoiced;" 141, 1590. "...chopped off his head."

的舊社會，但他承認貝武夫的重要，「現在他可以說，誰是誠實的／並適合他的人民，記得我們的過去，／國土的老衛兵：這位王子出生／更好的人！」²⁷赫羅斯加也預言貝武夫會成為何種的人：「你將成為你的人民的幫助，／一位持久的英雄。」²⁸這正面的預言中也隱含一個警告，赫羅斯加告訴貝武夫有關赫雷莫德的故事：「變得不高興，卻殺死了丹麥人／在他自己的大殿裡，滿腔激憤，／他砍掉同伴，在桌子旁怒氣沖衝，／直到被放逐，一個著名的王子」²⁹這個王子的情緒超越他的理智，使自己孤立，但還保有名聲。赫雷莫德一開始是個英雄「儘管上帝賜予了他體力的喜樂，／使他威武，高於一切人。／儘管幸運，他想法卻變得野蠻，／他內心嗜殺成性」³⁰赫雷莫德有自然的能力，但逐漸變的腐敗，因此「他過著沒歡樂的生活，抑鬱而死。」³¹

赫羅斯加詳盡闡述，以英雄的成果而沾沾自喜，人們安於現狀，如睡覺一般，「睡眠太酣酣暢的。」³²睡著的時候，邪念悄悄逼近，「黑暗的命令／邪惡的惡魔，他沒有防禦。／他統治了很長時間似乎太簡短了。」³³這樣的警告跟該隱與亞伯的評語很像。人變得自滿，與之前好的行為無關，因此赫羅斯加最後警告：「勇敢的冠軍啊，不要驕傲！」³⁴這個警告表達出死亡，「武士，死亡一下子戰勝你。」³⁵赫羅斯加強調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拼命地追求名聲，永遠也沒有得到滿足的一天。這樣的警告也強調英雄離開混沌之後，還需要注意下次的威脅。

三、基特蘭的新王

貝武夫回基特蘭後，當時的王與其繼承人都過世了。³⁶貝武夫變成新的王。³⁷詩很簡練表示未來，貝武夫「他統治了五十個冬天。」³⁸可能是赫羅斯加的警告與生命的不可避免的結束，話說回來「一條龍，開始在漆黑的夜晚統治。」³⁹詩人強調龍的到來是因為一個小偷把龍的珍寶偷走了。⁴⁰如果通過正當的途徑一

²⁷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147, 1700-1703. "Now can he say, who acts in truth / and right for his people, remembers our past, / old guard of homeland: this prince was born / the better man!"

²⁸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147, 1703-1704. "You shall become a help to your people, / a long-lasting hero."

²⁹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147, 1711-1714. "...grew not to their joy, but killed Danish men / in his own hall, bloodily. Swollen in heart, / he cut down companions, raging at table, / till exiled, alone, a famous prince."

³⁰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149, 1716-1719. "...though God had given him the joys of great strength, / had set him, mighty, above all men. / Despite good fortune his thought grew savage, / his heart blood-thirsty."

³¹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149, 1721. "Joyless he lived and unhappy he died."

³²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149, 1742. "Too sound is that sleep."

³³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149, 1746-1748. "...the dark commands / of the wicked demon, and he knows no defense. / Too brief it seems, that long time he ruled."

³⁴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151, 1761. "Turn not to pride, O brave champion!"

³⁵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151, 1768. "Death overcomes you all at once warrior."

³⁶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179, 2201. "Hygelac had fallen."

³⁷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179, 2207. "...the kingdom passed into Beowulf's hands."

³⁸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179, 2208. "He ruled it well for fifty winters."

³⁹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179, 2211. "A dragon, began to rule in the dark nights."

⁴⁰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179-181, 2214-2217. "Some man or other / crept inside it, reached out toward / the heathen treasure, took in his hand / ...adorned with treasure." The line in the original text is missing, replaced with an ellipsis.

英雄擊敗龍並將珍寶取走，龍便不能破壞社會—但小偷以偷竊的方式獲取珍寶。從原型分析來看，那個小偷不願意面對混沌（即那條龍），所以威脅來了，而其他人需要當英雄。

貝武夫聽聞龍肆虐，他挺身而出，不讓其他人民面對龍，「這不關你的事，／除了我一個人以外，都不適合／測試他對抗這個怪物的力量。」⁴¹貝武夫又說出他之前找到巨人鍛造的劍的時候相同的話，「通過勇氣贏得金牌，或在戰鬥抓住我，／最後的生命傷亡消除你的主！」⁴²這樣的選擇很極端，非勝即負。五十歲之後，他依舊會選擇獨自面對威脅。但是，社會的預期讓貝武夫的領主（thane）覺得應該站在他的旁邊，「但是貴族的兒子，／親手挑選的戰友，他的部隊根本不站在他周圍／勇於戰鬥：他們逃到了樹林／拯救他們的生命。」⁴³這觀點清楚地批評這些領主們的行為。貝武夫預期領主們要會幫助他，然而他們的逃離表現出怯懦。只有一個領主待在貝武夫的旁邊「只有一個／感到羞恥和悲傷。沒有事情／阻止一個思想正確的人的親屬關係。／他被稱為維格拉夫。」⁴⁴詩人強調親屬關係很明智，是因為好人支持這樣的關係，維格拉夫先感到羞愧，於是加入貝武夫，這或許暗示維格拉夫相信自己。維格拉夫也鼓勵其他人，但沒有人參與。⁴⁵貝武夫與龍打鬥的時候，弄壞了劍，龍趁機咬了他的脖子。⁴⁶維格拉夫見機行事殺了龍。⁴⁷詩人稱讚維格拉夫的行動：「所以漢子應該是，／需要的時候，領主就在！」⁴⁸雖然貝武夫到目前為止皆獨自面對威脅，詩人提出忠誠是高尚的行為。英雄面對混沌，可能需要幫忙，這時一般人能選擇面對混沌，幫助英雄與模仿英雄的行為。

貝武夫死亡之前，對維格拉夫說他想看一眼龍的珍寶：「黃金商品，一目了然／在璀璨的寶石上，通過其財富／我可能更容易放棄自己的生命／和我統治很久的親愛王國。」⁴⁹因為貝武夫面對龍，於是獲得看見珍寶的權利，小偷則相

⁴¹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201, 2532-2534. "It is not your business, / nor fitting for any, except me alone, / to test out his strength against this monster."

⁴²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201, 2535-2536. "Win gold by courage, or battle seize me, / final life-hurt take your lord away!"

⁴³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205, 2596-2599. "But not at all did the sons of nobles, / hand-picked comrades, his troop stand round him / with battle-courage: they fled to the wood / to save their lives."

⁴⁴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205, 2599-2602. "Only one / felt shame and sorrow. Nothing can ever / hold back kinship in a right-thinking man. / He was called Wiglaf."

⁴⁵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209, 2646-2650. "The time is at hand / when our generous lord could use the strength / of good soldiers. / Let us go to him now, / help our war-leader through this heat, / fire-horror."

⁴⁶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211, 2679-2681. "...with huge strength swung his blade so hard / that it caught in the head; Nægling snapped, / Beowulf's sword shattered in battle"; 2691-2692. "...caught and pierced him right through the neck / with his sharp fangs."

⁴⁷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211, 2699-2702. "Wiglaf struck / that strange opponent a little lower down, / so that the sword plunged in, / bright with ornaments, / and afterward the fire began to die out."

⁴⁸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211, 2708-2798. "So a man should be, / a thane at need!"

⁴⁹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215, 2746-2751. "The golden goods, have one full look / at the brilliant gems, that by its wealth / I may more easily give up my life / and the dear kingdom that I have ruled long."

反，無功不受祿，他選擇逃避，自然得不到珍寶。到這裡，故事的重點是貝武夫，貝武夫過世之後，詩人用維格拉夫表達基特社會的未來

四、維格拉夫的輕蔑

維格拉夫批判不忠誠的領主，把領主像垃圾一樣拋棄。⁵⁰判處沒能力的領主們流亡：

現在所有的財物，給予和接受，／一切為親屬家庭樂事，歸屬感，舒適感都將終止。被剝奪權利／你們家中的每個男人都必須流放，／一旦遠方貴族聽說你們逃走，／不光彩的事。／對於任何戰士而言，死亡總比可恥的生活更好！⁵¹

這些詩句建議這些貴族不該面對混沌，即不對自己負責，應該受到懲罰。為什麼社會要懲罰這樣的人？不面對混沌的人無法復興社會、不能解救生命，因此社會也不幫助他們，他們將被社會忘記。如果不願意面對混沌、完成英雄的過程，社會便會使人永遠待在混沌。

維格拉夫為貝武夫感到悲痛，預言基特人將被瑞典人突襲，「那是世仇，是部落的仇恨，／人的戰爭慾望，使我預計／瑞典人民將尋找我們／開戰，他們聽到了／我們的主沒有生命。」⁵²維格拉夫把「部落的仇恨」與「人的戰爭慾望」歸因於不可避免的衝動、內在的特性。為什麼貝武夫五十年內會阻止戰爭？

必須抓住長矛，將其早晨冷卻，／舉起手中，在許多黑暗的黎明時；／沒有豎琴音樂會喚醒戰士，／但是黑夜烏鴉，注定要死的人上／將告訴鷹自己如何食用肉／當他與狼脫掉屍體時。⁵³

貝武夫「抓住長矛」，承擔重任，但如果沒有人自告奮勇，從混沌回來、烏鴉與狼便會吃掉毀滅的武士。

有意識的英雄行為阻止不了災難。「寶藏已經打開／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那個命運太強大了／吸引了我們人民的國王。」⁵⁴雖然那個小偷打開龍的古墳，詩

⁵⁰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223, 2868-2871. "...when the king gave out chest-guard and helmet, / that the most splendid goods he could find anywhere, / near or far—that he threw them away, utterly, terribly, once war came upon him."

⁵¹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223, 2884-2891. "Now all treasure, giving and receiving, / all home-joys, ownership, comfort, shall cease for your kin; deprived of their rights / each man of your families will have to be exiled, / once nobles afar hear of your flight, / a deed of no glory. Death is better / for any warrior than a shameful life!"

⁵²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231, 2999-3003. "That is the feud, the hatred of tribes, / war-lust of men, for which I [expect] / the Swedish people will seek us out / in a new battle, after they have heard / that our lord is lifeless."

⁵³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231-233, 3022-3027. "The spear must be seized, morning-cold, / hefted in hand, on many dark dawns; / no harp music will wake the warriors, / but the black raven above doomed men / shall tell the eagle how he fared at meat / when with the wolf he stripped the bodies."

⁵⁴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235, 3084-3086. "The hoard has been opened / at terrible cost."

人卻怪罪命運。可能更強的英雄招來更嚴重的災難。詩最後的三行闡明了這個命運：「他們說他是，其中世界上的國王，／對他的士兵最友好，最有禮貌的漢子，／對他的人民最好的，最渴望成名的。」⁵⁵因為貝武夫面對混沌，每次都成功了，他是一個成功的英雄。他最後的戰鬥也表明英雄面對無法戰勝的挑戰，但英雄的勇氣變得更加令人敬佩。

第二節 《貝武夫》的英雄原型

貝武夫在故事開頭時，他已是世界最強的人，所以他如何離開家追尋危險？貝武夫的生活是一連串考驗。貝武夫的英雄能力，一部是他的世系，一部是他的事跡。因此，如果他想保持而擴大他的名聲，他必須再堅持追求新挑戰。貝武夫的英雄名聲是實現的潛力。他自願面對混沌，並靠他的奮鬥精神。如此，貝武夫是天生的英雄，但更重要是他繼續展示自己。

貝武夫年輕時，他在冒險旅行的途中，遇到混沌的困難，即哥倫多與哥倫多的母親。他凱旋而歸，他收到土地與財富。時間過了，海吉拉克過去，貝武夫登基。貝武夫從英雄的原型成為偉大父親的原型。他的英雄精神回饋他的社會，就有五十年和平與穩定。貝武夫時代即將結束，又面對混沌的龍，但這次他不健壯。他的責任是面對這新風險，但他的勝利亦是他的死亡。

維格拉夫責備其他領主沒幫助貝武夫。領主們靠貝武夫的英雄能力，但貝武夫耗盡了英雄潛力。維格拉夫便悼念基特人的未來，誰會當新的英雄？領主們變得沾沾自喜，自己沒去面對混沌，所以他們是膽小鬼。此外，領主們如果不面對小危機，他們沒辦法面對大危機，他們沒獲得自己的能力，只有不發揮的潛力。貝武夫代表最好的英雄，但他的驕傲使他自己面對每個危機，而且不依靠他的領主們。因此，當貝武夫活著時，社會便是安全的；但他死掉之後，沒有人能擔負他的責任。貝武夫出現的英雄原型是一個不斷努力的原則，每一個人不僅能模仿英雄的行為，但每個人必須模仿英雄的行為。英雄從他們的事跡能發現，況且社會的未來取決於新英雄繼承衣鉢。

第三節 《水滸傳》與《貝武夫》的原型比較

一、英雄的起源

《水滸傳》一開始，洪太尉爬著龍虎山，偶然碰到大蛇與大虎。蛇與虎代表混沌，考驗他的意志才能繼續見天師，天師就治癒瘟疫。洪太尉山下去後，開啟了封存的寺廟，寺廟內的深坑是《水滸傳》英雄的濫觴。他們是超自然的靈魂，命運要求他們出來替天行道的權力。他們的特色是特權小數人。他們的生活開始

That fate was too strong / that drew [the king of our people] toward it.”

⁵⁵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243, 3180-3182. “They said that he was, of the kings in this world, / the kindest to his men, the most courteous man, / the best to his people, and most eager for fame.”

沒有卓越，但情況揭露真實本質，即他們的英雄潛力，為未來作證命運。

席爾德人請求他們深的幫助，但他們沒收到回答。貝武夫自己決定去丹麥面對哥倫多。他的目標是增加自己的名聲，因此一個人的原因，不是無私動機。貝武夫相信心靈能量會滿足自己的需要，但他得面對風險才知道內在的潛力。因此，貝武夫的英雄原型過程先遇到困難，再希望他有足夠內在的潛力，他祈求神保佑自己，鬥爭開始，最後他才知道自己是否值得。

《水滸傳》中用的預言雖然深奧，但是是精確的。作者用預言喚起讀者的興趣，思忖角色如何能應驗預言。從魯智深角色來看，社會創設惡因緣，因此一零八的英雄是從天而降的必然果報。梁山泊好漢應驗上天的預言，他們應當以自然的權力恢復社會。從腐敗朝廷來看，這些英雄是混沌、即土匪，但梁山泊的英雄跟森林火災一樣，燒掉之後自然重新開始，因此徵象恢復的混沌。

二、貝武夫與宋江的無意識

有一種更混沌的關係是宋江與李逵。如上所述，夏志清表示宋江與李逵代表雙角色，故事與性格都纏繞在一起。⁵⁶這個看法也能在貝武夫與哥倫多的關係體現。貝武夫戰勝哥倫多，復興王國；宋江毒殺李逵避免可能發生的未來損失。

若將此二角色放進榮格的結構，也能顯現出偉大母親的原型。赫爾特曼建議用榮格的「雙母親概念」，哥倫多的母親代表負面的，赫羅斯加的妻子代表正面的：

母親的神話觀點支持這種雙重解釋。維爾誣（赫羅斯加的妻子，Wealththeow）與哥倫多的母親共同構成了榮格所說的雙母親。坎貝爾定義了這種雙重性：「她是宇宙力量，整個宇宙，所有對立面的統一，完美地融合了絕對毀滅的恐怖與不帶人格但又母親般的寬慰。」⁵⁷

因此，赫爾特曼認為：「使我們看待維爾誣帶著蜂蜜酒是一種穩定和諧的咒。」⁵⁸維爾誣給貝武夫蜂蜜酒的反應很清楚，「他收到一杯，／戰鬥兇猛的武士，從她的手，／然後演講，渴望戰鬥。」⁵⁹維爾誣的角色顯然是正面的。哥倫多母親是哥倫多的混沌之先驅，她住在混沌的大湖，代表偉大母親的相反面，是毀滅與

⁵⁶ C.T. Hsia, *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107.

⁵⁷ Jeffrey Helterman, "Beowulf: The Archetype Enters History," 13. "The mythic view of the mother supports this two-fold interpretation. Wealththeow and Grendel's mother together form what Jung calls the dual mother. Campbell defines this duality: 'She was the cosmic power, the totality of all the pairs of opposites, combining wonderfully the terror of absolute destruction with an impersonal yet motherly reassurance.'" Joseph Campbell.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399. "She was Cosmic Power, the totality of the universe, the harmonization of all the pairs of opposites, combining wonderfully the terror of absolute destruction with an impersonal yet motherly reassurance."

⁵⁸ Jeffrey Helterman, "Beowulf: The Archetype Enters History," 15. "...allows us to regard Wealththeow's mead-bringing as a spell which holds the warrior in harmony."

⁵⁹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85, 628-630 "He accepted the cup, / battle-fierce warrior, from Wealththeow's hand, / then made a speech, eager for combat."

恐怖的一方。

這個雙母親觀點也適用於宋江與李逵，他們兩人是雙角色，就有雙母親。九天玄女是比較完全的，皆象徵著創造性與破壞性。她給宋江任務，但也警告過他，失敗的後果不堪設想。李逵和他母親的關係是短暫的殘酷，李逵沒有正面的偉大母親的關係。李逵與哥倫多都被慾望左右，也無法救自己的母親。從李逵開始說謊時，他就注定失敗。哥倫多不會面對貝武夫。一個極大差別是李逵母親的盲目，可能會怪李逵使情況走向悲劇。哥倫多跟他的母親的關係是相反，母親比孩子更強。哥倫多的母親過於強盛，新的英雄一旦戰勝她，英雄便能得到更浩大的名聲。從這角度來看，貝武夫的行為被女性角色決定。赫爾特曼說：「在貝武夫的前兩場戰鬥中，我們將男人視為權力 (*mægen*)，可以將善與惡使用，而將女人視為關係網以破壞性和建設性的方式組織這種力量。」⁶⁰從這立場來看，貝武夫也從偉大母親受到領命，但內含的領命，一位女性代表幫助，另一個代表需要面對的挑戰。

至於超自然的武器，武器有不同的功能。九天玄女給宋江三卷天書，這三本書藏著宋江才能拯救王國的秘密。貝武夫從大湖收到巨人鍛造的劍，但只為哥倫多母親，在面對龍之時這把劍毫無用武之地。宋江收到書，而不是更大的劍或矛，而是智慧的啟迪。貝武夫從快死之人那邊受到智慧的啟迪，赫羅斯加警告他驕傲的風險。三卷天書是老天賜予的，但貝武夫的劍可能是一種依靠，不適合英雄行為。即使這兩把武器存有差異，但這兩個英雄都靠天堂或上帝提供智慧或豐富命運。不過，這些武器不能避免他們的死亡，他們最終會凋零。

這兩個故事的英雄死法也相似。貝武夫死時，赫爾特曼說：

貝武夫與龍的相互破壞重複了北歐神話中的主題。在諸神黃昏中 (*Ragnarok*) ……，雷神 (*Thor*) 與蛇互相摧毀，宇宙陷入混沌。世界被火和水摧毀，大地最終沉入大海。⁶¹

宋江與李逵也相繼而亡，但因為宋江未履行九天玄女的任務，無法罷免腐臣，使得社會仍然處於混沌之中。

或許讀者會疑惑，宋江是不是為王國而戰？他是為王國服務，但連他的英勇事蹟也是受人操縱的。宋江與梁山英雄群一起打其他土匪，但他們被腐臣操縱。不管宋江在戰鬥中的情況如何，戰鬥的場合是操縱性的，代表腐臣使宋江積極性改掉自己計劃的能力。陳蕙琰 (*Marie Chan, 1944-*) 認為：

⁶⁰ Jeffrey Helterman, "Beowulf: The Archetype Enters History," 17. "In Beowulf's first two fights, we have seen man as *mægen*, which can be used for good and evil, and woman as the network which organizes this power both destructively and constructively."

⁶¹ Jeffrey Helterman, "Beowulf: The Archetype Enters History," 20. "The mutual destruction of Beowulf and the dragon repeats a motif from Norse mythology. In the Ragnarok..., Thor and the serpent destroy each other and the cosmos is returned to chaos. The world is destroyed by fire and by water, the earth finally sinks into the sea."

荷馬史詩可被視為純粹的史詩，而古英語和漢語歌詞則可被視為純粹的輓歌，而《貝武夫》則被視為有強烈輓歌的弦外之音的史詩。中國和歐洲都有關於英雄和英雄業績的詩歌。兩種詩歌傳統之間的區別在於，史詩在歐洲是主要形式，而輓歌則是弱勢和隱性的種類，而輓歌在中國是主要形式，史詩是極弱的種類。⁶²

雖然《水滸傳》不是詩，宋江與李逵的行為是模仿輓歌，宋江失敗了無法罷免腐臣，李逵則離不開混沌。按照陳蕙琰的觀點，《貝武夫》強調史詩，《水滸傳》強調輓歌。《貝武夫》的「強烈輓歌的弦外之音」，預告貝武夫不可避免的死亡。貝武夫的死亡悲劇為領主所離棄，也強調維格拉夫的演講善於表達。貴族失敗的原因究竟為何？筆者認為局面陷入混沌，同時也失信於保衛貝武夫，所以對社會存有風險，貴族從此流亡。

宋江毒殺李逵是因為李逵缺乏面對混沌的能力。因為宋江未罷免腐臣，所以英雄的旅程不算完成，最終只有輓歌。雖然兩故事中的王國都在劫難逃，貝武夫與宋江卻是為人民所尊敬。宋江有意保護自己的名聲，因而毒殺李逵。⁶³貝武夫追求名聲，面對哥倫多之前，貝武夫提出名聲的重要性。⁶⁴《貝武夫》結尾的詩句再提出貝武夫「最渴望成名的」。⁶⁵法瑞爾認為，從盎格魯撒克遜的悲觀主義來看，英雄只能得到名聲。⁶⁶這名聲的英勇事蹟只能按照天堂或上帝的直接命令或命運來做，其行為的結果值得紀念。

三、貝武夫與魯智深

貝武夫與魯智深均享受喝酒。酒是在丹麥社會的中心，例如稱為的蜂蜜酒大殿是社會的召集地方，哥倫多的反覆攻擊基本地擾亂社會的功能。蜂蜜酒亦是社會的和諧象徵，維爾謠將蜂蜜酒做好咒，歡迎凱旋。貝武夫對酒沒有個人吸引力，是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貝武夫》的酒描寫是社會之間與儀式的，酒有正面的含義。

魯智深刻意地尋找酒，違反和尚的戒律。魯智深的酒是一項接近混沌的憑

⁶² Marie Chan. "Chinese Heroic Poems and European Epic." *Comparative Literature*, vol. 26, no. 2, 1974, 167. "...the Homeric epics may be considered as pure epic and the Old English and Chinese lyrics as pure elegy, while *Beowulf* is an epic with strong elegiac overtones. Poems about heroes and heroic exploits exist in both China and Europ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poetic traditions is that in Europe the epic is the dominate form with the elegy as a weak and recessive strain, while in China the elegy is the dominate form and the epic an extremely weak strain."

⁶³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867。

⁶⁴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137, 1533-1536. "His own strength he trusted, / the strength of his hand-grip. So must a man, / if he thinks at battle to gain any name, / a long-living fame, care nothing for life."

⁶⁵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243, 3180-3182. "They said that he was, of the kings in this world, / the kindest to his men, the most courteous man, / the best to his people, and most eager for fame."

⁶⁶ Eleanor Farrell, "The Epic Hero and Society: Cuchulainn, Beowulf and Roland." 26. "His greater difficulty and need for supernatural aid in conquering Grendel's mother reflects the Anglo-Saxon pessimism: human success is ultimately impossible, and the best man can hope for is everlasting fame."

藉。酒使他增強權力，解除社會的束縛。這種對酒的描繪將酒與混沌融合在一起，不是合乎禮儀或集體赴宴。魯智深單獨尋找酒，酒使他公然藐視和尚的準則。魯智深縱情飲酒的狂怒時，他便破壞寺廟的佛像，然後用獻祭的桌腿當武器。他破壞虛幻的佛像，比喻地清除和尚的盲信仰佛像的固有重要。魯智深面對腐敗的社會，即是偉大父親的負面、靜止的暴虐，用混沌的辦法恢復了真誠的宗教。

貝武夫面對荒野的混沌，制服哥倫多、古倫多的母親以及大龍。席爾德的社會已經進入混沌，他們面臨社會結束。貝武夫淨化蜂蜜酒大殿，亦自願進入混沌湖殺了哥倫多母親。貝武夫在丹麥成功了回覆社會，但貝武夫面對混沌的權力，所以他代表秩序的正面部分。貝武夫面對龍他亦代表秩序的正面部分，但因為貝武夫暮年，秩序必須其他英雄出現履行職責。貝武夫的葬禮是火葬柴堆，基特人將灰燼放在墓冢。⁶⁷貝武夫的具體存在結束了，只由他的名聲與人的記憶能堅持存在。詩人提出全部的在墓冢內的珍寶又沒用，金銀財寶在龍穴亦沒用。因此，重要的收穫是貝武夫的行動，他會完全的出現自己的精神。

魯智深的死亡是他的預言。他刻意避免社會的誘惑物，拒絕當長老。魯智深大道涅槃表示他出家，他離開物質世界。此外，他也火化了，灰燼埋葬在寺廟。貝武夫與魯智深均死亡、火化。他們的名聲只存在，並受到人們尊敬，他們收到具體的紀念碑。這兩人的社會都會記得他們的事跡，所以未來的人能效仿這樣的英雄精神。然而這種英雄精神有差別，貝武夫面對混沌，恢復社會，登基而當偉大父親，最後死於保護社會；魯智深面對腐敗的秩序，回歸社會的一部份，拒絕社會的珍寶，最後出家。

四、維格拉夫與燕青

維格拉夫來幫助貝武夫，一起殺死龍。維格拉夫的態度跟貝武夫一樣，他自願面對困難與混沌，將自己的生命賭下未知的命運。他亦知道英雄態度的價值。因為貝武夫是最強的英雄，他不沈思社會的命運，他還活著就要維護社會安全。維格拉夫剛剛看到他們的王死掉了，他一瞬間就知道社會有大危機。這是批評貴族的原因，維格拉夫知道他們必須再激發英雄的精神，才能夠使社會堅持下去。貴族缺乏忠誠，這是他們的基本缺點。他們利用貝武夫提供的安全，貝武夫需要他們的幫助時，他們卻背叛他。

燕青的英雄原型過程開頭代表非常忠義的角色，燕青隨主人到天涯海角。主人連連忽視燕青的建議，燕青毫無芥蒂地回來又幫助他。燕青與維格拉夫懂得忠誠是社會基本的價值。因為人不是完美的，人要靠其他人的幫助才能活下去。燕青與維格拉夫的忠誠亦有限制。燕青離開他的主人，也離開社會，因為他知道朝廷危險。維格拉夫寧願幾名領主流亡，不願容許不忠的伙伴。燕青的決定是出自私利，但亦認可社會的內在的腐敗。維格拉夫的決定繼續英雄的旅程。維格拉夫憂慮社會的不確定未來，然而燕青離開社會，將社會寄託於命運。

⁶⁷ Howell D. Chickering Jr., *Beowulf*. 239-241. 3137-3148, 3160-3161.

五、社會與未來

貝武夫的社會比較脆弱，如果沒有新的英雄來，他們的社會結束了。魯智深的社會面對瘟疫與土匪，但最大的危險是賊臣。這賊臣跟《貝武夫》後面的貴族都背叛忠誠的精神。《貝武夫》的貴族懲罰了，隱含是人如果他們行為更好，自願面對困難，他們成為好人，所以他們會變成更英雄的人。《水滸傳》的賊臣避免懲罰，所以社會還有一樣的風險。⁶⁸基特人的回答是鼓勵人面對困難所以英雄會再來。《水滸傳》的社會，例如魯智深與燕青，不試圖回歸社會，因為賊臣是不可避免的問題，因此他們出家或避免社會的注意。

哥倫多代表自然或暴虐？哥倫多的起源是人，更明確說背叛者。同時，他住在文明外面，因此含蓄判斷背叛的行為是不文明的。哥倫多有一個荒野的特徵，他的母親以及龍也是。龍最清楚代表混沌，那是未知的未知、無限的可能性與無限的危險。小偷弄醒龍後，貝武夫來面對龍，但他自己死掉。為什麼社會不拿珍寶？維格拉夫也不拿。一面是他們尊敬貝武夫，所以用龍的珍寶尊敬他，一面是他們沒應得珍寶的權力。這決定跟維格拉夫批評貴族有同。因為貴族不夠忠誠，所以貴族不應得領主的權力。英雄的原型在貝武夫的社會是一個必須連續證明的價值。

《水滸傳》的英雄特徵是從預言與命運來的。他們忍受很多磨難，他們蒙受不白之冤、或是受他人欺騙才導致崩潰，因此他們的無意識就出現了。如此，社會的壓迫與虐待激起了英雄的原型。這是英雄反暴虐的原型，他們的名聲是英雄行動結果，但不是他們的中心目標。宋江想保護自己的忠義名聲，因為名聲瑕疵會使王國不穩定。梁山泊好漢的目的是回覆社會，將忠義思想灌輸給人民。為了尊敬宋江與他的好漢，國王與人民建造寺廟，因此顯示出他們應得人民的尊崇與效仿。

貝武夫的死亡是悲劇性的，因為領主不幫助他，但是他堅持打鬥才贏了。貝武夫的缺席使社會懷疑未來的存在。貝武夫沒被政府背叛，只被時間與自己的成功鼓勵虛假的安全感。《水滸傳》的一些英雄在戰鬥死掉，但宋江與李逵被政府背叛。他們的忠義變成雙刃劍，他們變得太強，侵蝕賊臣的權力。宋江與李逵的死亡悲劇因為他們進入陷阱。魯智深的死亡不僅避免社會的腐敗，避免轉世化身，達到涅槃。燕青用自己的智慧預見社會的風險，所以他自願流亡。

赫羅斯加意識貝武夫的能力，雖然他是王，他抑制自己的驕傲就相信貝武夫的能力。如果賊臣有這樣的態度，他們就不是賊，而是幕後操縱之臣。因此，兩個故事的社會都價值能力，理想的社會也尊敬這種能力，並如果更好的人參加社會的架構，就有一個自願權力移交。到目前為止，可能沒有社會能夠達到這公理，因此社會有很多辦法調解達成。《水滸傳》的警告是那人為了權力而維持權力。《貝武夫》的警告是那些自滿人不自己面對困難，只靠其他人的能力，然後社會沒有才幹的人就會崩潰。

⁶⁸參見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二，頁 1874。「上皇終被四賊曲為掩飾，不加其罪，當即喝退高俅、楊戩，便教追要原贖御酒使臣。」

第四章 《羅賓漢故事》

第一節 《羅賓漢故事》的原型

一、聖母瑪利亞

在《羅賓漢故事》中，偉大母親相當於他對聖母瑪利亞的敬奉。《羅賓漢故事》的敘述介紹了他的信仰，「他會遇到三個彌撒：／敬拜天父的那個／還有另一個聖靈，／第三我們親愛的聖母／他最愛的是。」¹讀者知道他的道德基本，因此讀者熟悉角色的動機跟自己的道德相符，援引宗教使讀者支持羅賓漢。關於榮格的阿尼瑪，聖母瑪利亞代表「第三階段將愛神提升到宗教虔誠的高度，從而使他精神化：霍華 (Hawwah, i.e. Eve) 由精神上的母性取代。」²阿尼瑪跟一個角色，跟一個情況不一定一樣，但這個推論強調羅賓漢精神的成熟與高尚本質。榮格提出：「這行為不只是本能衝動的滿足，因為現在它是跟『意義』有關而複雜化。」³羅賓漢的行為超過原始的本能，表示他的阿尼瑪演化達到成熟的狀態，因此能追求抽象的理想。

騎士與羅賓漢的對話反映他們倆的相同信仰。騎士解釋自己的情況，騎士回答羅賓漢關於是否有錢的問題：「『我沒有了，』騎士說，／『誠實地說／但如果是我們的聖母／她從來沒有讓我失敗過』⁴騎士的聖母召喚使羅賓漢信服他有道德，為了付清欠款而借給他四百英鎊。⁵錢的事情引導著故事，小約翰提議享用晚餐，但羅賓漢說：「不；／因為我怕聖母生我的氣，／因為她沒有寄給我薪水。」⁶這裡聖母像命運，羅賓漢認為他的成功靠聖母的慷慨，因此他等著好的預兆，即是等命運允許行動。這種耐心等待的態度將會有回報，他發現「這些隱修士帶來我們的薪水。」⁷頗具諷刺意味的對話，羅賓漢問隱修士：「『你公開宣稱誰？』

¹ Dobson, R. B., et al. *Rymes of Robyn Hood*, 79. "Thre messis wolde he here: / The one in the worship of the Fader, / And another of the Holy Ghost, / The thirde of Our dere Lady / That he loved allther moste."

² Jung, C. G.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G. Jung*. Edited by Herbert Read et al. Translated by R. F. C. Hull, vol. 16, Pantheon Books, 1954, 174. "The first stage--Hawwah, Eve, earth--is purely biological; woman is equated with the mother and only represents something to be fertilized. The second stage is still dominated by the sexual Eros, but on an aesthetic and romantic level where woman has already acquired some value as an individual. The third stage raises Eros to the heights of religious devotion and thus spiritualizes him: Hawwah has been replaced by spiritual motherhood. Finally, the fourth stage illustrates something which unexpectedly goes beyond the almost unsurpassable third stage: *Sapientia*. How can wisdom transcend the most holy and the most pure?--Presumably only by virtue of the truth that the less sometimes means the more."

³ Jung, C. G.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G. Jung*. Vol. 16, 1954, 174. "This activity is no longer the mere satisfaction of instinctual impulses, for it is now associated with or complicated by 'meanings.'"

⁴ Dobson, R. B., et al. *Rymes of Robyn Hood*, 83. "I have none other," sayde the knyght, / "The sothe for to say, / But yf yt be Our dere Lady; / She fayled me never or thys day."

⁵ Dobson, R. B., et al. *Rymes of Robyn Hood*, 83. "By dere worthy God," sayde Robyn, / "To seche all Englonde thorowe, / Yet fonde I never to my pay / A moche better borowe. / 'Come nowe furth, Litell Johnn, / And go to my tresoure, / And bringe me foure hundered pound, / And loke well tolde it be."

⁶ Dobson, R. B., et al. *Rymes of Robyn Hood*, 94. "Go we to dyner," sayde Litell Johnn, / Robyn Hode sayde, 'Nay; / For I drede Our Lady be wroth with me, / For she sent me nat my pay."

⁷ Dobson, R. B., et al. *Rymes of Robyn Hood*, 94. "... these monkes have brought our pay."

隱修士說，『聖母瑪利亞的修道院。』⁸羅賓漢聽見了隱修士說的話之後，又問將錢送給羅賓漢，羅賓漢得到隱修士的誓言，然後他說服隱修士信守自己的莊嚴宣誓：「『我向上帝宣誓，』羅賓說，／『隱修士，你該被責備；／因為上帝將我視為義人，／他的女爵士（聖母）也是如此。』」⁹因此羅賓漢表示自己具有道德權力。羅賓漢提醒隱修士應該如何履行自己的職責，即「每天為她服務」，並且需要支付給羅賓漢錢。¹⁰羅賓漢理解隱修士代表聖母的天恩，「『而你是她的信使，／支付我的錢；／因此，感謝您也不為過／你今天來了。』」¹¹占用隱修士的八百英鎊，小約翰言論「我們的聖母賭注加倍。」¹²命運又回來，成功的結果加強羅賓漢的信仰。敘述也加深正直的慷慨被自然規律支持。這樣正面的加深也使讀者更認同羅賓漢的身分，也希望慷慨的行為被天恩獎勵。羅賓漢剛收到的錢也讓騎士不用償還。

《羅賓漢故事》的結果是羅賓漢被兩個人殺掉，更加反諷的是，那兩個人是愛人，女人是隱修院的院長、男人是其他的騎士。聖母瑪利亞代表偉大母親的正面的部分，隱修院的院長代表偉大母親的緊張，混沌的結果是羅賓漢死亡。那兩名愛人的密謀開始羅賓漢的衰落，「但是他著迷了，／通過一個惡毒的女人，／吉爾克斯利的院長，那不是親戚。／為了愛騎士，／唐克斯利·羅傑騎士，／那是她自己的特色：／快速謙遜地評判別人」；「唐克斯利·羅傑騎士，／他躺在院長躺旁邊，／願他們不幸，／通過他們的假祈禱。」¹³羅賓漢被嫉妒的騎士背叛了，此外這兩名愛人代表羅賓漢選離開的社會，所以亦被社會背叛了。甚至被國王邀請參與他的宮廷，羅賓漢離開社會，回到他的森林。羅賓漢有道德觀念，「生活在社會之外的非法分子實際上是基於基本的社會觀念和價值觀，在民謠世界中，有時在民謠中似乎比在警長和國教的社會世界中更是所在多有的。」¹⁴儘管羅賓漢不直接掌握權力，他的道德行為變成一種社會批判。

二、舍伍德森林的闖限性

⁸ Dobson, R. B., et al. *Rymes of Robyn Hood*, 96. "... who is your avowe? / 'Saynt Mary abbay,' sayd the monke."

⁹ Dobson, R. B., et al. *Rymes of Robyn Hood*, 96. "I make myn avowe to God,' sayd Robyn, / 'Monke, thou art to blame; / For God is holde a ryghtwys man, / And so is his dame."

¹⁰ Dobson, R. B., et al. *Rymes of Robyn Hood*, 96. "... servest her every day."

¹¹ Dobson, R. B., et al. *Rymes of Robyn Hood*, 96. "And thou art made her messengere, / My money for to pay; / Therefore I cun the more thanke / Thou art come at thy day."

¹² Dobson, R. B., et al. *Rymes of Robyn Hood*, 97. "Our Lady hath doubled your cast."

¹³ Dobson, R. B., et al. *Rymes of Robyn Hood*, 111-112. "Yet he was begyled, i wys, / Through a wycked woman, / The pryoresse of Kyrkesly, / That nye was of hys kynne. / For the love of a knyght, / Syr Roger of Donkesly, / That was her owne speciall: / Full evyll mote they the! "; "Syr Roger of Donkestere, / By the pryoresse he lay, / And there they betrayed good Robyn Hode, / Trhough theyr false playe."

A Gest of Robyn Hode. Edited by Stephen Knight and Thomas H. Ohlgren, *A Gest of Robyn Hode* | Robbins Library Digital Projects,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1997. Mote: *prosper*.

¹⁴ Nagy, Joseph Falaky. "The Paradoxes of Robin Hood." 203. "... for the ethos of Robin Hood, an outlaw living beyond society, is actually based on essential social concepts and values, which at times in the ballads seem to be more operative in the world of outlaws than in the social world of the sheriff and the church establishment."

舍伍德森林與巴恩斯代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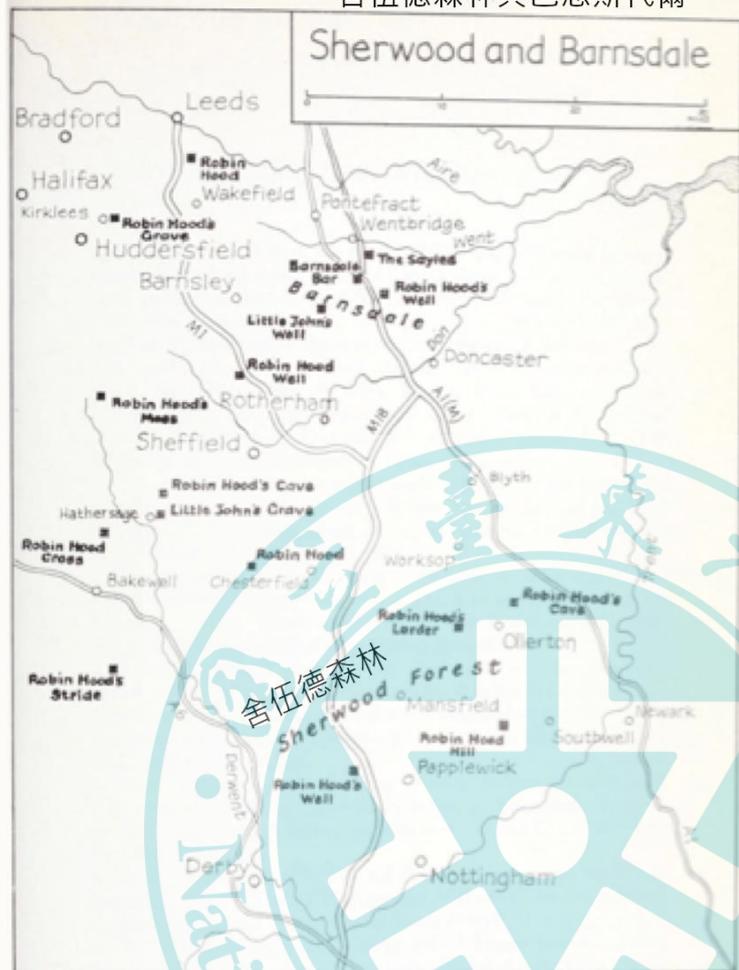


圖 4.1 舍伍德森林與巴恩斯代爾

《羅賓漢故事》的背景在英國，「羅賓和他的一伙亡命之徒與英格蘭北部一個相對狹窄地區的聯繫是綠林民謠最鮮明的特徵之一。」¹⁵在下圖中，注意 Sherwood Forest（舍伍德森林）¹⁶，羅賓漢的家。這個森林是一個直接代表闕限性的象徵。

闕限性在彼得森的系统跟混沌一樣。初始的秩序進入混沌，有潛力變成恢復的秩序，因此混沌當開端點。羅賓漢的角色和舍伍德森林表現出來「闕限性是一種超越正常的區分和秩序的狀態，它是秩序的重新創造和重新形成的背景，秩序是重寫文化的『空白石板』。」¹⁷

這樣的故事背景讓讀者思考社會的衝突如何自然地解決，遍及《羅賓漢故事》的象徵是中回顧回到闕限性。

一個重複的象徵是 *trystell tree* (獵樹)，現代的用法是 *tryst* (幽會)，但故事的意義是獵人聚集點。¹⁸對獵樹的提及包含羅賓漢邀請騎士參與森林，諾言的地方，吃飯的地方，並最重要國王原諒羅賓漢的罪的地點。¹⁹納吉也注意獵樹的重

¹⁵ Dobson, R. B., et al. *Rymes of Robyn Hood*, 17. "... the association of Robin and his band of out-laws with a comparatively confined area of northern England is one of the most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the greenwood ballads."

¹⁶ Dobson, R. B., et al. *Rymes of Robyn Hood*, 69.

¹⁷ Nagy, Joseph Falaky. "The Paradoxes of Robin Hood." 206. "Liminality, a state in which normal distinctions and order are transcended, is a context for the recreation and reformulation of order, a 'clean slate' upon which culture is rewritten."

¹⁸ "Tryst." Merriam-Webster.com Dictionary, Merriam-Webster, <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tryst>. Accessed 19 Jan. 2021. "Middle English *triste* appointed station for hunters, probably from *trist*, *trust* confidence, trust." Dobson, R. B., et al. *Rymes of Robyn Hood*, "trystell tre: tree fixed upon for a rendezvous."

¹⁹ Dobson, R. B., et al. *Rymes of Robyn Hood*, 99 "... welcome be thou, gentyll knyght, / Under my

要性，說「『獵樹』既是綠林好漢生活的自然環境的象徵，又是它們之間或羅賓漢與其他人之間達成的協議的象徵，反而是自然與社會秩序的象徵。」²⁰因此羅賓漢通過獵樹會有社會的秩序，這個秩序也被國王認識。國王與綠林好漢有同樣的道德架構，國王知曉羅賓漢不只是一個土匪，反而與國王旗鼓相當。約瑟夫·泰勒 (Joseph Taylor, ?-) 提到羅賓漢與國王見面的時候說：

羅賓漢和他的幫人在森林外是非法的，同時國王不是。在森林裡，他們身分都是模糊的，都是非法之徒與君主... 森林變成了一個闕限性的地方，國王暫時沒有絕對的權力，不僅受到暴徒的招待，還受到北方大君主（綠林的國王：羅賓漢）及其保留者的招待，儘管他們可能會因為自己的強大力量而抵制君主，但他們會敬拜他們的君主。²¹

這樣的平等性「在這種矛盾的情況下，社會的基本方面比在日常的社會生活中更突出。」²²這矛盾的情況由國王邀請羅賓漢表示，「回家，爵士，到我的宮廷／及跟我住在一起。」²³到這裡羅賓漢完成英雄的救贖過程。他拋棄社會，但社會再吸收他與他的伙伴。國王的仁慈指示羅賓漢的地位進步，至少諾丁漢的司法長官與神職人員能原諒他。

儘管如此，羅賓漢想要從國王的宮廷離開，回到森林。羅賓漢要求國王准予他回到森林，國王說：「我准予七夜休假，／不能在沒有我的地方待更久。」²⁴羅賓漢回到森林，獵殺了一頭大鹿，用血與吹號角有禮標誌自己回家。²⁵羅賓漢以獵鹿、吹號角重申他自己的本質。他提供自己食物，即代表獨立存生的行為。他亦獵國王的鹿，他還反抗下去。羅賓漢知道他不屬於正式的社會，即使可以被王赦免，但本質上他是屬於森林的。羅賓漢逃走了之後，他住在森林二十二年，不

trystell tre"; 100 "Under my trystell tre, / Thou sholdest leve me a better wedde"; 107 "To day thou shalt dyne with me, / For the love of my kynge, / Under my trystell tre." ; 109 "Mercy then, Robyn, / sayd our kynge, / 'Under your trystyll tre, / Of thy goodnesse and thy grace, / For my men and me!"

²⁰ Nagy, Joseph Falaky. "The Paradoxes of Robin Hood." 204. "The 'trystell tree' is a symbol of both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outlaws live and also of the agreements which exist among them or between Robin and others -- it is paradoxically a symbol of both nature and social order."

²¹ Taylor, Joseph. "'Me Longeth Sore to Bernysdale': Centralization, Resistance, and the Bare Life of the Greenwood in A Gest of Robyn Hode." *Modern Philology*, vol. 110, no. 3, 2013, 332. "Robin Hood and his men are outlaws (and Edward is king) only outside of the forest. Within it, their identities muddy—both are sovereigns, both outlaws—while unspoken threats, acknowledged clemency, and playful reciprocity conflate in the moment of their encounter in fits 7 and 8. The forest becomes a liminal space in which the king, briefly devoid of absolute power, is entertained not simply by an outlaw but by a great northern lord (the king of the outlaws) and his retainers, who—though they might resist the monarch because of their own great power—nevertheless defer to their sovereign in worshipful respect and service."

²² Nagy, Joseph Falaky. "The Paradoxes of Robin Hood." 207. "... in such a context of paradox fundamental aspects of society can stand out more clearly than they do in everyday social life."

²³ Dobson, R. B., et al. *Rymes of Robyn Hood*, 109. "and come home, syr, to my courte, / And there dwell with me."

²⁴ Dobson, R. B., et al. *Rymes of Robyn Hood*, 111. "Seven nyght I gyve the leve, / No lengre, to dwell fro me."

²⁵ Dobson, R. B., et al. *Rymes of Robyn Hood*, 111. "Robyn slewe a full grete harte; / His horne than gan he blow."

再進入社會。²⁶直到在多年之後，羅賓漢才死亡。所以，羅賓漢回到森林提出一個問題：回到森林代表羅賓漢成功面對混沌，被獎勵，但回顧森林是不是倒退？因為羅賓漢會解決緊鄰的問題，他是成功的。他的死亡證明他不完美及死亡的不可避免。

三、小約翰

小約翰是羅賓漢的左膀右臂。從最初「小約翰在他的旁邊站著，／他是一個好自耕農。」²⁷小約翰的最獨立的部分是他偽裝自己，以「雷諾·綠葉 (Reynolde Grenelefe)」²⁸的身分參與一個射箭比賽，他顯現假名字是因為比賽很競爭，由司法長官受知於好漢。²⁹看到小約翰的能力，司法長官雇用他，但小約翰打算「對他，我會當從古來最壞的佣人」³⁰小約翰的行為模仿羅賓漢的搭檔，所以小約翰與羅賓漢並無差別。小約翰搞陰謀詭計，帶司法長官回到舍伍德森林。小約翰如此背叛司法長官。³¹

司法長官伏擊綠林好漢進行報復。小約翰在混戰中「小約翰重傷，／膝蓋上有箭，／他不能走路也不能騎／真是太可惜了。」³²這樣的情況給羅賓漢一個代表自己剛毅的性格，小約翰繼續當搭檔。羅賓漢表示他認為最重要的事情是有關係的，不是具體的，小約翰道：「『我會很快死的』，／羅賓說：『約翰你的死亡，如果英格蘭所有的黃金一排，連我不想那樣。』」³³這樣的忠誠是英雄的標準的。但為什麼這樣的關心是讀者預期的？羅賓漢把錢跟小約翰的生命比較，明確的代表羅賓漢有原則。這些原則比材料、具體的獎勵更重要。因此這也代表羅賓漢面對混沌因為他不懼死亡，但他亦不是虛無主義，是因為他相信上帝與道德行為都是上帝意志的顯現。

羅賓漢參與宮廷的時候，那一幫人原先跟隨著他，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只剩下小約翰與斯卡塞洛克依舊在他的旁邊。³⁴回到森林之後，小約翰沒有重要的貢獻是因為羅賓漢快死亡。但是，約翰的缺席使主線離開一下，便給羅賓漢一個

²⁶ Dobson, R. B., et al. *Rymes of Robyn Hood*, 111. "Robyn dwelled in grene wode / Twenty yere and two."

²⁷ Dobson, R. B., et al. *Rymes of Robyn Hood*, 79. "And bi hym stode Litell Johnn, / A gode yeman was he."

²⁸ Dobson, R. B., et al. *Rymes of Robyn Hood*, 90. "Men cal me Reynolde Grenelef."

²⁹ Dobson, R. B., et al. *Rymes of Robyn Hood*, 89. "This man is the best arschere / That ever yet sa we."

³⁰ Dobson, R. B., et al. *Rymes of Robyn Hood*, 90. "I shall be the worst servaunt to hym / That ever yet had be."

³¹ Dobson, R. B., et al. *Rymes of Robyn Hood*, 92. "'Raynolde Grenelefe,' sayde the shryef, / 'Where hast thou nowe be?'" ; "'Wo the worthe, Raynolde Grenelefe, / Thou hast betrayed nowe me.'" ; "'wo the worthe: a plague on you'" ; 93 "... served well with silver white, / And whan the sherif sawe his vessell, / For sorowe he myght nat ete."

³² Dobson, R. B., et al. *Rymes of Robyn Hood*, 101. "Lytell Johan was hurte full sore, / With an arowe in his kne, / That he myght neyther go nor ryde / It was full grete pyte."

³³ Dobson, R. B., et al. *Rymes of Robyn Hood*, 101. "'No lyfe on me be lefte' / 'I wolde not that,' sayd Robyn, / 'Johan, that thou were slawe, / For all the golde in mery Englonde, / Though it lay now on a rawe.'"

³⁴ Dobson, R. B., et al. *Rymes of Robyn Hood*, 110. "He had no man but twayne, / Lytell Johan and good Scathelocke / With hym all for to gone."

表示自己性格的機會。羅賓漢的死亡亦讓他變得更能認同的。如果羅賓漢全盤照做，他將從人開始變成半神半人。

四、國王進入森林

國王代表偉大父親的一定建立社會組織與知識。國王聽說羅賓漢的行為：「由藏身處與亦山，／他總獵王的鹿，／將它們想做就做。」³⁵獵鹿跟頭財產一樣，使國王發怒，因此他設計辦法跟羅賓漢見。國王想跟羅賓漢面對面見，所以他用欺騙手段，而不是部署軍隊。這亦適合混沌的環境，傳統的辦法已失敗，國王就想起來新的方法，他道：「走到那座教堂，／你穿修士的服裝。」³⁶他聽說羅賓漢喜歡將神職人員的錢偷走，因此以院長為誘餌，「王看起來院長一樣。」³⁷國王自己承擔這項任務，他道：「我將當你們的頭領。」³⁸王騎了進入森林，遇到羅賓漢。羅賓漢解釋他的情況，他道：「我們靠王的鹿活下去，／沒有其他辦法。」³⁹羅賓漢用理性說服他，不訴諸武力，羅賓漢道：「你有教堂與租金，／充溢著金子，／為了慈善聖，／給我們一些你的金錢。」⁴⁰羅賓漢用「慈善聖」的原因，這是一擬人化的聖，象徵慷慨精神。如此，羅賓漢的目標是一項抽象的原則，並亦有具體的結果。

羅賓漢偷他的錢，便請他跟自耕農們一起赴宴。國王還化裝了，對羅賓漢問：「但你能打招呼我們國王，愛德華，／寄給你他的印章，／請你來到諾丁漢，／熱情款待。」⁴¹國王試驗羅賓漢的忠誠是否坦誠。因為國王代表偉大父親，這問題也是評價羅賓漢是否對社會有威脅，因為從國王的意見來看，羅賓漢是混沌的權力。羅賓漢回答，道：「我對王比任何人愛的多；／我歡迎我王的印章；／感謝院長傳消息。」⁴²羅賓漢無意表示他的真誠的忠誠。國王聽了羅賓漢的意圖才改變王對羅賓漢的印象。羅賓漢召喚他的軍士時，國王道：「他的士兵比我的更服從命令。」⁴³如果其他人表示這樣的奉獻精神，羅賓漢確實好漢。因此，羅賓漢的英雄原型出來，他啟發其他人模仿與跟著他的命令，亦隱含羅賓漢是他們的理想人。這理想跟社會的組織與地位分開，所以羅賓漢的性格較為純粹。

羅賓漢請國王吃飯，他還沒發現他是英國王。國王與羅賓漢取得一致意見，

³⁵ Dobson, R. B., et al. *Rymes of Robyn Hood*, 105. "By halke and eke by hyll, / And alway slewe the kynges dere, / And welt them at his wyll."

³⁶ Dobson, R. B., et al. *Rymes of Robyn Hood*, 105. "And walke downe by yon abbay, / And gete you monkes wede."

³⁷ Dobson, R. B., et al. *Rymes of Robyn Hood*, 106. "Ryght as he were abbot-lyke" (the king)

³⁸ Dobson, R. B., et al. *Rymes of Robyn Hood*, 105. "And I wyll be your ledes-man"

³⁹ Dobson, R. B., et al. *Rymes of Robyn Hood*, 106. "We lyve by our kynges dere, / Other shyft have not we"

⁴⁰ Dobson, R. B., et al. *Rymes of Robyn Hood*, 106. "And ye have chyrches and rentes both, / And gold full grete plente, / Gyve us some of your spendynge, / For saynt charyte."

⁴¹ Dobson, R. B., et al. *Rymes of Robyn Hood*, 107. "But well the greteth Edwarde, our kyng, / And sent to the his seale, / And byddeth the com to Notyngham, / Both to mete and mele."

⁴² Dobson, R. B., et al. *Rymes of Robyn Hood*, 107. "I love no man in all the worlde / So well as I do my kyng; / Welcome is my lordes seale; / And monke, for thy tydyng."

⁴³ Dobson, R. B., et al. *Rymes of Robyn Hood*, 107. "His men are more at his byddyng / Then my men be at myn."

將舉行一場射箭比賽。這是《羅賓漢故事》中的第三射箭比賽，更重要是羅賓漢輸了。設擺著被獲勝者打一拳作為懲罰手段，「王打了羅賓漢一大拳，／他掉下去：／『我向上帝發誓，你是解釋的好漢。』」⁴⁴國王當院長使宗教淨化的機會。因為國王贏了，所以代表純粹宗教還很強，但不從神職人員來，而從國王自己的精神來的。國王以兩個方法展示他的價值，一個方法是他贏了射箭比賽，所以他有軍事能力，另外他展示個人的身體權力。儘管國王擊敗羅賓漢，羅賓漢並不憤憤不平。羅賓漢發現他對國王的觀念跟現實一樣，因此他願意認輸了，他道：「我的英國王，／現在認識你。」⁴⁵這句子有兩個意義，字面上的意思是羅賓漢發現院長是國王，並羅賓漢亦知道國王是可尊敬的人。羅賓漢便隨著王回去社會，但國王只是暫時招收羅賓漢。

第二節 《水滸傳》與《羅賓漢故事》的比較

一、宋江與羅賓漢的偉大母親原型

雖然宋江與羅賓漢的初始介紹不同，羅賓漢已從社會離開，但宋江失寵於領導。他們倆都有一個女性原型的理想代表。宋江的是九天玄女，羅賓漢是聖女瑪利亞。兩位女性的象徵都與宗教有關，均為超自然的神物。宋江經常跟九天玄女對話，但羅賓漢跟聖母的關係是不直接的。羅賓漢思忖聖母支持與保護他的生活，因此信仰是關係的基礎。宋江有更清楚、更明確的目標。羅賓漢尋找聖母在具體預兆，追隨聖母的影響與指導。

讀者跟著宋江從他舒適的生活到他被社會流放。閻婆惜為促進這個過程的因素，代表偉大母親的混沌負面一方。讀者認識羅賓漢的時候，他已經拋棄社會。羅賓漢的偉大母親可能是他的死亡或得救。院長使羅賓漢著迷，被她的愛人殺掉。因此羅賓漢的感覺背叛了他自己。羅賓漢的死二十二年，可能他被聖母拋棄了，也可以怪羅賓漢。羅賓漢繼續住在森林，所以他住在混沌中、闕限性中的地方。社會不保護他，所以如果他忘了保持清醒的頭腦，他的行為可能將招致罪孽之咎。為了基督徒的社會，這樣的結果符合自然法律。

二、闕限性的地帶

《水滸傳》與《羅賓漢故事》都有代表混沌的場景：水滸與森林。這兩個地方是英雄角色的家，都是不容易進入的，如果不熟悉便會迷路，且存在未能決定的路途。在這樣的地方角色沒有社會的限制，所以真實可信的本性便會暴露出來。這兩個英雄都組織獨立的社會，表面上是無政府狀態，實際上是一個自己組織的社會。這行為與情況存在許多社會和時代。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 1936-）研究在國家或政府邊緣的社會，這地方稱作碎裂地帶（shatter

⁴⁴ Dobson, R. B., et al. *Rymes of Robyn Hood*, 108. "And sych a buffet he gave Robyn, / To grounde he yede full nere: / 'I make myn avowe to God,' sayd Robyn, / 'Thou arte a stalworthe frere.'"

⁴⁵ Dobson, R. B., et al. *Rymes of Robyn Hood*, 108. "My lorde the kynge of Englonde, / Now I knowe you well."

zones)，他道：「破碎帶的判斷特徵是它們的地理較為難以到達，而且語言與文化種類很多。」⁴⁶斯科特認為國家的組建與垮台生產這樣的地帶，所以羅賓漢的英國與宋江的北宋均能適合這樣的描寫。他明確地提出《水滸傳》的梁山泊沼澤是一個碎裂地帶例子。⁴⁷朝廷的部隊五次起步走到梁山泊，但每一次都失敗不堪。羅賓漢只在森林外才能被文明與王影響，在森林裡，沒有人會控制他。森林與梁山泊的土地在變化無常的循環，所以住在領域裡面的人才懂每個改變。因此，斯科特說：「大沼澤排乾，無論理由如何，總是消除潛在的抵抗與叛亂地區的行使。這最終方法是面對山區統治者不可能發揮的辦法。」⁴⁸梁山泊有湖與山，所以他們的自然要塞是兩方面的避難所。羅賓漢的森林亦是國王的獵鹿場，因此他難以置信將森林燒燬或揭發。

碎裂地帶的居住者明確想從社會或政府離開，不過每一個人的理由不同，有些被社會背叛，有些違反社會的規範。斯科特觀察：「貴族走向國中心，到國家的強制力最有影響，地位不穩固的普通人走向邊緣，到國家的強制力較小的。」⁴⁹此外，斯科特說最重要的界線是「地位、財產與生活由政府權力的常規保證的程度。」⁵⁰如此，羅賓漢的地位傾向於民眾，不是貴族。雖然他忠於國王，但是因為他寧可離開社會，而不是伺候國王。宋江能停留在社會外，連李逵都支持他登基，但宋江寧可為天子服務。

三、燕青與小約翰

燕青角色的特徵是他的出色的能力。他參加梁山泊後，開始執行宋江的任務。這樣的任務要求燕青扮演佣人或匿名旅人。雖然他明顯說謊、欺騙其他人，但燕青還算是個英雄。他認為只要目的正當，可以不擇手段。如果受騙的對象是邪惡且腐敗的人，當時英雄的行動不能算離譜，其實讀者可能認為是對象應得的報應，這樣的情況呈現出幽默或幸災樂禍的結果。李逵當法官，便達到這種程度。這場景是為了安慰人心的失望與不滿。

小約翰亦扮演佣人與射箭參賽者。儘管小約翰遠離社會，他的社交技能足以期騙長官。就連他都無情地的擾亂長官的生活與目標，而小約翰避免不能挽回的墮落。他輕易地改換地位表示他跟混沌有關，是因為他在社會之外，所以這地位

⁴⁶ James C. Scott.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8. "The diagnostic characteristics of shatter zones are their relative geographical inaccessibility and the enormous diversity of tongues and cultures."

⁴⁷ James C. Scott.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2009, 170.

⁴⁸ James C. Scott.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2009, 170. "The draining of large marshes and swamplands, a final solution not available to rulers confronting mountain sanctuaries, has always been, whatever its other rationales, an exercise in obliterating potential sites of resistance and rebellion."

⁴⁹ James C. Scott.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2009, 153. "...elites heading for the center, where the coercive power of the state was most felt, and vulnerable nonelites heading for the periphery, where the coercive power of the state was least felt."

⁵⁰ James C. Scott.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2009, 153. "... on the degree to which one's status, property, and life are guaranteed by the routines of state power."

對他只是暫時的。如果小約翰認為情況有危險，他就回到他的穩定的避難所。因為燕青與小約翰從社會來，他們知道社會的禮儀，然而他們有新的道德目標，因此他們將社會的標誌自由加以利用。

四、比賽

羅賓漢、小約翰和燕青亦參加軍事比賽。這比賽提供一個基本競爭，這比賽使社會外的英雄證明他們自己的價值。這兩社會都認為軍事技巧指示人的性格，即他們面對困難時能不能成功。施耐庵形容燕青是最強的梁山泊英雄，讀者不預期他會失敗。讀者知道他有能力，一定能贏，何必比賽？燕青參加比賽挑釁政府，比賽也讓燕青表現出他的權力，表示已經確立的名聲或教官總有強弱。《羅賓漢故事》有三個射箭比賽，小約翰用他的機會騙長官以及證明長官的權力是虛偽的。羅賓漢的第一比賽跟小約翰一樣，只代表他的能力比社會的捍衛者更好。羅賓漢的第二比賽更複雜。國王公平地擊敗他，羅賓漢亦跪下表示忠誠。

羅賓漢隨著王回去社會，但他不待在國王的家。射箭比賽給王真實權力，所以他能請羅賓漢來到社會。比賽不改變羅賓漢的基本性格，他公開承認國王的偉大，但不能模仿他的生活或保持不變服役。連羅賓漢都輸了比賽，他很有競爭力，所以他對比賽很嫻熟。在比賽是社會的活動程度上，羅賓漢尋找從比賽的限制逃走了。

五、社會與未來

宋江一幫人以仁義將團體結合在一起。羅賓漢一幫人尊敬羅賓漢的性格，但他沒有錢的時候，除了兩個好漢，沒有人願意在他身邊。⁵¹羅賓漢從國王那裡回來的時候，這一幫人歡迎他，「將兜帽放在膝蓋上：／他們說：『歡迎，我們的主人，／在這棵綠色的木樹下。』」⁵²羅賓漢死時，他才與社會更形隔離。宋江不回去水滸，然而「宋江自到東京，發遣回鄉，都已完足。」⁵³但宋江與羅賓漢都被妒能害賢的人所害。

小約翰跟羅賓漢的性格沒有太大的差別。李逵跟宋江的截然相反的性格，但他們都表現出熱切的忠誠。宋江與羅賓漢也對國王有這樣的忠誠，相信一些貴族或臣是腐敗的，但信任國王的領導。宋江失去了許多的朋友們「卿等一百八，上應星曜，今止有二十七人見存，又辭去了四個，真乃十去其八矣！」⁵⁴宋江表面上多遭受困難，但他最後還是回歸政府，繼續為王國服務。這樣可能指示社會地位的價值更高。其他英雄不選擇這樣。羅賓漢的選擇跟燕青有點像，為燕青拒絕朝廷招安，「主人差矣！小乙此去，正有結果，只恐主人此去無結果耳。」⁵⁵

⁵¹ Dobson, R. B., et al. *Rymes of Robyn Hood*, 110.

⁵² Dobson, R. B., et al. *Rymes of Robyn Hood*, 111 "And fayre dyde of theyr hodes, / And set them on theyr kne: / 'Welcome,' they sayd, 'our mayster, / Under this grene wode tre.'"

⁵³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858。

⁵⁴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854。

⁵⁵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景、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冊三，頁 1848。

於燕青考慮自我保護，羅賓漢渴望自己的家。魯智深的角色亦拒絕社會的地位，但魯智深的精神的發展比羅賓漢多了。羅賓漢還被女人騙了，代表他不能控制自己的慾望。

納吉對這兩個故事結論說得最清楚，把「真實與欺騙，誠實與偷竊，體面與放逐」⁵⁶配對。這樣的背景讓讀者或聽眾瞭解觀察社會的新角度。娛樂也被這新奇的内容挖掘出來，是因為這樣的故事踩在社會的邊界。納吉也說：「羅賓漢的敘事傳統起源於中世紀的英格蘭社會；但是這些敘事所傳達的價值觀在中世紀後世界中也同樣重要，表達這些敘事闕限性的環境繼續引起人們的關注。」⁵⁷這兩故事跟森林、水滸一樣，能提供一個闕限性環境，提供我們思考人所能做到的行為。英雄原型使讀者將自己替角色表演出來，面對最恐怖或危險的行為。英雄角色的反應代表作者與他的社會集體無意識，如何察覺最適宜的行為以及何做。

羅賓漢的英雄原型強調宗教與政府的忠誠，但同時羅賓漢直接違犯法律與社會規範，因此暗示地道的忠誠從個人的行動來了，不從掌權者本身來了。羅賓漢的角色將宋江的回到社會就被社會背叛的路途，但羅賓漢亦跟燕青離開社會，所以社會的背叛更晚發生。魯智深跟羅賓漢對宗教很像。羅賓漢不尊敬院長的地位，只尊敬自己的內在信仰。他的宗教祈禱比較明確，然而魯智深淨化寺廟時，他是無意識地去做。

⁵⁶ Nagy, Joseph Falaky. "The Paradoxes of Robin Hood." 207. "... truth with deceit, honesty with thievery, gentility with outlawry."

⁵⁷ Nagy, Joseph Falaky. "The Paradoxes of Robin Hood." 207. "The Robin Hood narrative tradition originated in medieval English society; but the values which these narratives communicated were relevant in the post-medieval world as well, and the liminal context in which they were expressed continued to exert a fascination."

第五章 結論

本文的研究問題是：「《水滸傳》、《貝武夫》與《羅賓漢故事》中的英雄原型如何顯現？」在下面的段落說明這三故事的英雄原型如何出現。

一、《水滸傳》

(一) 宋江與李逵

宋江從社會的秩序進入混沌，然後他從偉大母親到任務。宋江想要回歸社會，但社會因賊臣而腐敗了。宋江的道德權力是從他的內在的夢、以及他敬重忠義而來的。他的最重要的特質是忠義，這是最基本的道德底線。如此，宋江的忠義亦是他最根本的社會價值，他在梁山泊就試圖創立理想的社會——一個忠義堂。宋江的英雄原型乃為專心恢復社會，但他的結果不確定。一方面，他成功擊敗了帝國的其他土匪，並且成為受人尊敬的官員。一方面，他沒處理賊臣的問題，所以天子未來可能繼續受賊臣欺騙。

李逵反映了最混沌的情緒。他被他的本能控制，但不知是否有益的本能。連在梁山泊中，李逵的衝動行為使他面對負面的社會結果。他跟荒野動物一樣，他討厭限制或法律。因此，他代表一種純粹的自由，但他缺乏深謀遠慮。宋江的克制能替代李逵的合理，但這關係的結果是李逵的死亡。宋江寧可堅持社會的秩序，不可讓李逵損害宋江與梁山泊的名聲。宋江的英雄行為考慮其他人的生活，但李逵的英雄行為除了他的忠義外，跟自然一樣不注意社會的規範。宋江的悲劇的選擇是保護忠義，還是讓李逵身處的不控制的混沌社會中。歸根結底，宋江想救社會，因此遵守偉大母親的規範。因為宋江這樣做，社會尊敬他。

(二) 燕青

燕青充當理想的左膀右臂，所以他代表完美的忠義。他的能力是獨一無二。他非常強大，也會控制李逵，李逵亦尊敬燕青的剛強。燕青能扮演任何腳色，代表燕青憑他直覺知道社會的功能。燕青從一個次要人物變成獨立的人。他參加梁山泊之後才單獨執行任務。每次，燕青表現出他無與倫比的能力。

燕青的轉折點是他第二次跟李師師會面。燕青抑制他的性慾，拒絕李師師的求愛。燕青用文化與語言到達目的，所以他的角色代表天賦與技能融合一體。他懂社會的架構，所以他拒絕接受社會地位。燕青在秩序或混沌順利通過，但他選擇混沌而默默無聞地活著。燕青拒絕社會的地位後，他的英雄原型過程結束了，進入混沌。

(三) 魯智深

魯智深從無意識，跟李逵一樣進入荒野，最終達到涅槃。魯智深的角色象徵因緣果報的過程。因此，他的英雄原型面對腐敗的社會，淨化虛偽的社會組織，

例如宗教。他這樣無意識地行動，是因為他的命運已經決定了。他不需要再思考他的行動。魯智深的預言使自己免於暴力與無節制。如果一般人殺了人或馬虎喝酒行為，他們開始有了不好的因緣，但魯智深是其他人的果報，所以他的行為沒有矛盾。最後，魯智深達到涅槃，終於出家。他的英雄原型像薩滿一樣，他的功能是用混沌恢復社會。魯智深的角色大道涅槃就死亡了，是因為那體現超越了。魯智深就回去混沌，當完全的聖人。

二、《貝武夫》

貝武夫的英雄原型過程從英雄達到偉大父親。貝武夫迎接挑戰，救了一個社會，然後回到他自己的社會。他想擴大自己的名聲，所以他不斷面對混沌。這行為使他的社會安全，但在安全狀態中，貴族變成沾沾自喜。貝武夫面對龍時，他勝利了，但他亦死掉。貝武夫的社會沒有人能替代被服務的負責。貝武夫是一個理想的英雄，可能太完美了。他的名聲讓人敬畏，但除了維格拉夫，其他貴族皆不幫助貝武夫。

貝武夫與哥倫多的決鬥代表他的原始力量。他不用劍，赤手空拳擊敗哥倫多。他的英雄行為需要不斷的挑戰。同時，他面對龍時，他發現一個比他更強的對手。為了成名，他勇敢地面對自己的死期。貝武夫代表一個完成的英雄過程，但他的社會辜負英雄的理想。

三、《羅賓漢》

（一）羅賓漢

羅賓漢的英雄原型從他跟由瑪利亞代表的偉大母親開始，他不斷尋找發揮瑪利亞的意志。這使他跟宗教與政府的組織衝突。羅賓漢質疑他們是否道德地符合他們的作用。羅賓漢住在闕限性的森林，從避難所進入社會，這地方讓他判斷社會。因此，他問心無愧將院長的錢偷走，並殺掉長官，是因為他信仰告訴他社會的地位跟道德的行動不同。羅賓漢最重要的角色關鍵處是國王來到森林時，國王擊敗羅賓漢，然後羅賓漢才發現國王站在他的前面。羅賓漢代表堅定對國王的忠誠。國王代表偉大父親的正面部分：秩序。因此，羅賓漢能跨在有序的社會與混沌的自然中間。這亦被他的基地場象徵，他住在森林創立獨立的社會。

羅賓漢欺騙國王，逃走回歸森林表示他的誠實。他又殺了鹿，直接違反國王的法律。然後他吹號，表明他又跟著最基本的道德。羅賓漢跟他的伙伴住在一起二十二年，但不敗的社會又找到他。羅賓漢不是完美的聖人，他被女院長和她的愛人騙了。她的地位表示宗教迫切的威脅，羅賓漢沒淨化宗教的組織。女院長的愛人是騎士，所以他代表腐敗的貴族。如此，羅賓漢被社會背叛了。他在自然被社會追，森林保護他，但他總的來說不能逃離社會的危險。

（二）小約翰

小約翰的英雄原型表現在他的欺騙與忠誠。他與羅賓漢有親密的關係。小約翰支持羅賓漢的目標，羅賓漢救他的命。小約翰以欺騙進入社會，當匿名的佣人，就騙長官。小約翰懂社會的地位跟內在的道德沒關係。因此，小約翰勇敢地優先考慮內心的道德。

四、社會與未來

宋江有英雄的目標，但不會恢復社會的秩序。宋江是一個英雄，但是是一個失敗的英雄。因為人民還記得他的名字，他可能變成一個英雄，但他不以此為滿足；李逵代表混沌，但不會改變他的方法。就原型的分析來說，李逵也沒有創造性的能力，無法離開混沌，被混沌毀滅，所以李逵不是一個英雄，宋江斷定他不會救社會，所以毒殺他。

魯智深代表一個英雄完成的過程。他用混沌淨化社會，並達到涅槃，因此改變他的角色。魯達跟李逵一樣，他們都無意識行動，但魯達成為魯智深，李逵保持不變李逵。燕青與魯智深判斷社會對他們沒有價值，所以他們避免社會給予的地位。他們判斷社會一直有腐敗，且社會的中心比自然混沌更危險。在《水滸傳》中，英雄是自然的反應，應驗因緣果報。英雄不是一個有意識的選擇，其實是一個命運。這命運顯現出的是危機，所以吃苦的人無法忍耐，便釋放他們的英雄本質。《水滸傳》英雄不能恢復社會，但他們會應驗預言，遵循因緣果報。

貝武夫完成英雄的過程，但揭露實際上內在的悲劇。英雄只能得到暫時的勝利，時間與命運一直緊追人民，但成功地完成英雄的過程，使其他未來的人試圖得到光榮。羅賓漢的英雄過程完成了，是因為他殺了長官與恢復一名騎士的地位，並且國王看到他的忠誠使他再進入社會。羅賓漢回到混沌，但社會又找到他。貝武夫與羅賓漢的英雄原型的相似之處是他們被社會的貴族背叛了。《貝武夫》的貴族是失敗嚴重失職，《羅賓漢故事》的貴族惡意地殺了羅賓漢。貝武夫追求名聲，是因為他悲觀地面對死亡，知道他的生活是短暫的。羅賓漢不關心名聲，他試圖符合瑪利亞的理想，所以他隨著他的信念。貝武夫辯稱王，羅賓漢選了默默無聞的生活，然而混沌是必然發生的。

這三則故事的英雄均有忠誠的公理，他們按照一個自然的秩序，這讓他們從社會外面對社會與自然的困難。幻想的怪物或逼真的動物都代表混沌與人的無意識。每個英雄都能住在混沌，這代表他們的精神，但他們跟社會也有關係。宋江與羅賓漢都相信國王與天子是高尚的，他們亦遇到腐敗的貴族，這貴族是他們的敵人。因此，他們以自己的正直來判斷腐敗的貴族。

貝武夫與魯智深靠自己的體力面對困難與改變他們的環境。這體力是他們本能來的，他們由經練習獲得這體力，當他們最初在故事出現時，他們已經很強。魯智深與貝武夫對酒亦有親密關係，酒讓他們更強，是因為酒克服自己的拘束感，所以他們能更誠實面對困難。他們與酒的關係有細微差別，貝武夫一起喝酒，但魯智深單獨去喝酒。魯智深在故事結束時戒酒，也戒色。貝武夫以英之名雄辯稱

偉大父親。魯智深達到涅槃象徵不斷的英雄的原型，所以人們敬奉他。貝武夫的社會還能記得他的名聲，但他的成就讓他當楷模，但不讓他達到涅槃。貝武夫的鬥爭是永遠的。

除了李逵，其他的英雄都能顯現自然的秩序。他們的權力最強時，他們被這秩序保護，是因為這秩序從開始到結束是他們自己控制的。貝武夫面對龍時，他才失敗了，但他直到自己的死亡還維持秩序，他殺了龍。宋江殺了李逵代表一樣的選擇，他保護秩序，殺了對社會的威脅。在這一方面，羅賓漢衰弱了，是因為其他人殺了他，他沒有這樣的決定性時刻。羅賓漢與燕青更像，他們離開社會，試圖避免社會的危險，他們寧可與世隔絕地生活。

這些英雄都試圖恢復社會，但李逵只能開初英雄過程，他的功能跟火災一樣，燒掉一切腐敗。李逵不能當仁慈的官員，不能恢復社會。本研究的原型結論提供了一個可能性，這些英雄可視為一種警告。如果英雄不能面對混亂、不說實話，他們無法達到目的地。英雄的目標是否有價值，但英雄如果不按依循英雄的過程，就會變成失敗的英雄。貴族在三本故事都代表失敗面對混沌的結果。戴維·萊茲勒（David Letzler，?-）說：

這不是任何理性主義的分析，而是自然本質才是死亡的真正來源，沒有誰會選擇，一切都過去，一切注定要最終化為未分化的粒子。除了這樣，存在試圖繞開這一原則的相互競爭的寓言。它們並不是都同樣有效的：有些寓言對世界的認識是如此必要，以至於我們也可以稱其為真，而另一些則是如此矛盾，緊縮或破壞性，以至於我們必須稱其為假。管理兩者之間的頻譜是人類文明面臨的偉大挑戰，並且隨著社會變得越來越複雜，我們需要變得越來越善於過濾，寓言其中哪些可以使我們定向注意力，哪些可以進行誅戮。¹

原型分析試圖發現這些應該注意的寓言，從祖先的故事找到已經找到了智慧，且從這智慧可以反省自己的行為。

第五節 未來展望

¹ David Letzler, "The Epic and the Allegory." *The Craft of Fiction: Mega-Novels and the Science of Paying Attenti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Lincoln; London, 2017, 230. "It is not any rationalist analysis, but nature itself, that is the true source of death, in which none are elect and all are preterite, everything destined to be reduced eventually to undifferentiated particles. What exists otherwise are competing allegories that attempt to circumvent this principle. They are not all equally valid: some are so necessary to conceiving the world that we might as well call them true, while others are so contradictory, constricting, or destructive that we must call them false. Managing the spectrum between the two is the great challenge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as society becomes increasingly complicated, we need to become increasingly adept at filtering which of these allow us to orient our attention and which to dispatch."

文本用榮格的原型分析故事，所以最明確的繼續是使其他故事再分析。不過，更重要是認識論的隱含。這方法論提出普遍的人性，但筆者認為大部分的西方依據的文學批判用一種極度的文化相對主義與福客的權力理論。比較文學的基本的假設是文化的差別不阻止有意義的跨文化傳播。讀者就能明白易懂地看其他文化的文本。因此，這樣的研究支持普遍的人性。

筆者用的研究方法跟純粹榮格分析的差別是彼得森的影響。彼得森強調秩序與混沌的相互作用，並亦有榮格的自我模型。彼得森的關注中心是意義如何發展、如何顯現，因此如果有其他神經科學發現，未來研究者能改進彼得森的方法。對比較文學來說，這方法能提供一個更穩定的研究方法。

對韋勒克來說，比較文學的基本的問題是沒有清楚的研究範圍，並他的回答是比較文學應該結達到價值的判斷。²筆者提出自己認為解構主義與福客的權力理論的結果是虛無主義或過分簡單化的。榮格與彼得森提出意義一定有多樣的理解、每一個人的獨特意見，但他們也認為我們的人的架構有生物的限制。

這研究亦告警研究者不應該隨便的建立分類系統。解構主義的好處是能批評武斷的系統，但它的說服力也是它的缺點。如果一個系統只是權力的結果，那系統是武斷，但這態度讓全部的系統變是武斷的，所以問題變成：如何會決定一個系統是不是武斷的？筆者希望未來的研究者能保持批判的態度，但避免虛無主義輕蔑的批評。此外，更重要是研究者不應該無意識提出懷疑態度，就提出一項福柯基礎的權力理論。

讀者可能認為這文本的結論不太滿足因為沒有一個正式的分類系統。榮格強調發現原型對個人有什麼意義，原型才有生命。³因此，文本的分析幾名英雄，但沒用正式的分類系統。這是因為普遍的因素是過程。唐納德·E·布朗（Donald E. Brown, 1934-）討論這錯誤觀念，「提出重要的共性不在『實質性』（substantive）的層…，但其在『過程』（process）的層。雖然過程的結果是非常多元的，但過程還可能是普遍的。」⁴如此，角色的表面上差別均從英雄原型過程來了。

² René Wellek, "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171.

³ C.G. Jung, *Man and His Symbols*, 96.

⁴ Donald E. Brown, *Human Universal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2017, 131. "... the important universals are not at the 'substantive' level,... but at the level of 'process.' Processes may be universal even though their results are highly variable."

參考文獻

一、專書

〔英文〕

- A *Gest of Robyn Hode*. Edited by Stephen Knight and Thomas H. Ohlgren, A Gest of Robyn Hode | Robbins Library Digital Projects, Rochester: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1997.
- Brown, Donald E. *Human Universal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2017.
- Campbell, Joseph.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 Campbell, Joseph. *The Power of Myth*. New York: Doubleday, 1988.
- Carroll, Joseph. *Reading Human Nature: Literary Darwin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1.
- Carlyle, Thomas. *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 Edited by David R. Sorensen and Brent E. Kins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 Chickering, Howell D., Jr. *Beowulf*.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77.
- Child, Francis James. *The English and Scottish Popular Ballads*, vol. 3.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65.
- Culler, Jonathan. *Literary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Derrida, Jacques. *Of Grammatology*. Translated by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 Dobson, Richard Barrie and John Taylor. *Rymes of Robyn Hood*.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6.
- Foucault, Michel.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bingdon: Routledge, 2002.
- Foucault, Michel.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Edited by Donald F. Bouchar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 Foucault, Michel.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A Seminar with Michel Foucault*. Edited by Luther H. Martin et al.,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8.
- Herbert, Frank. *Chapterhouse: Dune*. New York: Penguin Putnam Inc., 1985.
- Knight, Stephen. *Robin Hood in Greenwood Stood: Alterity and Context in the English Outlaw Tradition*. Brepols, 2011.
- Hsia, C.T. *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8.
- Jung, C. G. *Collected Works of C.G. Jung, Volume 8: Structure & Dynamics of the Psych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 Jung, C. G. *Collected Works of C.G. Jung, Volume 15: Spirit in Man, Art, and Literature*. Edited by Herbert Read et al., vol. 15,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 Jung, C. G.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G. Jung, Volume 16: The Practice of Psychotherapy*. Edited by Herbert Read et al. Translated by R. F. C. Hull,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54.
- Jung, C. G., et al. *Man and His Symbols*.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1964.
- Lakoff, George.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 Mei, Chun. *The Novel and Theatrical Imagination in Early Modern China*. Leiden: Brill, 2011.
- Minsky, Marvin L. *Computation: Finite and Infinite Machines*.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Inc., 1967.
- Neumann, Erich. *The Great Mother: An Analysis of the Archetype*. Translated by Ralph Manhei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 Panksepp, Jaak, and Lucy Biven. *The Archaeology of Mind: Neuroevolutionary Origins of Human Emotions*. New York: W.W. Norton, 2012.
- Peterson, Jordan B. *Maps of Meaning: The Architecture of Belief*.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 Piaget, Jean. *Play, Dreams and Imitation in Childhoo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 Piaget, Jean. *Structuralism*. Translated by Chaninah Maschler,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70.
- Plaks, Andrew H. *The 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Nove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 Scott, James C.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Tamietto, Marco, et al. "Unseen facial and bodily expressions trigger fast emotional reactio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 106,42 (2009): 17661-6. doi:10.1073/pnas.0908994106
- Thompson, Stith. *The Folktal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46, 415.
- Tolkien, J. R. R. *The Monsters and the Critics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7,
- Mateer, Calvin, et al. *The Bible, Chinese Union Version (CUV) (Traditional)*. Hong Kong Bible Society, 2010.

〔中文〕

《易經》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于學彬，《水滸傳講義》，臺北：實學社，2003年。

王立，《中國古代文學十大主題：原型與流變》，臺北：文史哲，1994年。

王守仁，《王陽明全集》，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余大平，《解讀水滸傳》，臺北：雲龍，2002年。

- 李泉、張永鑫校注《水滸全傳校注》，臺北：里仁，2001年。
- 李慶西，《水滸十講》，上海：文匯，2020年。
- 孟子，《公孫丑上》。
- 金聖歎批評《宋史目》，引自《水滸傳的政治與謀略觀》一書，臺北：老古文化公司，1987年。
- 施耐庵、羅貫中著，李泉、張永鑫校注，《彩畫本水滸全傳校注》（全三冊）。臺北：里仁，1994年。
- 施耐庵著，金聖歎批，《水滸傳》，臺北：三民，1970年。
- 烏爾利希·韋斯坦因，劉象愚譯，《比較文學與文學理論》，瀋陽：遼寧人民，1987年。
- 馬幼垣，《水滸論衡》，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
- 陳鵬翔，《主題學研究論文集》，臺北：東大，2004年。
- 黃清泉、蔣松源、譚邦和，《明清小說的藝術世界》，臺北：洪葉文化，1995年。
- 葉舒憲，《原型批評的理論與方法》，西安：陝西師範大學，2018年。
- 榮格，《榮格文集》第15卷，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
- 劉世德、施耐庵，《水滸傳》，香港：中華書局，1995年。
- 劉紹銘、陳永明編，《武俠小說論卷》，香港：明河社，1998年。
- 德里達·雅克，《論文字學》，上海：上海譯文，1999年。
- 魏飴，《小說鑑賞入門》，臺北：萬卷樓，1999年。

二、期刊論文

〔英文〕

- Alan Turing. "On Computable Number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the Entscheidungsproblem." *Proceedings of the London Mathematical Society*, vol. 42, no. 1, 1936, 230-265.
- Almond, Richard and A. J. Pollard. "The Yeomanry of Robin Hood and Social Terminology in Fifteenth-Century England." *Past & Present*, no. 170, 2001, pp. 52-77. JSTOR, www.jstor.org/stable/3600794. Accessed 17 Jan. 2021.
- Chan, Marie. "Chinese Heroic Poems and European Epic." *Comparative Literature*, vol. 26, no. 2, 1974, pp. 142-168. JSTOR, www.jstor.org/stable/1769867. Accessed 3 July 2020.
- Farrell, Eleanor. "The Epic Hero and Society: Cuchulainn, Beowulf and Roland." *Mythlore*, vol. 13, no. 1 (47), 1986, pp. 25-50. JSTOR, www.jstor.org/stable/26812904. Accessed 3 July 2020.
- Fisher, Peter F. "The Trials of the Epic Hero in Beowulf." *PMLA*, vol. 73, no. 3, 1958, pp. 171-183. JSTOR, www.jstor.org/stable/460234. Accessed 3 July 2020.

- Lam, Ling Hon. "The Heart Beside Itself: A Genealogy of Morals." In *The Spatiality of Emotion in Early Modern China: From Dreamscapes to Theatricality*, 53-9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Accessed April 9, 2020. doi:10.7312/lam-18794.6.
- Letzler, David. "The Epic and the Allegory." *The Craft of Fiction: Mega-Novels and the Science of Paying Attenti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Lincoln; London, 2017, pp. 187–232. *JSTOR*, www.jstor.org/stable/j.ctt1pc5fzd.10. Accessed 3 July 2020.
- Helterman, Jeffrey. "Beowulf: The Archetype Enters History." *ELH*, vol. 35, no. 1, 1968, pp. 1–20. *JSTOR*, www.jstor.org/stable/2872333. Accessed 3 July 2020.
- Hilton, R. H. "The Origins of Robin Hood." *Past & Present*, no. 14, 1958, pp. 30–44. *JSTOR*, www.jstor.org/stable/650091. Accessed 18 Jan. 2021.
- Holt, J. C. "The Origins and Audience of the Ballads of Robin Hood." *Past & Present*, no. 18, 1960, pp. 89–110. *JSTOR*, www.jstor.org/stable/649889. Accessed 18 Jan. 2021.
- Nagy, Joseph Falaky. "The Paradoxes of Robin Hood." *Folklore*, vol. 91, no. 2, 1980, pp. 198–210. *JSTOR*, www.jstor.org/stable/1260392. Accessed 19 Jan. 2021.
- Rogers, H. L. "Beowulf's Three Great Fights." *Th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vol. 6, no. 24, 1955, pp. 339–355. *JSTOR*, www.jstor.org/stable/511305. Accessed 3 July 2020.
- Searle, John R. "Literary Theory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25, no. 3, 1994, pp. 637–667. *JSTOR*, www.jstor.org/stable/469470. Accessed 6 June 2021.
- Taylor, Joseph. "'Me Longeth Sore to Bernysdale': Centralization, Resistance, and the Bare Life of the Greenwood in A Gest of Robyn Hode." *Modern Philology*, vol. 110, no. 3, 2013, pp. 313–339. *JSTOR*, www.jstor.org/stable/10.1086/669252. Accessed 19 Jan. 2021.
- Wellek, René. "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d. Werner P Friedrich.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vol. I.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59.
- Wu, Yenna. "Outlaws' Dreams of Power and Position in Shuihu Zhuan."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CLEAR)*, vol. 18, 1996, pp. 45–67. *JSTOR*, www.jstor.org/stable/495625. Accessed 25 Mar. 2020.

〔中文〕

〔東晉〕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卷二十四•善聚品第三十二》，《大正》2，第125卷，頁673-675。

白金銑〈《水滸傳》魯智深形象的禪行實踐〉，《「佛教思想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

會會議論文》，2008年，頁315-344。

李金松，〈金批《水滸傳》的批評方法研究〉，《漢學研究》，第20卷，第2期，2002年。

李秋嫻，〈英雄面具下的陰影——從榮格(Carl Gustav Jung) 解讀《水滸傳》武松形象的轉變〉，高雄師大國文學報，32期，2020年，頁115-142。

傅正玲，〈從水滸傳七十回本及一百二十回本 探究兩種悲劇類型〉，《漢學研究》，第18卷，第1期，2000年，頁237-253。

對閻宇，〈《水滸傳》人物與宋代社會階層之考察〉，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18年。

三、網路資料

"Jordan Peterson vs Matt Dillahunty," Youtube, uploaded by Pangburn, 2018/05/0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mH7JUeVQb8>

Naian, S. (n.d.). *Outlaws of the Marsh (Water Margin)*. Retrieved from
<http://www.self.gutenberg.org/>. Web. 10 March 2020.

“Tryst.” Merriam-Webster.com Dictionary, Merriam-Webster,
<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tryst>. Accessed 19 Jan. 2021.

